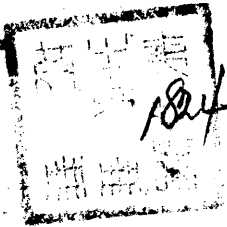


年六三九一——年五三九一

魯迅雜文集

未名書屋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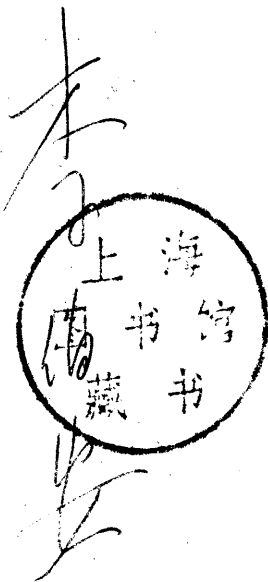
00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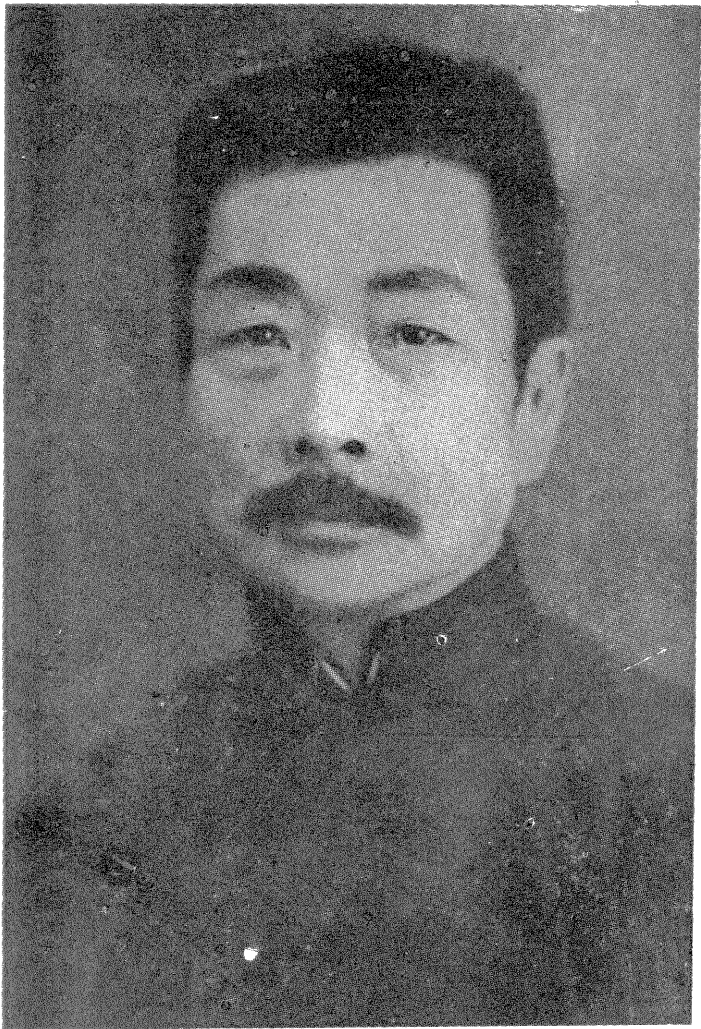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847B





魯迅遺像

魯迅雜文集

1935—1936



未名書屋版

魯迅雜文集

每冊實價四角

著作者

魯迅

發行者

未名書屋

北平漢花園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刊行

魯迅雜文集目錄

從幫忙到扯淡·····	一
我要騙人·····	三
我的第一個師父·····	九
病後雜談·····	一八
病後餘談·····	二二
三月的租界·····	三八
阿金·····	四一
寫于深夜裏·····	四八
一、珂勒惠支教授的畫版之流入中國	
二、略論暗暗的死	
三、一個童話	
四、又是一個童話	

-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六三
-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六六
- 論大衆語……………七一
- 中國語文的新生……………七六
- 從別字說開去……………七九
- 關於新文字……………八五
- 門外文談……………八七
- 一、開頭
- 二、字是什麼人造的？
- 三、字是怎樣來的？
- 四、寫字就是畫畫
-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麼？
- 六、于是文章成爲奇貨了
- 七、不識字的作家
- 八、怎麼交代？

九、耑化呢，普遍化呢？

十、不必恐慌

十一、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

十二、煞尾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導言……………一一三

譯文復刊詞……………一三八

豐收序言……………一四〇

八月的鄉村序言……………一四三

生死場序言……………一四六

白莽遺詩序……………一四九

關於「白莽遺詩序」的聲明……………一五一

故事新編序言……………一五五

「題未定」草……………一五八

一

二

三

目錄

三

理水……………一九四

采薇……………二一六

起死……………二四三

出關……………二五八

「出關」的「關」……………二七三

這也是生活……………二八〇

答託洛斯基派的信……………二九三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二九八

死魂靈序……………三一四

從幫忙到扯淡

「幫閑文學」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却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爲重臣，後者却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滿于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遷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却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劃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就

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幫閑者，文采却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閑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纔能不失其爲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爲，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閑之志，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如果有其志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爲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爲有趣，——但按其實，却不過是「扯淡」而已。

幫閑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只剩了這扯淡。

我要騙人

疲勞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世的作家，要模做一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貝類一樣，外面非有殼不可的。而且還得有清水。淺間山邊，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罷，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爲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爲窮餘的一策，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個水兵，在關北被殺了。忽然有了許多搬家的人，汽車租錢之類，都貴了好幾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國人，外國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馬路旁邊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裏，非常之冷靜，再沒有賣食物的小商人了，只聽得有時從遠處傳來着犬吠。然而過了兩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毆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車夫和洋車夫，日本的報章，中國的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對於搬了家的人們給了一個「愚民」的

徽號。這意思就是說，其實是天下太平的，只因爲有這樣的「愚民」，所以把頗好的天下，弄得亂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終沒有動，並未加入「愚民」這一夥裏。但這並非爲了聰明，却只因爲懶惰。也會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戰爭——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歡稱爲「事變」似的——的火綫下，而且自由早被剝奪，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又拿着這飛上空中了，所以無論跑到那裏去，都是一個樣。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爲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是中國人，所以深知道這秘密。其實，是在下着斷語的，而這斷語，乃是：到底還是不可信。但後來的事實，却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確。中國人，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沒有搬家，也並不是因爲懷着天下太平的確信，說到底，仍不過爲了無論那裏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五年以前翻閱報端，看見過所記的孩子的死屍的數目之多，和從不見有着交換俘虜的事，至今想起來，也還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毆打車夫，還是極小的事情。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清淨的人物的。現在單是這模樣就完事，總算好得很。

但當大家正在搬家的時候，我也沒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熱鬧，或者坐在家裏讀世界文學史之類的心思。走遠一點，到電影院裏散悶去。一到這裏，可真是天下太平了。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處所。我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因為冷，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一塊錢。這回是非常高興了，稱讚我道，「你是好人」，還寫給我一張收條。只要拿着這收條，就無論到那裏，都沒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謂「好人」，也輕鬆的走進裏面了。

看了什麼電影呢？現在已經絲毫也記不起。總之，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爲着祖國，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酋長，或者一個美國人，到亞非利加去，發了大財，和絕世的美人結婚之類罷。這樣的消遣了一些時光，傍晚回家，又走了靜悄悄的環境。聽到遠地裏的犬吠聲。女孩子的滿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現，自己覺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麼一樣。

誠然，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的水災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

但我又知道，中國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機關，每年從人民收着稅錢，在辦事。但反而出了一樣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個團體演了戲來籌錢，因為後來只有二十幾元，衙門就發怒不肯要。連被水災所害的難民成羣的跑到安全之處來，說是有害治安，就用機關鎗去掃射的話也都聽到過。恐怕早已統統死掉了罷。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塵捲也不夠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瀾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

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有的罷。

然而這一天的後來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爲孩子和老人不同，騙她是不應該似的。想寫一封公開信，說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釋誤解，但又想到橫豎沒有發表之處，于是中止了，時候已是夜裏十二點鐘。到門外去看了一下，已經連人影子也看不見。只在一家簷下，有一個賣餛飩的，在和兩個警察談閒天。這是一個平時不大看見的特別窮苦的肩販，存着材料多得，可見他並無生意。用兩角錢買了兩碗，和我的女人兩個人分喫了。算是給他

賺一點錢。

莊子曾經說過：「乾下去的（曾經積水的）車轍裏的鮒魚，彼此用唾沫相溼，用溼氣相噓」——然而他又說：「倒不如在江湖裏，大家互相忘却的好。」

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騙起人來了。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或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業，又未中止之際，遇到山本社長了。因為要我寫一點什麼，就在禮儀上，答道「可以的」。因為說過「可以」，就應該寫出來，不要使他失望，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

寫着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麼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着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單是自己一個人的過慮也說不定：要彼此看見和瞭解真實的心，倘能用了筆，舌，或者

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寫着漫無條理的文章，一面又覺得對不起熱心的讀者了。

臨末，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我的第一個師父

不記得是那一部舊書上看來的了，大意說是有位道學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闢佛，却名自己的小兒子爲「和尚」。有一天，有人拿這件事來質問他。他回答道：「這正是表示輕賤呀！」那人無語可說而退云。

其實，這位道學先生是詭辯。名孩子爲「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賤，他們才放手，安心。和尚這一種人，從和尚的立場看來，會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他們無家無室，不會做官，却是下賤之流。讀書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見當然和讀書人相同，所以也就不來攪擾了。這和名孩子爲阿貓阿狗，完全是一樣的意思；容易養大。

還有一個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爲師，也就是捨給寺院了的意思，然而並不放在寺院裏。我生在周氏は長男，「物以希爲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

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爲師了。拜師是否要贄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姪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拚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篩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却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篩，是那時的惟一的記念。仔細一看，原來那篩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面一本書，下面一卷畫，左右綴着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因爲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面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綴着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爲「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鬚的，他却有兩絡下垂的小鬍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唸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齋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唸經，因爲是住持，只管着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髮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塊牌位，用金字寫着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想不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面的時候，他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師母，穿着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裏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吃，——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微不足道的。

不過我的師母在戀愛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戀愛」，這是現在的術語，那時我們這偏僻之區只叫作「相好」。詩經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離文武周公的時候不怎麼久就有了的，然而後來好像並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話。這且不管牠罷。總之，聽說龍師父年青時，是一個很漂亮而能幹的和尙，交際很廣，認識各種人。有一天，鄉下做社戲了，他和戲子相識，便上臺替他們去敲鑼，精光的頭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風頭十足。鄉下人大抵有些頑固，以為和尙是只應該唸經拜懺的，臺下有人罵了起來。師父不甘示弱，也給他們一個回罵。於是戰爭開幕，甘蔗梢頭雨點似的飛上來，有些勇士，還有進攻之勢，「彼衆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張的躲進一家人家去。而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輕的寡婦。以後的故事，我也不甚了了，總而言之，她後來就是我的師母。

自從「宇宙風」出世以來，一向沒有拜讀的機緣，近幾天才看見了「春季特大號」。其中有一篇銖堂先生的「不以成敗論英雄」，使我覺得很有趣，他以為中國人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羣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

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話，說中國民族富於同化力，所以遼金元清都不曾征服中國。其實無非是一種惰性，對於新制度不容易接受罷了」。我們怎樣來改悔這「惰性」呢，現在姑且不談，而且正在替我們想法的人們也多得很。我只要說那位寡婦之所以變了我的師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敗論英雄」。鄉下沒有活的岳飛或文天祥，所以一個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頭中，從戲臺逃下，也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失敗的英雄，她不免發現了祖傳的「惰性」，崇拜起來，對於追兵，也像我們的祖先的對於遼金元清的大軍似的，「不承認成功的英雄」了。在歷史上，這結果是正如銖堂先生所說：「乃是中國的社會不樹威是難得帖服的」，所以活該有「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那時的鄉下人，却好像並沒有「樹威」，走散了，自然，也許是他們料不到躲在家裏。

因此我有了三個師兄，兩個師弟。大師兄是窮人的孩子，捨在寺裏，或是賣在寺裏的；其餘的四個，都是師父的兒子，大和尚的兒子做小和尚，我那時倒並不覺得怎麼稀奇。大師兄只有單身；二師兄也有家小，但他對我守着祕密，這一點，就可見他的道行遠不及我的師

父，他的父親了。而且年齡都和我相差太遠，我們幾乎沒有交往。

三師兄比我恐怕要大十歲，然而我們後來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擔心。還記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經，想來未必深通什麼大乘教理，在剃得精光的顛門上，放上兩排艾絨，同時燒起來，我看是總不免要叫痛的，這時善男信女，多數參加，實在不大雅觀，也失了我做師弟的體面。這怎麼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彷彿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樣。然而我的師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說戒律，不談教理，只在當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師兄去，厲聲吩咐道：「拚命煞住，不許哭，不許叫，要不然，腦袋就炸開，死了！」這一種大喝，實在比什麼「妙法蓮花經」或「大乘起信論」還有力，誰高興死呢，於是儀式很莊嚴的進行，雖然兩眼比平時水汪汪，但到兩排艾絨在頭頂上燒完，的確一聲也不出。我噓一口氣，真所謂「如釋重負」，善男信女們也個個「合十讚歎，歡喜布施，頂禮而散」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從沙彌升爲和尚，正和我們在家人行過冠禮，由童子而爲成人相同。成人願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爲和尚只記得釋迦牟尼或彌勒菩薩，乃是未曾拜和尙爲師。或與和尙爲友的世俗的謬見。寺裏也有確在修行，沒有女人，也不吃葷

的和尙，例如我的大師兄即是其一，然而他們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總是鬱鬱不樂，他的一把扇或一本書，你一動他就不高興，令人不敢親近他。所以我所熟識的，都是有女人，或聲明想女人，吃葷，或聲明想吃葷的和尙。

我那時並不詫異三師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樣的女人。人也許以爲他想的是尼姑罷，並不是的，和尙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當。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這「想思」或「單想思」——即今之所謂「單戀」也——的媒介的是「結」。我們那裏的闊人家，一有喪事，每七日總要做一些法事，有一個七日，是要舉行「解結」的儀式的，因爲死人在未死之前，總不免開罪於人，存着冤結，所以死後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這天拜完經懺的傍晚，靈前陳列着幾盤東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盤，是用麻線或白頭繩，穿上十來文錢，兩頭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結式之類的複雜的，頗不容易解開的結子。一羣和尙便環坐桌旁，且唱且解，解開之後：錢歸和尙，而死人的一切冤結也從此完全消失了。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誰都這樣辦，並不爲奇，大約也是一種「惰性」。不過解結是並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測，個個解開的，倘有和尙以爲打得精緻，因而生愛，或者故意打得結實

，很難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個落到僧袍的大袖裏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結，到地獄裏去吃苦。這種寶結帶回寺裏，便保存起來，也時時鑒賞，恰如我們的或亦不免偏愛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樣。當鑒賞的時候，當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結子的是誰呢，男人不會，奴婢不會，有這種本領的，不消說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沒有文學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觀物思人，所謂「時涉遐想」起來，至於心理狀態，則我雖會拜和尚爲師，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細。只記得三師兄曾經不得已而分給我幾個，有些實在打得精奇，有些則打好之後，浸過水，還用剪刀柄之類掛實，使和尚無法解散。解結，是替死人設法的，現在却和尚爲難，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麼意思。這疑問直到二十年後，學了一點醫學，才明白原來是給和尚喫苦，頗有一點虐待異性的病態的。深閨的怨恨，會無線電似的報在佛寺的和尙身上，我看道學先生可還沒有料到這一層。

後來，三師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還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嚴守祕密，道行遠不及他的父親了。這時我也長大起來，不知道從那裏，聽到了和尚應守清規之類的古老話，還用這話來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點不窘，立刻用

「金剛怒目」式，向我大喝一聲道：

「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那裏來」！？」

這真是所謂「獅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啞口無言，我的確早看見寺裏有丈餘的大佛，有數尺或數寸的小菩薩，却從未想到他們爲什麼有大小。經此一喝，我才徹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薩的來源，不再發生疑問。但要找尋三師兄，從此却艱難了一點，因爲這位出家人，這時就有了三個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師父，在約略四十年前已經去世；師兄弟們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們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們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病後雜談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於躺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閒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着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却模模糊糊，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

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志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却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喫東西，一禮拜不肯好，只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却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裹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于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爲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只是沈吟着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于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喫東西而已，這真無異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爲既不必寫遺囑，這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那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着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爲「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于插架

，便于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爲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着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只好歎一口氣，將牠放下。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着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彷彿在眼前浮動。由此想起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于釀酒，就求爲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秫。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站在雲端裏吶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烟窗」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

兩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元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陸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麼，單單爲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喫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只好「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 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却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病後餘談

一

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凶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閒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着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着這「流賊」的凶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裏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閒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那時我毫無什麼歷史的知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只以為流賊尚可，皇帝却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於立齋閒錄，好像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記得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麼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牠放在存目裏，那麼，四庫全書裏也是沒有的。

我家並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麼會有這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闈祕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寓裏；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於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書的內容却早已模模糊糊，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諭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寄售，十本，實價却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三集中看見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裏，却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諭，是根據王世貞弇洲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略見一斑」，和獻忠流賊的作品相比較了。摘錄於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

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鐵斂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喫了！欽此！」

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不到的罷。但其實，這也僅僅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愈正變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覺得義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記載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戶，罷教坊，停女樂的故事之後，作一結語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後晉高祖，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餘皆視為固然。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廓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云『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以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關因革者如此」。

這一般結語，有兩事使我吃驚。第一事，是寬假奴隸的皇帝中，漢人居很少數。但我疑

心愈正變還是考之未詳，例如金元，是並非厚待奴隸的，只因那時連中國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隸，從征服者看來，並無高下，即所謂「一視同仁」，於是就好像對於先前的奴隸加以寬假了。第二事，就是這自有歷史以來的虐政，竟必待滿洲的清才來廓清，使考史的儒生，爲之拍案稱快，自比於漢儒的「舒憤懣」——就是明末清初才子們之所謂「不亦快哉」！然而解放樂戶却是真的，但又並未「廓清」，例如紹興的惰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不過已有報酬，這一點，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後，我久不回到紹興去了，不知道他們怎樣，推想起來，大約和三十年前是不會有什麼兩樣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於乾隆四十年，到他壯年以至晚年的時候，滿洲人的凶饑已經緩和，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必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最陰險的是改了古書的

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爲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遠看不出底細來。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脚。最初啓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叢書裏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也已出版，更足據爲鐵證，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琅秘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裏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董書，但其中却保存着滿清暗殺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爲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刪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爲惜紙墨計，現在只摘錄一

條容齋三筆卷三裏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裏——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凶殘。據此一條，可見俞正燮入金朝於仁君之列，是不確的了，他們不過是一掃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爲奴隸，而自己則是主子。但是，這校勘，是用清朝的書防刻本的，不知道四庫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確鑿，還有一部也是四部叢刊續編裏的影舊抄本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在這裏，卷末就有單將負薪對一篇和四庫本相對比，以見一斑的實證，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面，大抵非刪則改，語意全非，彷彿宋臣

鬼說之，已在對金人戰慄，嗚嗚不吐，深怕得罪似了——

舊抄本

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候不明，遂豕突河北，盤結河東。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以百騎却虜梟將，……

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號，願

弗之懼哉！

我取而殲焉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卑

恭甚矣。不謂敢眦睨中國之地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胡虜乎？

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鬥爭，是其犬羊猜吠咋嚙之

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帳，大小

見於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財富

四庫本

金人擾我疆場之地，邊城斥候不明，遂長驅河北，盤結河東。

爲上下臣民之大恥，……

以百騎却遼梟將，

彼金人雖甚強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嚴，願

弗之懼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和

好甚矣。不謂竟釀患滋禍一至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異地乎？

(無)

而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醜不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

襪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取故相家孫女婿，縛馬上而去，執侍帳中，遠近膽落，不暇

寒心。

遂其報復之心，肆其凌侮之意。故相家皆攜老嫗，幼，棄其籍而去，焚掠之餘，遠近膽落，不暇

寒心。

卽此數條，已可見「賊」「虜」「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的淫掠是諱的；「夷狄」當然要諱，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為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但是，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讀者不自改，尙存舊文，使我們至今能夠看見晁氏的真面目，在現在說起來，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憤懣」的了。

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着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三

對於清朝的憤懣的從新發作，大約始於光緒中，但在文學界上，我沒有查過以誰爲「禍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滿的驍將著名的，然而在他那壇書的未改訂本中，還承認滿人可以主中國，稱爲「客帝」，比於嬴秦的「客卿」。但是，總之，到光緒末年，翻印的不利於清朝的古書，可是陸續出現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說，在再版的「壇書」裏「刪而存此篇」；後來這書又改名爲檢論，我却不知道是否還是這辦法。留學日本的學生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圖書館裏搜尋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獻。那時印成一大本的有漢聲，是湖北學生界的增刊，面子上題着四句集文選句：「舒懷舊之積念，發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來了，第四句是「振大漢之天聲」。無古無今，這種文獻，倒是總要在外國的圖書館裏抄得的。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只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聽人講「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

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裏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歲，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得最多，但她並無邪正之分，只說最可怕的東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頭」。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經驗上，是和長毛並無區別的。給我指明長毛之可惡的倒是幾位讀書人，我家裏有幾部縣志，偶然翻開來看，那時殉難的烈士烈女的名冊就有一兩卷，同族裏的人也有幾個被殺掉的，後來封了「世襲雲騎尉」，我於是確切的認定了長毛之可惡。然而，真所謂「心事如波濤」罷，久而久之，由於自己的閱歷，證以女工的講述，我竟決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兇手，究竟是長毛呢，還是「短毛」或「花綠頭」了。我真很慕羨「四十而不惑」的聖人的幸福。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

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辟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耍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着，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裏，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着犯人的辮子的形像，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

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 tail——豬尾巴。這一句話，現在是早不聽見了，那意思，似乎也不過說人頭上生着豬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國人自己一鬮嘴，便彼此互罵爲「豬羶」的，還要客氣得遠。不過那時的青年，好像涵養工夫沒有現在的深，也還未懂得「幽默」，所以聽起來實在覺得刺耳。而且對於擁有二百餘年歷史的辮子的模樣，也漸漸的覺得並不雅觀，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來拖在背後，真好像做着好給別人來拔着牽着的柄子。對於牠終於懷了惡感，我看也是人情之常，不足怪的。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髮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的專家，定價

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只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獸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麼；大則指為「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於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麼，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為

「裏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爲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

四

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那就是張勳的「復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

，我曾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對於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餒萬丈。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燙捲……

張勳的姓名已經暗淡，「復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裏提到他，別的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不受人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將與周鼎商彝同列，漸有賣給外國的資格了。

我也愛看繪畫，尤其是人物。國畫呢，方巾長袍，或短褐椎結，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洋畫呢，歪臉漢子，肥腿女人，也從沒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這回見了幾幅鋼筆畫和木刻的阿Q像，這才算遇到了在藝術上的辮子，然而是一條生得合式的。想起來也難怪，現在的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生下來已是民國，就是三十歲的，在辮子時代也不過四五歲，當然不會深知道辮子的底細了。

一星期前 我在病後雜談裏說到鐵氏二女的詩。據杭世駿說，鐵謙益編的歷朝詩集裏是有的，但

我沒有這書，所以只引了訂譌類編完事。今天四部叢刊續編的明遺民彭孫貽茗齋集出版了，後附明詩抄，却有鐵氏長女詩在裏面。現在就照抄在這里，并將范昌期原作，與所謂鐵女詩不同之處，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較。照此看來，作偽者實不過改了一句，並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

教坊獻詩

教坊脂粉（落籍）洗鉛華，一片閒（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空）有恨。故園歸去已（却）無家。雲鬢半挽（釋）臨粧（青）鏡，兩淚空流（頻彈）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與訴（爲賦）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類稿又據茅大芳希董集，言「鐵公妻女已死殉」；并記或一說云，「鐵二子，無女」。那麼，連鐵鉉有無女兒，也都成爲疑案了。兩個近視眼論扁額上字，辯論一通，其實連扁額也沒有掛，原也是能有的事實。不過鐵妻死殉之說，我以爲是粉飾的。兪州史料所記，奏文與上諭具存，王世貞明人，決不敢捏造。

倘使鐵鉉真的並無女兒，或有而實已自殺，則由這虛構的故事，也可以窺見社會心理之

一斑。就是：在受難者家族中，無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殺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鐵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淪教坊，終覺於心不安，所以還是和尋常女子不同，因獻詩而配了士子。這和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軍發表了一篇小品，題目是「大連丸上」，記着一年多以前，他們夫婦倆怎樣幸而走出了對於他們是荊天棘地的大連——

「第二天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纔又從凍結裏蠕活過來。」

「『啊！祖國』！」

「我們夢一般的這樣叫了！」

他們的回「祖國」，如果是做隨員，當然沒有人會說話，如果是剿匪，那當然更沒有人會說話，但他們竟不過來出版了「八月的鄉村」。這就和文壇發生了關係。那麼，且慢「從凍結裏蠕活過來」罷。三月裏，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說道——

「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

誰說的呢？就是「有人」。爲什麼呢？因爲這部「八月的鄉村」裏面有些還不真實」。

然而我的傳話是「真實」的。有「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壇」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爲證——

「『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他是一首史詩，可是裏面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于他感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後，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爲什麼沒有人指出呢？」

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有人」說，高爾基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希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營裏，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倘使有誰去爭論，那麼，這人一定是低能兒。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因爲我們還不到十分「豐富了自己」，免于來做低能兒的幸福的時期。

這樣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罷，田軍早早的來做小說了，却「不夠真實」，狄克先生一聽到「有人」的話，立刻同意，責別人來指出「許多問題」了，也等不及「豐富了自己以後」，再來做「正確的批評」，但我以爲這是不錯的，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

必等候剛在製造或將要製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可惜的是這麼一來，田軍也就沒有什麼「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的錯處了。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

況且從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來，要知道「真實」似乎也無須久留在東北似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並未比田軍回來得晚，在東北學習，但他們却知道不夠真實。而且要作家進步，也無須靠「正確」的批評，因為在沒有人指出「八月的鄉村」的技巧上，內容上的「許多問題」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經斷定了：「我相信現在有人在寫，或預備寫比「八月的鄉村」更好的作品，因為讀者需要」！

到這裏，就是坦克車正要來，或將要來了，不妨先折斷了投槍。

到這裏，我又應該補敘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題目，是：「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

題目很有勁。或者雖然不說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實行着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務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發表時，這才解除他的任務，而「八月的鄉村」也許再有些生機。因為這種模模糊糊的搖頭，比列舉十大罪狀更有害于對手，列舉還有條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測到壞到茫無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但我以為同時可也萬萬忘記不得「我們」之外的「他們」，也不可專對「我們」之中的「他們」。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給批判，美惡一并指出，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

阿金

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

她是一個女僕，上海叫娘姨，外國人叫阿媽；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國人。

她有許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陸續到她窗下來，「阿金，阿金！」的大聲的叫，這樣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頗有幾個妍頭；她曾在後門口宣布她的主張：弗軋妍頭，到上海來做啥呢？……

不過這和我不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後門，斜對着我的前門，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來，我總受些影響，有時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時竟會在稿子上寫一個「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進出，必須從她家的曬臺下走過，而她大約是不喜歡走樓梯的，竹竿，木板，還有別的什麼，常常從曬臺上直摔下來，使我走過的時候，必須十分小心，先看一看這位阿金可在曬臺上面，倘在，就得遠遠些。自然，這是大半爲了我膽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

太值錢；但我們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國人，被打得頭破血出，固然不成問題，即使死了，開同鄉會，打電報也都沒有用的；——況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

半夜以後，是別一種世界，還剩着自天脾氣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經三點半鐘了，我在譯一篇東西，還沒有睡覺。忽然聽得路上有人低聲的在叫誰，雖然聽不清楚，却並不是叫阿金，當然也不是叫我。我想：這麼遲了，還有誰來叫誰呢？同時也站起來，推開樓窗去看去了，却看見一個男人，望着阿金的繡閣的窗，站着。他沒有看見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關窗退回的時候，斜對面的小窗開處，已經現出阿金的上半身來，並且立刻看見了我，向那男人說了一句不知道什麼話，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揮，那男人便開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似的，書譯不下去了：心裏想：以後總要少管閒事，要煉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炸彈落於側而身不移！……

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麼影響，因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過這是晚快邊才得到的結論，所以我真是負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這時我很感謝阿金的大度，但同時又討厭了她的大聲會議，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來，四圍的空氣也變得擾動了，她就有這麼大的力。量這

種擾動，我的警告是毫無效驗的，她們連看也不對我看一看。有一回，鄰近的洋人說了幾句洋話，她們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來了，用腳向各人亂踢，她們這才逃散，會議也收了場。這踢的效力，大約保存了五六夜。

此後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擾動又擴張了開去，阿金和馬路對面一家煙紙店裏的老女人開始奮鬪了，還有男人相幫。她的聲音原是響亮的，這回就更加響亮，我覺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間門面以外的人們聽見。不一會，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論戰的將近結束的時候當然要提到「偷漢」之類，那老女人的話我沒有聽清楚，阿金的答覆是：

「你這老×沒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這恐怕是實情，看客似乎大抵對她表同情，「沒有人要」的老×戰敗了。這時踱來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兩手，看了一會，就來把看客們趕開；阿金趕緊迎上去，對他講了一連串的洋話。洋巡捕注意聽完之後，微笑的說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並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過去了。這一場巷戰就算這樣的結束。但是，

人間世的糾紛又並不能解決得這麼乾脆，那老×大約是也有一點勢力的。第二天早晨，那離阿金家不遠的也是外國人家的西，忽然向阿金逃來，後面追着三個彪形大漢。西思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約他被他們誘出外面，又給人堵住後門，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愛人這裏來了，愛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戲劇裏的彼爾·干德，就是失敗之後，終於躲在愛人的裙邊，聽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瑞威女子，她無情，也沒有魄力。獨有感覺是靈的，那男人剛要跑到的時候，她已經趕緊把後門關上了。那男人於是進了絕路，只得站住。這好像也頗出了彪形大漢們的意料之外，顯得有些躊躇；但終於一同舉起拳頭，兩個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給了三拳，彷彿也並不怎麼重，一個在他臉上打了一拳，却使牠立刻紅起來。這一場巷戰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觀戰者也不多，勝敗兩軍，各自走散，世界又從此暫時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為我曾經聽人說過：所謂「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日。

但是，過了幾天，阿金就不再見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覆。補了她的缺的是一個胖胖的，臉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氣的娘姨，已經二十多天，還很安靜，只叫了賣唱的兩個

窮人唱過一回「奇葛隆冬強」的「十八摸」之類，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餘閒，享點清福，誰也沒有話說的。只可惜那時又招集了一羣男男女女，連阿金的愛人也在內，保不定什麼時候又會發生巷戰。但我却也叨光聽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的歌聲，覺得很自然，比較死貓兒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遠。

阿金的相貌是極其平凡的。所請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難記住，不到一個月，我就說不出她究竟是怎麼一副模樣來了，但是我還討厭她，想到「阿金」這兩個字就討厭；在鄰近間鬧嚷一下當然不會成這麼深讐重怨，我的討厭她是因為不消幾日，她就動搖了我三十年來的信念和主張。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裏，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現在阿金却以一個貌不出眾，才不驚人的娘姨，不用一個月，就在我眼前攪亂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個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麼，其影響也就

可以推見了：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爲了區區一個阿金，連對於人事也從新疑惑起來了，雖然聖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見阿金的偉力，和我的滿不行。我不想將我的文章的退步，歸罪於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議論，也很近於遷怒，但是，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彷彿她塞住了我的一條路，却是的確的。

願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國女性的標本。

寫于深夜裏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之入中國

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裏面，各各藏着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也有幾個人懂得這意義。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創刊不久便被禁止的雜誌「北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畫，是一個母親，悲哀的閉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這是珂勒惠支教授 (Prof. Käthe Kollwitz) 的木刻連續畫「戰爭」的第一幅，題目叫作「犧牲」；也是她的版畫紹介進中國來的第一幅。

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紀念。他是我的學生和朋友，一同紹介外國文藝的

人，尤喜歡木刻，曾經編印過三本歐美作家的作品，雖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爲了什麼，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龍華和別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鎗斃。當時的報章上毫無記載，大約是不敢，也不能記載，然而許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間了，因爲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雙目失明的母親，我知道她一定還以爲她的愛子仍在上海翻譯和校對。偶然看到德國書店的目錄上有這幅「犧牲」，便將牠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無言的紀念。然而，後來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覺得所含的意義的，不過他們大抵以爲紀念的是被害的全羣。

這時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集正在由歐洲走向中國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懇的紹介者却早已睡在土裏了，我們連地點也不知道。好的，我一個人來看。這裏面是窮困，疾病，饑餓，死亡……自然也有掙扎和爭鬪，但比較的少；這正如作者的自畫像，臉上雖有憎惡和憤怒，而更多的是慈愛和悲憫的相同。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Insulted and injured)的母親的心的圖像。這類母親，在中國的指甲還未染紅的鄉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說做母親的只愛不中用的兒子。但我想，她也是愛中用的兒子的，只因爲既然強壯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孩子去了。

現在就有她的作品的複印二十一幅，來作證明；並且對於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又有這樣的益處的——

一，近五年來，木刻已頗流行了，雖然時時受着迫害。但別的版畫，較成片段的，却只有一本關於卓倫（Andes Fohn）的書。現在所介紹的全是銅刻和石刻，使讀者知道版畫之中，又有這樣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畫之類更加普遍，而且看見和卓倫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內容。

二，沒有到過外國的人，往往以為白種人都是對人來講耶穌道理或開洋行的，鮮衣美食，一不高興就用皮鞋向人亂踢。有了這畫版，就明白世界上其實許多地方都還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是和我們一氣的朋友，而且還有為這些人們悲哀叫喊和戰鬥的藝術家。

三，現在中國的報紙上多喜歡登載張口大叫着的希特拉像，當時是暫時的，照相上却永久是這姿勢，多看就令人覺得疲勞。現在由德國藝術家的畫集，却看見了別一種人，雖然並非英雄，却可以親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覺得美，愈覺得有動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後的滿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後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國式計算起來，她是七十歲了，這也可以算作一個紀念。作者雖然現在也只能守着

沈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遠東的天下出現了。是的，爲人類的藝術，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

二 略論暗暗的死

這幾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個人是極其慘苦的事。

中國在革命以前，死囚臨刑，先在大街上通過，于是他或呼冤，或罵官，或自述英雄行爲，或說不怕死。到壯美時，隨着觀看的人們，便喝一聲采，後來還傳述開去。在我年青的時候，常聽到這種事，我總以爲這情形是野蠻的，這辦法是殘酷的。

新近在林語堂博士編輯的「宇宙風」裏，看到一篇銖堂先生的文章，却是別一種見解。他認爲這種對死囚喝采。是崇拜失敗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羣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的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來成功的帝王，欲維持幾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殘害幾萬幾十萬無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時的懾服。」

殘害了幾萬幾十萬人，還只「能博得一時的懾服」，爲「成功的帝王」設想，實在是太可悲哀的：沒有好法子。不過我並不想替他們劃策，我們由此悟到的，乃是給死囚在臨刑前可以當衆說話，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還有力量的證據，所以他有膽放死囚開口，給他在臨死之前得到一個自誇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場。我先前只以爲「殘酷」，還不是確切的判斷，其中是含有一點恩惠的。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于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衆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祕密殺人的，他只祕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調笑。到得就要失敗了，才又增加一件祕密：他的財產的數目和安放的處所；再下去，這才加到第三件，祕密的殺人。這時他也如銖堂先生一樣，覺得民衆自有好惡，不論成敗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種祕密法，是即使沒有策士的獻議，也總有一時要採用的，也許有些地方還已經採用。這時街道文明了，民衆安靜了，但我們試一推測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慘苦。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Dante's Divine Comedy)到「地獄」(Inferno)

篇，就驚異于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歷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

三 一個童話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 DZU，有爲紀念海涅 Heine 死後八十年，勃萊兌勒 (Willi Brodel) 所作的「一個童話」，很愛這個題目，也來寫一篇。

有一個時候，有一個這樣的國度。權力者壓服了人民，但覺得他們倒是強敵了，拚音字好像機關鎗，木刻好像坦克車；取得了土地，但規定的車站上不能下車，地面上也不能走了，總得在空中飛來飛去；而且皮膚的抵抗力也衰弱起來，一有緊要的事情，就傷風，同時還傳染給大臣們，一齊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還不止一部，然而都是都不合于實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須查考向來沒有印過的字典。這裏面很有新奇的解釋，例如：「解放」就是「鎗斃」；「託爾斯泰主義」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親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爲

防學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堅固的磚牆」；道德一條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一條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裏，用飛機載炸彈向『匪賊』頭上擲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學者，往各國採訪了現行律，摘取精華，編纂而成的，所以沒有一國，能有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頭有一頁白紙，只有見過沒有印出的字典的人，纔能夠看出字來，首先計三條：一，或從寬辦理；二，或從嚴辦理；三，或有時全不適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犯人，在開庭時候是決不抗辯的，因為壞人纔愛抗辯，一辯即不免「從嚴辦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人，是決不上訴的，因為壞人纔愛上訴，一上訴即不免「從嚴辦理。」

有一天的早晨，許多軍警圍住了一個美術學校。校裏有幾個中裝和西裝的人在跳着，翻着，尋找着，跟隨他們的也是警察，一律拿着手鎗。不多久，一位西裝朋友就在寄宿舍裏抓住了一個十八歲的學生的肩頭。

「現在政府派我們到你們這裏來檢查，請你……」

「你查罷！」那青年立刻從牀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條箱來。

這裏的青年是積多年的經驗，已頗聰明了的，什麼也不敢有。但那學生究竟只有十八歲，終於被在抽屜裏，搜出幾封信來了，也許是因為那些信裏面說到他的母親的困苦而死，一時不忍燒掉罷。西裝朋友便仔仔細細的一字一字的讀着，當讀到「……世界是一抬喫人的筵席，你的母親被喫去了，天下無數無數的母親也會被喫去的……」的時候，就把眉頭一揚，摸出一枝鉛筆來，在那些字上打着曲線，問道：

「這是怎麼講的？」

「……………」

「誰喫你的母親？世上有人喫人的事情嗎？我們喫你的母親？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為鎗彈，打了過去的樣子。

「那裏……這……那裏……這……」青年發急了。

但他並不把眼珠射出去，只將信一摺，塞在衣袋裏；又把那學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鐵流」，「靜靜的頓河」，剪貼的報，都放在一處，對一個警察說：

「我把這些交給你！」

「這些東西裏有什麼呢，你拿去？」青年知道這並不是好事情。

但西裝朋友只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順手一指，對別一個警察命令道：

「我把這個交給你！」

警察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門口去了。門外還有兩個年紀相仿的學生，背脊上都有一隻勇壯巨大的手在抓着。旁邊圍着一大層教員和學生。

四 又是一個童話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後，拘留所裏開審了。一間陰暗的小屋子裏，上面坐着兩位老爺，一東一西。東邊的一個是馬褂，西邊的一個是西裝，不相信世上有人喫人的事情的樂天派，錄口供的。警察吆喝着連抓帶拖的弄進一個十八歲的學生來，蒼白臉，髒衣服，站在下面。馬褂問過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之後，就又問道：

「你是木刻研究會的會員麼？」

「是的。」

「誰是會長呢？」

「Oh……正的，且……副的。」

「他們現在在那裏？」

「他們都被學校開除了，我不曉得。」

「你爲什麼要鼓動風潮呢，在學校裏？」

「阿！……」青年只驚叫了一聲。

「哼。」馬樹隨手拿出一張木刻的肖像來給他看，「這是你刻的嗎？」

「是的。」

「刻的是誰呢？」

「是一個文學家。」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盧那却爾斯基。(Imacharsky)」

「他是文學家？——他是那一國人？」

「我不知道！」這青年想逃命，說謊了。

「不知道？你不要騙我！這不是露西亞人嗎？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亞紅軍軍官嗎？我在露西亞的革命史上親眼看見他的照片的呀！你還想賴？」

「那裏！」青年好像頭上受到了鐵椎的一擊，絕望的叫了一聲。

「這是應該的，你是普羅藝術家，刻起來自然要刻紅軍軍官呀！」

「那裏……這完全不是……」

「不要強辯了，你總是『執迷不悟！』我們很知道你在拘留所裏的生活很苦。但你能實說來，好使我們早些把你送給法院判決。——監獄裏的生活比這裏好得多。」

青年不說話——他十分明白了說和不說一樣。

「你說」，馬褂又冷笑了一聲，「你是CP，還是CY？」

「都不是的。這些我什麼也不懂！」

「紅軍軍官會刻，C P，C Y 就不懂了？人這麼小，却這樣的刁頑！去！」于是一隻手順勢向前一擺，一個警察很聰明而熟練的提着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寫到這裏，似乎有些不像童話了。但如果不稱牠爲童話，我將稱牠爲什麼呢？特別的只在我說得出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 一封真實的信

敬愛的先生：

你問我出了拘留所以後的事情麼，我現在大略敘述在下面——
在當年的最後一月的最後一天，我們三個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開檢查庭。這檢察官的審問很特別，只問了三句：

「你叫什麼名字？」——第一句；

「今年幾歲？」——第二句；

「你是那裏人？」——第三句。

開完了這樣特別的庭，我們又被法院解到了軍人監獄。有誰要看統治者的統治藝術的全般的麼？那只要到軍人監獄裏去。他的虐殺異己，屠戮人民，不慘酷是不快意的，時局一張，就拉出一批所謂重要的政治犯來鎗斃，無所謂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急的時候，曾在三刻鐘之內，打死了二十二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也鎗斃了不少。刑場就是獄裏的五畝大的菜園，囚犯的屍體，就靠栽埋在菜園裏，上面栽起菜來，當作肥料用。

約莫隔了兩個半月的樣子，起訴書來了。法官只問我們三句話怎麼可以做起訴書的呢？可以的！原文雖然不在手頭，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條目已經忘記了——

「…… Oh……且所組織之木刻研究會，係受共黨指揮，研究普羅藝術之團體也。被告等皆為該會會員，……核其所刻，皆為紅軍軍官及勞動饑餓者之景象，藉以鼓動階級鬭爭而示無產階級必有專政之一日。……」

之後，沒有多久，就開審判庭。庭上一字兒坐着老爺五位，威嚴得很。然而我倒並不怎樣的手足無措，因為這時我的腦子裏浮出了一幅圖畫，那是陀密埃 (Henri Daumier) 的「法官」，真使我讚歎！

審判庭開後第八日，開最後的判決庭，宣判了。判決書上所開的罪狀，也還是起訴書上的那麼幾句，只在牠的後半段裏，有——

「核其所爲，當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條，刑法第×百×十×條第×款，各處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無知，誤入歧途，不無可憫，特依××法第×千×百×十×條第×款之規定，減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於判決書送到後十日以內，不服上訴……」云云。

我還用得到「上訴」麼？「服」得很！反正這是他們的法律！

總結起來，我從被捕到放出，竟游歷了三處殘殺人民的屠場。現在，我除了感激他們不砍我的頭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幾多的知識。單在刑罰一方面，我才曉得現在的中國有：一，抽籐條，二，老虎凳，都還是輕的；三，踏槓，是叫犯人跪下，把鐵槓放在他的腿彎上，兩頭站上彪形大漢去，起先兩個，逐漸加到八人；四，跪火鍊，是把燒紅的鐵鍊盤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還有一種叫「喫」的，是從鼻孔裏灌辣椒水，火油，醋，燒酒；……六，還有反綁着犯人的手，另用細麻繩縛住他的兩個大拇指，高懸起來，吊着打，我

叫不出這刑罰的名目。

我認爲最慘的還是在拘留所裏和我同櫥的一個年青的農民。老爺硬說他是紅軍軍長，但他死不承認。呵，來了，他們用縫衣針線在他的指甲縫裏，用榔頭敲進去。敲進去了一隻，不承認，敲第二隻，仍不承認，又敲第三隻……第四隻……終於十隻指頭都敲滿了。直到現在，那青年的慘白的臉，凹下的眼睛，兩隻滿是鮮血的手，還時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難于忘却！使我苦痛！……

然而，入獄的原因，直到我出來之後才查明白。禍根是在我們學生對於學校有不滿之處，尤其是對於訓育主任，而他却是省黨部的政治情報員。他爲了要鎮壓全體學生的不滿，就把僅存的三個木刻研究會會員，抓了去做示威的犧牲了。而那個硬派盧那却爾斯基爲紅軍軍官的馬褂老爺，又是他的姐夫。多麼便利呵！

寫完了大略，抬頭看看窗外，一地慘白的月色，心裏不禁漸漸地冰涼了起來。然而我自己還並不怎樣的怯弱，然而，我的心涼起來了……

願你的身體康健！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爲東京三笠書房版「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到了關於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說一兩句話的時候了。說什麼呢？他太偉大了，而自己却沒有很細心的讀過他的作品。

回想起來，在年青時候，讀了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雖然敬服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但丁，那神曲的煉獄裏，就有我所愛的異端在，有些鬼魂還在把很重的石頭，推上峻峭的巖壁去。這是極吃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爛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於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

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窮人，就已經吃驚於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後來，他竟作爲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驗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

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思妥夫斯基，則彷彿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着似的。這決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為偉大的緣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廢書不觀。

醫學者往往用病態來解釋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這倫勃羅梭式的說明，在現今的大多數的國度裏，恐怕實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們的贊許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經病者，也是俄國專制時代的神經病者，倘若誰身受了和他相類的重壓，那麼，愈身受，也就會愈懂得他那夾着誇張的真實，熱到發冷的熱情，快要破裂的忍從，於是愛他起來的罷。

不過作為中國讀者的我，却還不能熟思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在中國，沒有俄國的基督。在中國，君臨的是「禮」，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從，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堅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歲的所謂節婦身上，也許偶然可以發見罷；但在一般的人們，卻沒有。忍從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為恐怕也還是虛偽。因為壓迫者指為被壓迫者的不德之一的這虛偽，對於同類，是惡，而對於

壓迫者，却是道德的。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終於也並不只成了說教或抗議就完結。因為這是當不住的忍從，太偉大的忍從的緣故。人們也只好帶着罪孽，一直闖進但丁的天國，在這裏這才大家合唱着，再來修練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並無墜入地獄的危險，但也恐怕進不了天國的罷。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

凱綏·聶密特 (Kaethe Schmidt) 以一八六七月八日生於東普魯士的區匿培克 (Koenigsberg) 她的外祖父是盧柏 (Julius Rupp)，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協會的創立者。父親原是候補的法官，但因爲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見，沒有補缺的希望了，這窮困的法學家，便如俄國人之所說「到民間去」，做了木匠，一直到盧柏死後，才來當這教區的首領和教師。他有四個孩子，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然而先不知道凱綏的藝術的才能。凱綏先學的是刻銅的手藝，到一八八五年冬，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學的柏林，向斯滔發·培倫 (Stauffer ben) 去學繪畫。後回故鄉，學於奈台 (Neide)，爲了「厭倦」，終於向閔興的哈台列克 (Hertoric) 那里去學習了。

一八九一年，和她的兄弟的幼年之友卜爾·珂勒惠支 (Karl Kollwitz) 結婚，他是一個開業的醫生，於是凱綏也就在柏林的「小百姓」之間住下，這才放下繪畫，刻起版畫來。待

到孩子們長大了，又用力於彫刻。一八九八年，製成有名的「織工一揆」計六幅，取材於一八四四年的史實，是與先出的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n）的劇本同名的；一八九九年刻「格萊親」，零一年刻「斷頭台邊的舞蹈」，零四年旅行巴黎，零四年至八年成連續版畫「農民戰爭」七幅，獲盛名，受 Villa-romana 獎金，得遊學於意大利。這時她和一個女友由佛羅稜薩步行而入羅馬，然而這旅行，據她自己說，對於她的藝術似乎並無大影響。一九〇九年作「失業」，一〇年作「婦人被死亡所捕」和以「死」為題材的小圖。

世界大戰起，她幾乎並無製作。一九一四年十月末，她的很年青的大兒子以義勇兵死於弗蘭登倫（Flandern）戰綫上。一八年十一月，被選為普魯士藝術學院會員，這是以婦女而入選的第一個。從一九年以來，她才彷彿從大夢初醒似的，又從事於版畫了，有名的是這一年的紀念里勃克內希（Liebkehecht）的木刻和石刻，〇二至〇三年的木刻連續畫「戰爭」，後來又有三幅「無產者」，也是木刻連續畫。一九二七年為她的六十歲紀念，霍普德曼那時還是一個戰鬥的作家，給她書簡道：「你的無聲的描線，侵人心髓，如一種慘苦的呼聲：希臘和羅馬時候都沒有聽到過的呼聲」。法國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則說：「凱綏·珂勒

惠支的作品是現代德國最偉大的詩歌，他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與悲痛。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用了陰鬱和纖穠的同情，把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這是做了犧牲的人民的沉默的聲音」。然而她在現在，却不能教授，不能作畫，只能真的沉默和她的兒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兒子像那父親一樣，也是一個醫生。

在女性藝術家之中，震動了藝術界的，現代幾乎無出於凱綏·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讚美，或者攻擊，或者又對攻擊給它以辯護。誠如亞斐那留斯 (Ferdinand-Avenarius) 之所說：「新世紀的前幾年，她第一次展覽作品的時候，就為報章所喧傳的了。從此以來，一個說：「她是偉大的版畫家」；人就過作無聊的不成話道：「凱綏、珂勒惠支是屬於只有一個男子的新派版畫家裏的」。別一個說：「她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家」，第三個却道：「她是悲觀的困苦的畫手」。而第四個又以爲「是一個宗教的藝術家」。要之：無論人們怎樣各以自己的感覺和思想來解釋這藝術，怎樣地從中只看見一種的意義——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沒有忘記她。誰一聽到凱綏·珂勒惠支的名姓，就彷彿看見這藝術。這藝術是陰鬱

的，雖然都在堅決的動彈，集中於強韌的力量，這藝術是統一而單純的——非常之逼人」。

但在我們中國，介紹的還不多，我只記得已停刊的現代和譯文上，各會刊行過她的一幅木刻。原畫自然更少看見；前四五年，上海曾經展覽過她的幾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國所複製作品，據我所見，以「凱綏·珂勒惠支畫帖」(Käthe Kollwitz Mappe, Herausge Eben Von Kunstwart Kunstwart-Verlag München, 1927) 為最佳，但後一版便變了內容，憂鬱的多於戰鬥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數較多的，則有「凱綏·珂勒惠支作品集」Das Käthe Kollwitzwerk, Carl Reissner Verlag, Dresden 1930) 只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忿怒，鬪爭；所取的題材大都是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扎，聯合和奮起。此後又出了一本新集(Das Neue Kollwitz Werk 1933)却更多明朗之作了。霍普斯坦因(Wilhelm Hansenstein)批評她中期的作品，以為雖然有鼓動的男性的版畫，暴力的恐嚇，但在根本上，是和頗深的生活相聯繫，形式也出於頗激的糾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緊握着世事的形相。永田一修並取她後來之作，以這批評為不足，他說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和里培爾曼(Max Lieberma-

目)不同，並非只覺得題材有趣，來畫下層世界的；她因為被周圍的悲慘生活所動，所以非畫不可，這是對於榨取人類的無窮的「忿怒」。「她照目前的感覺，——永田一修說——描寫着黑土的大衆。她不將樣式來範圍現象。時而見得悲劇，時而見得英雄化，是不免的。然而無論她怎樣陰鬱，怎樣悲哀，却決不是非革命。她沒有忘卻變革現社會的可能。而且愈入老境，就愈脫離了悲劇的或者英雄的，陰暗的形式。」

而且她不但爲周圍悲慘生活抗爭，對於中國也沒有像中國對於她那冷淡：一九三一年一月間，××××××××××之後，全世界的進步的文藝家聯名提出抗議的時候，她也是署名的一個人。現在，用中國法計算作者的年齡她已屆七十歲了，這一本書的出版，雖然篇幅有限，但也可以算是爲她作一個小小的紀念罷。

論大眾語

答曹聚仁先生

聚仁先生：

關於大眾語的問題，提出得真是長久了，我是沒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沒有開過口。但是現在的有些文章覺得不少是「高論」，文章雖好，能說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滅，而問題却依然如故。

現在寫一點我的簡單的意見在這裏：

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即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爲兩件事，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而且要分爲多少區，每區又分爲小區（譬如紹興一個地方，至少也得分爲四小區），寫作之初，純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們是要前進的，那時原有方言一定不

夠，就只好採用白話，歐字，甚而至於語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又有一種語文，是比較普通的東西，牠已經採用着新字彙，我想，這就是「大衆語」的雛形，牠的字彙和語法，即可以輸進窮鄉僻壤去。中國人是無論如何，在將來必有非通幾種中國語不可的運命的，這事情，由教育與交通，可以辦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衆自掌教育的時候。現在我們所辦得到的是：

(甲) 研究拉丁化法，(乙) 試用廣東話之類，讀者較多的言語，做出東西來看；(丙) 竭力將白話做得淺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因為講話倘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而中國的大衆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糊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

四，在鄉僻處啓蒙的大衆語，固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進。譬如「媽的」一句話罷，鄉下是有許多意義的，有時罵罵，有時佩服，有時讚歎，因為他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他們許多話，可以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明白更精確的意

義。如果也照樣的寫着「這媽的天氣真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麼都要媽的了」。那麼於大眾有什麼益處呢？

五，至於已有大眾語雛形的地方，我以為大可以依此為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為「吃生活」，可以用於上海人的對話，却不必特用於作者的敘事中，因為說「打」，工人也一樣能夠懂。有些人以為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確的話，北方人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是不一樣的，那感覺並不比「儼乎其然」切實。

文章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並無意義，到寫作時，為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刪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並非文章的壞處。

所以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為是：（一）製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眾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衆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論極高，使大衆語懸空，做不得；別一方面，藉此攻擊他當面的大敵——白話。這一點也須注意的。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上。

附：徵求意見的原信

××先生：

關於大衆語問題，儘是鑼鼓開台，不見袍笏登場，也不是事。其實這個問題，單靠熱心是不够的，語言學上的專門知識，目前正是十分需要。我最近想到幾個小問題，請先生指示一點明確的意見。

懇切地等候着！

一，大衆語文的運動，當然繼承着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而來的；究竟在現在，有沒有劃分新階級，提倡大衆語的必要？

二，白話文運動爲什麼會停滯下來？爲什麼新文人（五四運動以後的文人）隱隱都有復古的傾向？

三，白話文成爲特殊階級（知識分子）的獨占工具，和一般民衆並不發生關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話文成爲大衆的工具？

四，大衆語文的建設，還是先定了標準的一元國語，逐漸推廣，使方言漸漸消滅？還是先就各大區的方言，建設多元的大衆語文，逐漸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國語？

五，大衆語文的作品，用什麼方式去寫成，民衆所慣用的方式，我們如何棄取？

卽頌

撰安！

曹聚仁謹上。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爲文明國者，文字已爲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只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麼？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着中國文化，代表着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喫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大多數爲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

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糊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爲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復興文言文，也爲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却因歷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徼幸，就只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只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牠還有壽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衆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萊倡地動說，達爾文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呢，卻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佈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麼久。

至於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團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裏不多說。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衆語的前途的危難，但以爲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營時。

從「別字」說開去

自從議論寫別字以至現在的提倡手頭字，其間的經過，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記得自己並沒有說什麼話。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麼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

前幾天在「自由談」上看見陳友琴先生的「活字與死字」，才又記起了舊事來。他在那裏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寫了誤字，「劉半農教授作打油詩去嘲弄他，固然不應該」，但我「曲爲之辨，亦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誤字，是以「倡明」爲「昌明」，劉教授的打油詩，是解「倡」爲「娼妓」，我的雜感，是說「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還未必是「曲」說；至于「大可不必」之評，那是極有意思的，一個人的言行，從別人看來，「大可不必」之點多得很，要不然，全國的人們就好像是一個了。

我還沒有明目張膽的提倡過寫別字，假如我在做國文教員，學生寫了錯字，我是要給他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這不過是治標之法。至于去年的指摘劉教授，卻和保護別字微有不同。（一），我以為既是學者或教授，年齡至少和學生差十年，不但飯菜多喫了萬來碗了，就是每天認一個字，也就要比學生多識三千六百個，比較的高明，是應該的，在考卷裏發見幾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優越之感，好像得了什麼寶貝一樣。況且（二）現在的學校，科目繁多，和先前專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縱使文字不及從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寫錯字的書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質的名目嗎？自然，如果精通科學，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壞，但這不能含糊糊，責之一般的學生；假使他要學的是工程，那麼，他只要能築堤造路，治河導淮就儘夠了，寫「昌明」爲「倡明」，誤「留學」爲「流學」，堤防決不會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說，別國的學生對於本國的文字，決不致鬧出這樣的大笑話，那自然可以歸罪于中國學生的偏偏不肯學，但也可以歸咎于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

改白話以至提倡手頭字，其實也不過一點樟腦針，不能起死回生的，但這就又受着纏不

清的障礙，至今沒有完。還記得提倡白話的時候，保守者對於改革者的第一彈，是說改革者不識字，不通文，所以主張用白話。對於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敵軍，是就用古書作「法寶」，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證明了反對白話者自己的不識字，不通文。要不然，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還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爲別字辯護，戰法也是搬古書，弄得文人學士之自以爲識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爲那所謂「正字」就有許多是別字。這確是轟毀舊營壘的利器。現在已經不大人來辯文的白不白——但「尋開心」者除外——字的別不別了，因爲這會引到今文尙書，甲骨文文字去，麻煩得很。這就是改革者的勝利——至于這改革的損益，自然又作別論。

陳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這決戰之後，重整陣容的最穩的方法，他已經不想從根本上斤斤計較字的錯不錯，卽別不別了。他只問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錯。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大綱」來做自己的代表——

「……古人用通借，也是寫別字，也是不該。不過積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沒有法子強人改正。假使個個字都能夠改正，是易經裏所說的『幹父之蠱』。縱使不能，

豈可在古人寫的別字以外再加許多別字呢？古人寫的別字，通行到如今，全國相同，所以還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寫許多別字，各處用各處的方音去寫，別省別縣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後來全國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這不是一種大障礙嗎？……」

這頭幾句，恕我老實的說罷，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們先不問有沒有法子強人改正，自己先來改正一部古書試試罷，第一個問題是拿什麼做「正字」，說文，金文，骨甲文，還是簡直用陳先生的所謂「活字」呢？縱使大家願意依，主張者自己先就沒法改，不能「幹父之蠱」。所以陳先生的代表的接着的主張是已經錯定了的。就一任他錯下去，但是錯不得添，以免將來破壞文字的統一。是非不談，專論利害，也並不算壞，但直白的說起來，卻只是維持現狀說而已。

維持現狀說是任何時候都有的，贊成者也不會少，然而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效，因為在實際上決定做不到。假使古時候用此法，就沒有今之現狀，今用此法，也就沒有將來的現狀，直至遼遠的將來，一切都和太古無異。以文字論，則未有文字之時，就不會象形以造「文」，更不會孳乳而成「字」，篆決不散而為隸，隸更不簡單化為現在之所謂「真書」。文化

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假使能夠遏止，那就成爲死水，縱不乾涸，也必腐敗的。當然，在流行時，倘無弊害，豈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實際上，卻決沒有這樣的事。回復故道的事是沒有的，一定有遷移；維持現狀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定有改變。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也是沒有的，只可權大小。況且我們的方塊字，古人寫了別字，今人也寫別字，可見要寫別字的病根，是在方塊字本身的，別字病將與方塊字本身並存，除了改革這方塊字之外，實在並沒有救濟的十全好方法。

復古是難了，何先生也承認。不過現狀却也維持不下去，因爲我們現在一般讀書之所謂「正字」，其實不過是前清取士的規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謂「翰苑分書」的「字學舉隅」中，但二十年來，在不聲不響中又有了一點改變。從古迄今，什麼都在改變，但必須在不聲不響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礙，維持現狀說來了，復古說也來了。這些說頭自然也無效，但一時不失其爲一種窒礙卻也是真的，牠能夠使一部份的有志于改革者遲疑一下子，從招潮者變爲乘潮者。

我在這裏，要說的只是維持現狀說聽去好像很穩健，但實際上卻是行不通的，史實在不

斷的證明着牠只是一種「並無其事」，僅在這一些。

關於新文字

比較，是最好的事情。當着沒有知道拼音文字以前，就不會想到象形文字的困難；當着沒有看見拉丁化新文字以前，就很難明確地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拼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乎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

方塊兒的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不單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化費一二十年的功夫，終究不能學會的也多得很。

最近，宣傳古文的好處的教授，竟把古文的句子點錯了，就是一個證據——他自己沒有懂。不過他們可以假裝懂得的樣子，來胡說八道，欺騙不明真相的人。

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動大眾身上的一個膿瘡，病菌都隱藏在裏面，假使不首先把它除去，結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過學者，想出拼音字母來，但是那些字都還麻煩，因為學者總不忘了官話，四聲，並且這是學者創造出來的字，必須有學者的氣概。

這回的新文字確簡易得多了，又是根據實際的生活，容易學，有用，可以用它對大衆說話，聽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才是勞動大衆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現在在中國正在實現的新文字，給南方人讀起來，是不能全明白的。現在的中國，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的，所以必須按着各地方的言語來拚，等到將來再設法統一。反對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把這個當作一個缺點，以爲反而使中國的文字不統一了，但是他却抹煞了方塊漢字本來是多數中國人所不認識，有些知識份子也有並不真正認識的事實。

然而他們都知道新文字對於大衆有利益，所以不得不出來反對。中國的勞動大衆雖然不識字，但特權階級還嫌他們太聰明，正在竭力麻木他們的思想機關。

門外文談

一 開頭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只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着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裏的鄰人都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着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閒的，所以也談閒天。

閒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弔膀子，談三寸怪人乾，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只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

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面，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為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麼？我談到大衆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衆，講什麼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談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屏水。但一種報上，卻記着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屏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麼不同的。那麼，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閒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着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只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于沒有原書可對，這只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

二字是什麼人造的？

字是什麼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着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只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只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只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這麼含糊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麼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

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幹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他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喫飯傢伙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只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會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牠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

「何足道哉」！

三 字是怎樣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麼，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卦」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只有在祕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us)，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牠雖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他了。

夏禹的「峒嶼碑」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鐘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只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

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

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爲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着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爲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麼有閒，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爲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呪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烟和電影的廣告畫，尙且常有人張着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麼一個奇蹟，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面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面上，同時彷彿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面也佩服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個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是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

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麼，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 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說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只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麼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只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來「象事」，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盥

」，有喫有住，安寧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卻又得在飯碗下面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寧」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牠至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麼一共有五樣。單單爲了畫這一個字，就非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爲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松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帶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爲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

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面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爲「骨」，讀「海」爲「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只好躊躇一下了。

五 古時候言文一致麼？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們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爲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卻很有懷疑，因爲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麼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明確的口語，現在還沒

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于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衆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採用一點俗語，例如陣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爲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而其中的「涉字爲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麼，古書裏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

一面是——

一尺布，尙可縫；

一斗粟，尙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是卻——

一尺布·暖蓬蓬；

一斗粟，飽童童。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面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只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牠用字較爲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爲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 於是文章成爲奇貨了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爲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

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得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只因爲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祕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着什麼的。

因爲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牠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祕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着寫上「敬惜字紙」的箋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是靠了牠的神祕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祕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爲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sia），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只好從外國借進

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衆，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爲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牠和大衆有緣，怎麼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着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衆語，說大衆只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 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游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 Literature 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羣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爲了共同勞作，必需達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什麼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

牠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只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史官們檢出牠可作行政上參考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

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採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面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着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爲文人所見，往往倒喫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爲新的養料。舊

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 怎麼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夠記帳，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牠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牠有限制，只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面去。

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製字

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爲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爲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爲牠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牠拜帥，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牠爲「注音字母」，是深知道牠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拼音的，但主張只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拚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拚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採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拚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國際每日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

。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牠只有二十八個字母，拚法也容易學。「人」就是 Rhen，「房子」就是 Fangz，「我喫果子」是 Wo ch goz，「他是工人」是 Ta sh sungthen。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只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衆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爲今之計，只要酌量增減一點，使牠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麼窮鄉僻壤去了。

那麼，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牠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着乘風涼，談開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 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裏，就又碰着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

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啓蒙時期，各地方各寫牠的土話，用不着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着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面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衆語文，將來究竟要牠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彙，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牠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爲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只好滅

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爲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爲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啓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彙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衆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衆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着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着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喫力，聽的也喫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牠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衆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

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語」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麼一堆古怪成績麼？

至于關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衆的事情，要大衆自己來做！」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麼腳色。如果說的是大衆，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 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只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衆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本意在于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面也就是說，爲了自己的太平，甯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麼，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爲着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大衆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衆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

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閒，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就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嘗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

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緻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牠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曾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介紹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蓮救母」裏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麼？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閑中扮演，借目蓮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蓮救母記」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着戲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乙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俄國的梭羅古勃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衆語，大衆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 大衆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

但是，這一回，大衆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

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着「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面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嘗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就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現在要說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着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澈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什麼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閒的。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麼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認識，要學習，

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麼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養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那裏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裏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彙的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的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爲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爲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閒，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不看輕自己，以爲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十二 煞尾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衆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語言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牽；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不得不把舵的。

這拉牽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麼看風看水，目的只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導言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發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只有白話詩；至于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裏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

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却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裏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萊夫（T. An-dreev）式的陰冷。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爲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爲讀者們所注意了。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麼小說的作家。

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自然，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舊小說上的寫法和情調；而且平鋪直敘，一瀉無餘；或者過于巧合，在一剎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

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標。

俞平伯的「花匠」以為人們應該屏絕矯揉造作，任其自然，羅家倫之作則在訴說婚姻不自由的苦痛，雖然稍嫌淺露，但正是當時許多智識青年們的公意；輸入易卜生(H. Ibsen)的「娜拉」和「羣鬼」的機運，這時候也恰恰成熟了，不過還沒有想到「人民之敵」和「社會柱石」。楊振聲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的；汪敬熙並且裝着笑容，揭露了好學生的祕密和苦人的災難。但究竟不免伸縮于描寫身邊瑣事和小民生活之間。後來，歐陽予倩致力于劇本去了；葉紹鈞却有更遠大的發展。汪敬熙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創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選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終于沒有自覺，或者忘了先前的奮鬥，以為他自己的作品，是並無「什麼批評人生的意義的」了。序中有云——

「我寫這些篇小說的時候，是力求着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我只求描寫的忠實，不攙入絲毫批評的態度。雖然一個人敘述一件事實之時，他的描寫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觀之影響，但我總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竭力保持一種客觀

的態度。

「因為持了這種客觀態度的緣故，我這些短篇小說是不會有什麼批評人生的意義。我只寫出我所見的幾種經驗給讀者看罷了，讀者看了這些小說，心中對於這些種經驗有什麼評論，是我所不問的。」

楊振聲的文筆，却比「漁家」更加生發起來，但恰與先前的戰友汪敬熙站成對蹠：他「要忠實於主觀」，要用人工來製造理想的人物，而且憑自己的理想還怕不夠，又請教過幾個朋友，刪改了幾回，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說「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問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說實話的。說實話的是歷史家，說假話的纔是小說家。歷史家用的是記憶力，小說家用的是想像力，歷史家取的是科學態度，要忠實於客觀；小說家取的是藝術態度，要忠實於主觀。一言以蔽之，小說家也如藝術家，想把天然藝術化，就是要以他理想與意志去補天然之缺陷。」

他先決定了「想把天然藝術化」，唯一的方法是「說假話」，「說假話的纔是小說家」

。于是依照了這定律，並且博採衆議，將「玉君」創造出來了。然而這是一定的，不過一個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們此後也不再見這位作家的創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的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艱險。終於，「新青年」的編輯中樞不得不復歸上海，「新潮」羣中的健將，則大抵遠遠的到歐美留學去了，「新潮」這雜誌，也以雖有大吹大擂的預告，却至今還未出版的「名著紹介」收場，留給國內的社員的，是一萬部「子民先生言行錄」和七千部「點滴」。創作衰歇了，爲人生的文學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還有着爲人生的文學的一羣，不過也崛起了爲文學的文學的一羣。這裏應該提起的，是彌灑社。牠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彌灑」(Mish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彌灑臨凡曲」)告訴我們說——

「我們乃是藝文之神；

我們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爲而生：

……
我們一切作爲只知順着我們的 *Inspiration!*」

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頁上便分明的標出了這是「無目的無藝術觀不討論不批評而祇發表順靈感所創造的文藝作品的月刊」，卽是一個脫俗的文藝團體的刊物。但其實，是無中有着假想敵的，陳德徵的「編輯餘談」說：「近來文學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謂文學研究者，所謂文人，都不免帶有幾分販賣者底色彩！這是我們所深惡而且深以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討伐「壟斷文壇」者的大軍一鼻孔出氣的檄文。這時候，凡是要獨樹一幟的，總打着憎惡「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誠然大抵很致力于優美，要舞得「翩躚迴翔」，唱得「宛轉抑揚」，然而所感覺的範圍都頗爲狹窄，不免咀嚼着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爲全世界。在這刊物上，作爲小說作者而出現的，是胡山源，唐鳴時，趙景灃，方企留，曹貴新，錢江春和

方時旭，却只能算作速寫的作者。從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實踐宣言，籠罩全羣的佳作；但在「櫻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這面的過度的睡覺一樣，顯出那面的病的神經過敏來了。「靈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趙景深的「阿美」，雖然簡單，雖然好像不能「無所爲」，却強有力的寫出了連敏感的作者們也忘却的「丫頭」的悲慘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發祥于上海的淺草社，其實也是「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家團體，但他們的季刊，每一期都顯示着努力：向外，在攝取異域的营养，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魂靈，要發見心靈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韓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華，林如稷，徐丹歌，顧璫，莎子，亞士，陳翔鶴，陳煒謨，竹影女士，都是小說方移的工作者；連後來是中國最爲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也曾發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樞移入北京，社員好像走散了一些，「淺草」季刊改爲篇葉較少的「沈鐘」週刊了，但銳氣並不稍衰，第一期的肩端就引着吉辛（G. Gissing）的堅決的句子——

「而且我要你們一齊都證實……」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時覺醒起來的智識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熱烈，然而悲涼的，即使尋到一點光明，「徑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見了周圍的無涯際的黑暗。攝取來的異域的營養又是「世紀末」的果汁：王爾德 (Oscar Wilde)，尼采 (Fr. Nietzsche)，波特萊爾 (Ch. Baudelaire)，安特萊夫 (I. Andrew) 們所安排的。「沈自己的船」還要在絕處求生，此外的許多作品，就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髮朱顏，低唱着飽經憂患的不欲明言的斷腸之曲。雖是馮至的飾以詩情，莎子的託辭小草，還是不能掩飾的。凡這些，似乎多出於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難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見了。

不過這羣中的作者們也未嘗自餒。陳煒謨在他的小說集「爐邊」的「Proem」裏說——
「但我不要這樣；生活在我還在剛開頭，有許多命運的猛獸正在那邊張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這也不用怕。人雖不必去崇拜太陽，但何至于懼怯得連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禿筆不會寫在破紙上麼？若干之年後，回想此時的我，即不管別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罷，如果值得憶念的地方便應該憶念。」……

自然，這仍是無可奈何的自慰的傷心之言，但在事實上，沈鐘社自確是中國的最堅韌，

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牠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話，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沈鐘」的鑄造者，死也得在水底裏用自己的腳敲出洪大的鐘聲。然而他們並不能做到，他們是活着的，時移世易，百事俱非；他們是要歌唱的，而聽者却有的睡眠，有的稿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風塵瀕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們的鑿籥了。

後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並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裏，才見以沖淡爲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了，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于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

馮元君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筆名，發表于上海創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煉了「隔絕」和「隔絕之後」（並在「卷施」內）的精粹的名文，雖嫌過于說理，却還未傷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牠的光的時候，因爲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

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直後，將毅然和傳統戰鬪，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鬪，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青年們的真實的寫照。和「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中的主角，或誇耀其頹唐，或銜鬻其才緒，是截然兩樣的。然而也可以很歸于平安。陸侃如在「卷施」再版後記裏說：「『淦』訓『沈』，取莊子『陸沈』之義。現在作者思想變遷，故再版時改署沉君。……祇因作者秉性疏懶，故託我代說。』誠然。三年後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斷片了，更後便是關於文學史的研究。這使我又記起匈牙利詩人彼兌菲 (Petöfi Sandor) 題 B. S. 夫人照像的詩來——

「聽說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沈默在幸福裏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

我並不是說：苦惱是藝術的源淵，爲了藝術，應該使作家們永久陷在苦惱裏，不過在彼兌菲的時候，這話是有些真實的；在十年前的中國，這話也有些真實的。

在這北京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〇至二二年這三年間，倒顯着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晨報副刊」，後來是「京報副刊」露出頭角來了，然而都不是怎麼注重文藝創作的刊物，牠們在小說一方面，只介紹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許欽文，王魯彥，黎錦明，黃鵬基，尙鉞，向培良。

蹇先艾的作品是簡樸的，如他在小說集「朝霧」裏說——

「……我已經是滿過二十歲的人了，從老遠的貴州跑到北京來，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時間不能說不長，怎樣混過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這樣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發模糊消淡起來，像朝霧似的，裊裊的飄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虛與寂寞。這幾個歲月，除近兩年信筆塗鴉的幾篇新詩和似是而非的小說之外，還做了什麼呢？每一回憶，終不免有點滲寥撞擊心頭。所以現在決然把這個小說集付印了，……藉以紀念從此闊別的可愛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們肯毅然光顧，或者從中間也尋得出一點幼稚的風味來罷？……」

誠然，雖然簡樸，或者如作者所自謙的「幼稚」，但很少文飾，也足夠寫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寫的範圍是狹小的，幾個平常人，一些瑣屑事，但如「水葬」，却對我們展示了「老遠的貴州」的鄉間習俗的冷酷，和出于這冷酷中的母性之愛的偉大，——貴州很遠，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樣的。

這時——一九二四年——偶然發表作品的還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前者大約並不是向來留心創作的人，那篇「戎馬聲中」，却拉雜的記下了游學的青年，爲了砲火下的故鄉和父母而驚魂不定的實感。後者的「終條山的傳說」是絢爛了，雖在十年以後的今日，還可以看見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裏面的身體和靈魂。

塞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着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爲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但這又非如勃蘭兌斯(G. Brandes)所說的「僑民文學」，僑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此也只見隱現着鄉愁，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許欽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爲「故鄉」，也就是在不知不覺中自招爲鄉土文學的作

者，不過在還未開手來寫鄉土文學之前，他却已被故鄉所放逐，生活驅逐他到異地去了，他只好回憶「父親的花園」，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園，因為回憶故鄉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較為舒適，也更能自慰的——

「父親的花園最盛的幾年距今已有幾時，已難確切的計算。當時的盛況雖會照下一像，如今掛在父親的屋裏，無奈為時已久，那時鄉間的攝影又很幼稚，現已模糊莫辨了。掛在牠旁邊的芳姊的遺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親題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執拗，遇復可憐，一朝痛割，我獨何堪！』」

我想父親的花園就是能夠重行種起種種的花來，那時的盛況總是不能恢復的了，因為已經沒有了芳姊。」

無可奈何的悲憤，是令人不得不捨棄的，然而作者仍不能捨棄，沒有法，就再尋得冷靜和談諧來做悲憤的衣裳；裹起來了，聊且當作「看破」。並且將這手段用到描寫種種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為故意的冷靜，所以也刻深，而終不免帶着令人疑慮的嬉笑。「雖有

「枝心，不怨飄瓦」，冷靜要死靜；包着憤激的冷靜和談諧，是被觀察和被描寫者所不樂受的，他們不承認他是一面無生命，無意見的鏡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進諷刺文學作家裏面去，尤其是使女士們皺起了眉頭，

這一種冷靜和談諧，如果滋長起來，對於作者本身其實倒是危險的。他也能活潑的寫出民間生活來，例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見。

看王魯彥的一部分的作品題材和筆致，似乎也是鄉土文學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許欽文是極其兩樣的。許欽文的苦惱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親的花園」，他所煩冤的却是離開了天上的樂土。他聽得「秋雨的訴苦」說——

「地太小了，地太髒了，到處都黑暗，到處都討厭。人人祇知道愛金錢，不知道愛自由，也不知道愛美。你們人類的中間沒有一點親愛，祇有仇恨。你們人類，夜間像豬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爭鬪着，撕打着……」

「這樣的世界，我看得慣嗎？我爲什麼不應該哭呢？在野蠻的世界，讓野獸們去生活着罷，但是我不……唔，我現在要離開這世界，到地底去了……」

這和愛羅先珂 (V. Eroshenko) 的悲哀又彷彿相像的，然而又極其兩樣。那是地下的土撥鼠，欲愛人類而不得，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間而不能。他只好將心還給母親，才來做「人」，騙得母親的微笑。秋天的雨，無心的「人」，和人間社會是不會有情愫的。要說冷靜，這才真是冷靜；這才能夠和「託爾斯小」的無抵抗主義一同抹殺「牛克斯」的鬭爭說；和「達我文」的進化說一併嘲弄「克魯屈特金」的互助論；對專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談諧之筆出之的，但也因為太冷靜了，就又往往化為冷話，失掉了人間的談諧。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還不盡的，「柚子」一篇，雖然為湘中的作者所不滿，但在玩世的衣裳下，還閃露着地上的憤懣，在王魯彥的作品裏，我以為倒是最為熱烈的了。

我所說的這湘中的作家是黎錦明，他大約是自小就離開了故鄉的，在作品裏，很少鄉土氣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熱情。他一早就在「社交問題」裏，對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論者擲了斯忒林培黎 (A. Strindberg) 式的投槍；但也能精緻而明麗的說述兒時的「輕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布告不滿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自序上說——

「在北京生活的人們，如其有靈魂，他們的靈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罷，自然，『烈火』即在這情形中寫成，當我去年春時來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變了，對于它，只有遺棄的一念。……」

他判過去的生活爲灰色，以早期的作品爲童駭了。果然，在此後的「破壘集」中，的確很換了些披掛，有含譏的輕妙的小品，但尤其顯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來；有時如中國的「磊砢山房」主人（屠紳）的瑰奇；有時如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的警拔，却又以失望收場，有聲有色，總能使讀者欣然終卷。但其失，則又即在主旨居陸離光怪的裝飾之中，時或永被沈埋，倘一顯現，便又見得鵲突了。

「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着重于文藝，但那些作者，也還是新潮社和創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華的小說，却發祥于這一種期刊的，她恰和馮沅君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爲了偶受着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復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鉅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現，這其實不過是不滿於「京報副刊」編輯者的一羣，另設「莽原」週刊，却仍附「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奔走最力者爲高長虹，中堅的小說作者也還是黃鵬基，尙鉞，向培良三個；而魯迅是被推爲編輯的。但聲援的很不少，在小說方面，有文炳，沅君，霽野，靜農，小酪，青雨等。到十一月，「京報」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爲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時所紹介的新作品，是描寫着鄉下的沈滯的氛圍氣的魏金枝之作：「留下鎮上的黃昏」。

但不久這「莽原社」內部衝突了，長虹一流，便在上海設立了狂飆社。所謂「狂飆運動」，那草案其實是早藏在長虹的衣袋裏面的，常要乘機而出，先就印過幾期週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二月間的「京報副刊」上發表，但尙未以「超人」自命，還帶着並不自滿的聲音——

「黑沈沈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沒了一點聲音，一件動作，闌寂

無聊的長夜呵！

這樣的，幾百年幾百年的時期過去了，而晨光沒有來，黑夜沒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們，都沈沈的睡着了。

於是有幾個人，從黑暗中醒來，便互相呼喚着：

——時候到了，期待已經夠了。

——是呵，我們要起來了。我們呼喚着，使一切不安於期待的人們也起來罷。

——若是晨光終於不來，那麼，也起來罷。我們將點起燈來，照耀我們幽暗的

前途。

——軟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們要作強者，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壓倒。我們並不懼怯，也不躲避。

這樣呼喚着，雖然是微弱的罷，聽呵，從東方，從西方，從南方，從北方，隱隱的來了強大的應聲，比我們更要強大的應聲。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樹葉之飄動可以兆暴風之將來，微小的起源

可以生出偉大的結果。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週刊便叫作狂飆。」

不過後來却日見其自以為「超越」了。然而擬尼采樣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終於使週刊難以存在，可記的也仍然只是小說方面的黃鵬基，尙鉞，——其實是向培良一個而已。

黃鵬基將他的短篇小說印成一本，稱為「荆棘」，而第二次和讀者相見的時候已經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曉暢的主張文學不必如奶油，應該如刺，文學家不得頹喪，應該剛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學」（「莽原」週刊二十八期）裏，說明了「文學不是無聊的東西」，「文學家並不一定就是得天獨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鮫人」。他說——

「我以為中國現代的作品，應該是像一叢荆棘，因為在一片沙漠裏，憧憬的花都會慢慢地消滅的，社會生出荆棘來，他的葉是有刺的，他的莖是有刺的。以至於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請不要拿植物生理來反駁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結構，的練句，的用字，都應該把我們常常感到的刺的意味兒表現出來，真的文學家……應該先站起來，使我們不得不站起來。他應該充實自己的力；讓人們怎樣充實

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現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讀者一直讀下去，無暇辨文字的美惡，——惡劣的感覺，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覺，也算失敗。——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樣抓著他的病的深處，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飾的結構，平凡的字句，會使他跑到旁邊處去的，我們應該反對。

「『沙漠裏逼生了荆棘，中國人就會過人的生活了！』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確和他的主張並不怎麼背馳，他用流利而談諧的言語，暴露，描畫，諷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識者層。他或者裝着傻子，說出青年思想來，或者化為滄腿，跑進閻佬們的家裏去。但也許因為力求生動，流利的緣故罷，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結末的特地裝置的滑稽，也往往毀損掉全篇的力量。諷刺文學是能死於牠自身的故意的戲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寫出『刺的文學』四字，也不過因了每天對於霸王鞭的欣賞，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領略花的意味兒」，那可大有徘徊之狀了。此後也沒有再看見他「刺的文學」。

尙鉞的創作，也是意在諷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

要。他創作的態度，比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着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可惜的是爲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輕小了，使他爲公和爲私的打擊的效力，大抵失在由於器械不良，手段生澀的不中裏。

向培良當發表他第一本小說集「飄渺的夢」時，一開首就說——

「時間走過去的時候，我的心靈聽見輕微的足音，我把這個很拙笨地移到紙上去了，這就是我這本小冊子的來源罷！」

的確，作者向我們敘述着他的心靈所聽到的時間的足音，有些是藉了兒童時代的天真的愛和憎，有些是藉着羈旅時候的寂寞的聞和見，然而他並不「拙笨」；卻也不矯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對，娓娓而談，使我們在不甚操心的傾聽中，感到一種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內心是熱烈的。倘不熱烈，也就不能這麼平靜的娓娓而談了，所以他雖然間或休息於過去的「已經失去的童心」中，却終於愛了現在的「在強有力的憎惡後面，發現更強有力的愛」的「虛無的反抗者」，向我們介紹了強有力的「我離開十字街頭」。下面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的自述的憎惡——

「爲什麼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總而言之：我已經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在這裏面游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在這裏面，我只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處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於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在這裏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飆社的進軍的鼓角。尼采教人們準備着「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虛。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否則，就不免安於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爲虛無主義者（Nihilist）。然而巴札羅夫（Bazarov）是相信科學的；他爲醫術而死，一到所蔑視的並非科學的權威而是科學本身，那就不免成爲沙寧（Sannin）之徒，只好以一無所信爲名，無所不爲爲實了。但狂飆社却僅止於「虛無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隊，現在所遺留的，只有向培良的這響亮的戰叫，說明着半綏惠略夫（Sheveriov）式的「憎惡」的前塗。

末名社却相反，主持者韋素園，是甯願作爲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事業

的中心，也多在外國文學的譯述。待到接辦「莽原」後，在小說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霽野，以銳敏的感覺創作，有時深而細，真如數着每一片葉脈，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廣，這也是孤寂的發掘者所難以兩全的。臺靜農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但爲了韋素園的獎勵，又爲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動手了。「地之子」的後記裏自己說——

「那時我開始寫了兩三篇，預備第二年年用。素園看了，他很滿意我從民間取材；他遂勸我專在這一方面努力，並且舉了許多作家的例子。其實在我倒不大樂於走這一條路。人間的酸辛和淒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將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麼？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

此後還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裏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貢獻了文藝；而且在爭寫着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

五

臨末是，關於選輯的幾句話——

一，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裏面的，始終都是豆。大約集成時本已各個不同，後來更各有種種的變化。在這裏，一九二六年後之作即不錄，此後的作者的作風和思想的變化等，也不論。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編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發表過的初期的文章，集子裏有時却不見，恐怕是自己不滿意，刪去了。但我間或仍收在這裏面，因為我以為就是聖賢豪傑，也不必自慚他的童年；自慚，倒是一個錯誤。

三，自編的集子裏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發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這當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這裏却有時採了初稿，因為我覺得加了修飾之後，也未必一定比質樸的初稿好。

以上兩點，是要請作者原諒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種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說集當然也不少，但見聞有限，自不免有遺珠之憾。至於明明見了集子，却取捨失當，那就即使並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來勉強辯解了。

譯文復刊詞

先來引幾句古書，——也許記的不真確，——莊子曰：「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煦以溼，——不若相忘于江湖。」

「譯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出世的。那時候，鴻篇鉅製如「世界文學」和「世界文庫」之類，還沒有誕生，所以在這青黃不接之際，大約可以說是彷彿戈壁中的綠洲，幾個人偷點餘暇，譯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讀者，也大家看看，自尋一點樂趣，也希望者或有一點益處，——但自然，這決不是江湖之大。

不過這與世無爭的小小的期刊，終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終刊號」和大家告別了。雖然不過野花小草，但曾經費過不少移栽灌溉之力，當然不免私心以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氣和慰安：這是許多讀者用了筆和舌，對於「譯文」的憑吊。

我們知道感謝，我們知道自勉。

我們也不斷的希望復刊。但那時風傳的關於終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雖然大抵是「傳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傳播文化」的致命傷，所以在荏苒半年，簡直死得無藥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說這才起了動搖，得到再造的運會，再和大家相見了。

內容仍如創刊時候的「前記」裏所說一樣：原料沒有限制；門類也沒固定；文字之外多加圖畫，也有和文字有關係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沒有關係的，那就算是我們貢獻給讀者的一點小意思。

這一回，將來的運命如何呢？我們不知道。但今年文壇的情形突變，已在宣揚寬容和大度了，我們真希望在這寬容和大度的文壇裏，「譯文」也能夠託庇比較的長生。

豐收序

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詰難者問：那麼，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淫麼？答曰：不然。我所謂經歷，是所遇，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裏面。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隻，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這算什麼本領，這算什麼創造？

地球上不只一個世界，實際上的不同，比人們空想中的陰陽兩界還利害。這一世界中人，會輕蔑，憎惡，壓迫，恐怖，殺戮別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寫不出，于是他自稱「第三種人」，他「為藝術而藝術」，他即使寫了出來，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騙人罷！你們的眼睛在那裏呢？

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許多學者們這麼說。對啦，也許是永久的罷。但我自己，却與其看薄凱契阿，雨果的書，甯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為牠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中國確也還盛行着「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爲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

這裏的六個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而現在却是極平常的事情。因爲極平常，所以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關係。作者還是一個青年，但他的經歷，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歷，在轉輾的生活中，要他「爲藝術而藝術」，是辦不到的。但我們有人懂得這樣的藝術，一點用不着誰來發愁。

這就是偉大的文學麼？不是的，我們自己並沒有這麼說。「中國爲什麼沒有偉大文學產生？」我們聽過許多指導者的教訓了，但可惜他們獨獨忘却了一方面的對於作者和作品的摧殘。「第三種人」教訓過我們，希臘神話裏說什麼惡鬼有一張牀，捉了人去，給睡在這牀上，短了，就拉長他，太長，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評就是這樣的牀，弄得他們寫不出東西來了。

。現在這張牀真的擺出來了，不料却只有「第三種人」睡得長不短，剛剛合式。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裏，天下真會有這等事。

但我們却有作家寫得出東西來，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不但爲一大羣中國青年讀者所支持，當「電網外」在「文學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題目發表後，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於壓迫者的答覆：文學是戰鬥的！

我希望將來還有看見作者很多，更好的作品的時候。

八月的鄉村序言

愛倫堡 (Iia Ehrenburg) 論法國的上流社會文學家之後，他說，此外工作也還有一些不同的人們：「教我們無聲無息地在他們的書房裏工作着，實驗光線療法的醫生死在他們的職務上，奮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漁夫悄然沉沒在大洋裏面。……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

這末兩句，真也好像說着現在的中國。然而中國是還有更其甚的呢。手頭沒有書，說不清見于那裏的了，也許是已經漢譯了的日本箭內互氏的著作罷，他曾經一一記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樣爲蒙古人所淫殺，俘獲，踐踏和奴使。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舊向殘山賸水間的黎民施威，在殘山賸水間行樂；逃到那裏，氣焰和奢華就跟到那裏，頹廢和貪婪也跟到那裏——「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賣酒醋。」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

人民在欺騙和壓制之下，失了力量，啞了聲音，至多也不過有幾句民謠。「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麼？百姓就只好永遠箝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一直繼續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但也許不能開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論，大事件不可謂不多了：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拳變，八國聯軍，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們沒有一部像樣的歷史的著作，更不必說文學作品了。「莫談國事」，是我們做小民的本分。

我們的學者也曾說過：要征服中國，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其實，中國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幫閒之輩征服了的。近如東三省被佔之後，聽說北平富戶，就不願意關外的難民來租房子，因為怕他們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義軍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撻土匪，蒸骨驗屍，阮玲玉自殺，姚錦屏化男，能夠聳動大家的耳目罷？「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進步了，還是時代太近，還未湮沒的緣故，我却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三省被佔的事情的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

，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蠅蠅，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着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國民族，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但這書却于「心的征服」有礙。心的征服，先要中國人自己代辦。宋會以道學替金元治心，明會以黨獄替滿清箝口。這書當然不容于滿洲帝國，但我看也因此當然不容于中華民國。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如果事實證明了我的推測並沒有錯，那也就證明了這是一部很好的書。

好書爲什麼倒會不容于中華民國呢？那當然，前面已經說過幾回了——
「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

這不像序。但我知道，作者和讀者是決不和我計較這些的。

生死場序言

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眼見中國人的因爲逃走或死亡而絕迹。後來仗着幾個朋友的幫助，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難民雖然滿路，居人却很安閒。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里，就是一個這麼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會麼想到哈爾濱。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閘北，周圍又復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却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却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會經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里去，攔了半年

，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恐怕也就是大背「訓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爲了「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焰萬丈的委員就忽然煙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的實地大教訓。

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爲這本書出版，却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後了，還要我寫幾句序。然而這幾天，却又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絡驛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鑑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爲居于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爲「庸人」或「愚民」。我却以爲他們也許是聰明的，至少，是已經憑着經驗，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裏，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懷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

這正是奴隸的心！——但是，如果還是攪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還決不是奴才。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

白莽遺詩序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還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瀝瀝，深夜獨坐，聽得令人有些淒涼。也因爲午後得到一封遠道寄來的信，要我給白莽的遺詩寫一點序文之類；那信的開首說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罷。……」——這就使我更加惆悵。

說起白莽來，——不錯，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經寫過一篇「爲忘却的紀念」，要將他們忘却。他們就義了已經足有五個年頭了，我的記憶上，早又蒙上許多新鮮的血迹；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現，像活着一樣，熱天穿着大棉袍，滿臉油汗，笑笑的對我說道：「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來的。前兩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錯的，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長，終於和他成了殊途同歸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較普通的筆名是殷夫。

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着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

它企圖流布的。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類的義務。我所惆悵的是我簡直不懂詩，也沒有詩人的朋友，偶爾一有，也終至於鬧開，不過和白莽沒有鬧，也許是死得太快了罷。現在，對於他的詩，我一句也不說——因為我不能。

這遺詩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的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蘊，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

那一世界裏有許多人，白莽也是他們的亡友。單是這一點，我想，就足夠保證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類。

關於「白莽遺詩序」的聲明

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個不相識者由漢口寄來的信，自說和白莽是同濟學校的同學，藏有他的遺稿「孩兒塔」，正在經營出版，但出版家有一個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於原稿，因為紙張零碎，不寄來了，不過如果要看的話，却也可以補寄。其實，白莽的「孩兒塔」的稿子，却和幾個同時受難者的零星遺稿，都在我這里，裏面還有他親筆的插畫，但在他的朋友手裏別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於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的事。

近兩年來，大開了印賣遺著的風氣，雖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這已不是先前的所謂「骸骨的迷戀」，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餘光，想用「死諸葛嚇走生仲達」。我不大佩服這些活傢伙。可是這一回却很受了感動，因為一個人受了難，或者遭了冤，所謂先前的朋友，一聲不響的固然有，連趕緊來投幾塊石子，藉此表明自己是屬於勝利者一方面的，也並不算怎麼希罕；至於抱守遺文，歷多年還要給牠出版，以盡對於亡友的交誼者，以我

之孤陋寡聞，可實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纔能起坐，夜雨浙瀝，愴然有懷，便力疾寫了一點短文，到第二天付郵寄去，因為恐怕連累付印者，所以不題他的姓名；過了幾天，才又投給「文學叢報」，因為恐怕妨礙發行，所以又隱下了詩的名目。

此後不多幾天，看見「社會日報」，說是善於翻戲的史濟行，現又化名為齊涵之了。我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騙，因為漢口的發信者，署名正是齊涵之。他仍在玩着騙取文稿的老套，「孩兒塔」不但不會出版，大約他連初稿也未必有的，不過知道白莽和我相識，以及他的詩集的名目罷了。

至於史濟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還是八九年前，我在編輯「語絲」，創造社和太陽社聯合起來向我圍剿的時候，他就自稱是一個藝術專門學校的學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現了，投稿是幾則當時所謂革命文豪的劣迹，信裏還說這類文稿，可以源源的寄來。然而「語絲」裏是沒有「劣迹欄」的，我也不想和這種「作家」往來，於是當時即加以拒絕。後來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謠言，或者忽又化爲「天行」（「語絲」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別一人）或「史岩」，卑詞徵求我的文稿，我總給他一個置之不理。這一回，他在

漢口，我是聽到過的，但不能因為一個史濟行在漢口，便將一切漢口的不相識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雖以多疑為忠厚長者所詬病，但這樣多疑的程度是還不到的。不料人還是大意不得，偶不疑慮，偶動友情，到底成為我的弱點了。

今天又看見了所謂「漢出」的「人間世」的第二期，卷末寫着「主編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預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兒塔」在。但卷端又聲明着下期要更名為「西北風」了，那麼，我的序文，自然就捲在第一陣「西北風」裏。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題目是「日譯本『中國小說史略』序」。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寫的，這裏却不知道何人所譯，但止一頁短文，竟會滿是錯誤和不通，但前面却附有一行聲明道：「本篇原來是我為日譯本『支那小說史』寫的卷頭語……」乃是模擬我的語氣，冒充我自己翻譯的。翻譯自己所寫的日文，竟會滿紙錯誤，這豈不是天下的大怪事麼？

中國原是「把人不當人」的地方，即使無端誣人為投降或轉變，國賊或漢奸，社會上也並不以為奇怪。所以史濟行的把戲，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聲明的，只在請讀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兒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這希望，因為這是我先受了欺騙，一轉

而成爲我又欺騙了讀者的。

最後，我還要添幾句由「多疑」而來的結論：即使真有「漢出」「孩兒塔」，這部詩也還是可疑的。我從來不想對於史濟行的大事業講一句話，但這回既經我寫過一篇序，且又發表了，所以在現在或到那時，我都有指明真偽的義務和權利。

故事新編序言

這一本很小的集子，從開手寫起到編成，經過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長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補天」——原先題作「不周山」——還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寫成。那時的意見，是想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說，「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動手試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蕭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的緣起。不記得怎麼一來，中塗停了筆，去看日報了，不幸正看見了誰——現在忘記了名字——的對於汪靜之君的「蕙的風」的批評，他說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當再寫小說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

我決計不再寫這樣的小說，當編印「吶喊」時，便將它附在卷末，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一個收場。

這時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創造社門口的「靈魂的冒險」的旗子底下掄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說罷，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還輕視了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為博考獻文，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譏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於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無需怎麼手腕；況且「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話來說，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罷：「不周山」的後半是很草率的，決不能稱為佳作。倘使作者相信了這冒險家的話，一定自誤，而我也成了誤人，於是當「吶喊」印行第二版時，即將這一篇刪除；向這位「靈魂」回敬了當頭一棒——我的集子裏，只剩下「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裏，對着大海，翻着古書，四近無生氣，心裏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絕的來信，催促雜誌的文章。這時我不願意想到

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裏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華夕拾」；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足成八則「故事新編」。但剛寫了「奔月」和「鑄劍」——發表的那時題爲眉間尺，——我便奔向廣州，這事就又完全攔起了。後來雖然偶爾得到一點題材，一段速寫，却一向不加整理。

現在才總算編成了一本書。其中也還是速寫居多，不足稱爲「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却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爲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過了十三年，依然並無長進，看起來真也是「無非不周山之流」：不過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却也許暫時還有存在的餘地的罷。

「題未定」草

一

極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到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迴避，翻譯上却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裏面摸一個急於要開箱子的鑰匙，却沒有。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躇」，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確確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喫。世界文庫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麼摩登名詞，為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

的零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綫，燈泡，燈罩，沙袋，撲落，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後三個，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裏有一篇短篇，講到鐵廠，後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廠裏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有機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麼的。嗚呼，——這裏只好嗚呼，——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異時，還是南北異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牠修養的莊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裏，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有法子，「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爲這倒不算什麼，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叙，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牠的鋒頭。裏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傢伙。這就勢必至於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乾的：硬着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誌來翻翻，算是休息

。這是我的老脾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麼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裏，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做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確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於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是擠出來的。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牛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麼「冤沈海底。」筆是有点古怪的，牠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袖手坐着，想打盹，筆一在手，面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的寫出些什麼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裏，是只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牠歸化，還是儘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為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効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爲數句，很近於解釋，我的意見却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爲中國事，人也化爲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如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牠必須有異國的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牠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着二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牠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爲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却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剷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剷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只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

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却還是使用的，因為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誌，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

「……今人一味倣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倣效英文，分「歷史地」爲形容詞，「歷史地的」爲狀詞，以倣仿英文之 *historically* 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爲「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道，在於思。」（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採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况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氣，似乎「一味倣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並不將「快來」改爲「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構，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謂「保得自身爲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裏

只有幾個洋教堂，裏面各有幾位西崽，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後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許多洋人，因此有着許多西崽，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機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我們中的幾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吃飯傢伙，專用於服事東洋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裏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幾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土司」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並非標新立異，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閒，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遊，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睛也不用玳瑁邊的老樣式，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却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人僕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裏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包括着「形

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羣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羣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于勢力高于羣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羣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徒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並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爲「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三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却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歷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爲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衆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

仰衷，其實却是「滿意」；古之「滿意」，正猶今之「西慰」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勝西慰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里——

「……其在文學，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介紹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於學。」（今文八弊中）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却長久了，「介紹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還曾為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但生長於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於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麼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

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在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西崽也多，至於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佛蘭西」，和「茄門」，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鎗砲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却在，不過有一些人，並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刺伯的天方夜譚，西班牙的堂·吉訶德，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於「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却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看「媚」字。

對於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的訓詞移到這裏來的——

「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

不過後兩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來思去，不過「奴」得巧妙一點而已。中國寧可有未「思」的西崽，將來的文學倒較為有望。

但「已經聞名的英美德文人」，在中國却確是不遇的。中國的立學校來學這四國語，爲時已久，開初雖不過意在養成使館的譯員，後來却展開，盛大了。學德語盛於清末的改革軍操，學法語盛於民國的「勤工儉學」，學英語最早，一爲了商務，二爲了海軍，而學英語的人數也最多，爲學英語而作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最多，由英語起家的學士文人也不少。然而，紹介「已經聞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漢文的林紓，連紹介最大的「已經聞名」的沙士比亞的幾篇劇本的，也有待於並不專攻英文的田漢。這緣故，可真是非「在於思」則不可了。

然而現在又到了「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介紹捷克文豪」的危機，弱國文人，將聞名于中國，英美德的文風，竟還不能和他們的財力武力深入現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沒有恆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語，「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時，這才來「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當然也是好極了的，然甲則曰不佞望洋而興歎，乙則曰汝輩何不潛心而探求。舊笑話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聞股肉可療，而自怕痛，執刀出門，執塗人臂，悍然割之，塗人驚拒，孝子

謂曰，割股療父，乃是大孝，汝竟驚拒，豈是人哉！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說法雖乖，功效實同，」是好辯解。

四

（四不發表）

五

M君寄給我一封剪下來的報章。這是近十來年常有的事情，有時是雜誌。閒暇時翻檢一下，其中大概有一點和我相關的文章，至甚于還有「生腦膜炎」之類的惡消息。這時候，我就得豫備大約一塊多錢的郵票，來寄信回答陸續函問的人們。至于寄報的人呢，大約有兩類：一是朋友，意思不過說，這刊物上的東西，有些和你相關；一，可就難說了，猜想起來，也許正是作者或編者，「你看，咱們在罵你了！」用的是三國志演義上的「三氣周瑜」或「罵死王朗」的法子。不過後一種近來少一些了，因為我的戰術是暫時攔起，並不給以反應，

使他們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後來却也許會去撥誰的下巴：這于他們諸公是很不利的。

M君是屬於第一類的；剪報是天津益世報的文學副刊。其中有一篇張露薇先生做的略論中國文壇，下有一行小註道：「偷懶，奴性，而忘掉了藝術。」只要看這題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記住藝術的批評家了。看起文章來，真的，痛快得很。我以為介紹別人的作品，刪節實在是極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應該設法流傳，萬不可聽其泯滅。不過紙墨也須顧及，所以只摘錄了第二段，就是「永遠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在這里，也萬不能再少，因為我實在捨不得了——

「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於是便有許多人跟着別人學口號。特別是對於蘇聯，在目前的中國，一般所謂作家也者，都懷着好感。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人性，對於蘇聯的文學，尤其是對於那些由日本的淺薄的知識販賣者所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蘇聯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話，我們所取的態度決不該是應聲蟲式的；我們所需要的介紹的和模倣的（其實是只有抄襲和盲目的應聲）方式也決不該是完全出於熟

情的。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我們有了一般奴隸性極深的作家，於是我們便有無數的空虛的標語和口號。

「然而我們沒有幾個懂得蘇聯的文學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讚美者和零碎的翻譯者，而讚美者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翻譯者又不配合於他們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譯』，不得不說文不對題的話，一言以蔽之，他們的能力永遠是對不起他們的思維；他們的『意識』雖然正確了，可是他們的工作却永遠是不正確的。

「從蘇聯到中國是很近的，可是爲什麼就非經過日本人的手不可？我們在日本人的羣中並沒有發現幾個真正了解蘇聯文學的新精神的人，爲什麼偏從淺薄的日本知識階級中去尋我們的食糧？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實。我們爲什麼不直接的了解？爲什麼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態度？爲什麼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着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着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扎克，我們也號；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扎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的對於那些所謂『文學遺產』，我們並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對喊『文學遺產』的人們担負把那些『文學遺產』送給中國的『大眾』的責任。可是我們却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產』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羣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

我並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這些難問題；我只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確太落後。法國有紀德和巴爾扎克，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着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隨」而且「永遠」，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但是，並不「追隨」的叫喊其實也是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說過：

「……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介紹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德文人，反厭爲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於學。」（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只看了一面，各罵了一面，獨跳舞可，並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爲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了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致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爲他是「豫言」家，斷定了「在一千年以內，終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扎克之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的緣故。照這「豫言」看起來，「直接了解」的張露薇先生自己，當然是一定不譯的了；別人呢，我還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決沒有目觀的希望。

豫言頗有點難。說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綻。還記得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手掄雙斧，從「創造」的大旗下，一躍而出的時候，曾經說，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從冷落堆裏提出作家來。這是好的，雖然勃蘭兌斯曾從冷落中提出過伊孛生和尼采，但我們似乎也難以斥他爲追隨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這一張支票，到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沒有兌現。說得遠一些罷

，又易造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風水，富翁往往豫先尋葬地；鄉下人知道一個故事：有風水先生給人尋好了墳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後，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發，請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張露薇先生的期限還要少到約十分之九的樣子。

然而講已往的瑣事也不容易。張露薇先生說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然而那一羣簽名者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這質問是極不錯的。我只得招供：讀得很少，而且連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幾本也不知道。不過高爾基的全集，却連他本國也還未出全，所以其實也無從計算。至于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却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這也並非怕有「奴隸」，只因沒有人來邀，自己也想不到，過去了。發不妨，不發也不要緊，我想：發，高爾基大約不至于說我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不發，也未必不說是「張露薇的追隨者的作家」的。但對於綏拉菲摩支的祝賀日，我却發過一個祝電，因為我校印過中譯的「鐵流」。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較難于想到，還不如測定為對於高爾基發電的容易。當然，隨便說說也不要緊，然而，「中國

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於有一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

張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識階級，他在同階級中發見了這許多奴隸，拿鞭子來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謂的奴隸們，也只隔了一張紙。如果有誰看過非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略論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那一個和一羣，有這麼相近，却又有這麼不同，這一張紙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隸和奴才。

我在這里，自以為總算又鈎下了一種新的偉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藝「豫言」家——的嘴臉的輪廓了。

六

記得T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後，施蛰存先生曾在什麼刊物上有過批評，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

「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並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只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吶喊」和「彷徨」之下，就住着一個「銷」字，「銷」者，銷燬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麼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會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却實在並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我的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麼特別糟蹋了紙墨，至於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着自己的意見，後來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麼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麼，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

「選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蔡中郎集」裏的「述行賦」（也見於「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委嘉穀于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後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裏集，他却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爲「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爲「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並非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難真實。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裏，尊爲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

陶淵明，往往不禁爲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於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於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幾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莊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憶的並不錯，那麼，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澈的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爲雖是「中流」，也並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壞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莊」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嘗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爲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醜，亂點詞曲，折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爲陳迹，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價的所謂珍本書，都有名家標點，關心世道者怒然憂之，以爲足煽復古之燄。我却沒有這麼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幾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

，就從這里得來的。

例如罷，——這種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往往並非他命的什麼「德沃羅基」的悖謬，倒是爲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里仍得舉，因爲寫到這裏，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於難歟，這是在利用中國人只顧空面子的弱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張岱的「瑯嬛文集」，「特印本實價四角」；據「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塗爲康莊」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却並不十分「康莊」。標點，對於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只要數學家就行，樂府不大「康莊」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裏，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髀。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坐對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誦，韻也押的，不過「不稱王向前」這一句總有些費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卽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尙稱王哉。命決其齒。立且詢。則含血前。活御衣。上益怒。剝其膚。……」（標點悉遵原本）那麼，詩該

是「不稱王·向前坐」了，「不稱王」者，「尙稱王哉」也；「向前坐」者，「則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躍而詢上·大怒曰·」恐怕也該是「躍而詢·上大怒曰」才合式，據作文之初階，觀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縱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靈」，拿牠亂玩究竟還是不行的，自誤事小，誤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序裏，有這樣的句子：

「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徵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後，這才病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這裏只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麼會使魏徵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乾淨，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所以在這裏，也還是以「魏徵傷亡作」爲穩當。

我在這裏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

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壞，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七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於迷塗的，是「摘句。」牠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俗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光潛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爲詩美的極致，我覺得也未免有以割裂爲美的小疵。他說的好處是：

「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爲它對於我啓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峯青』所表現的是永恆。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

。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遊目騁懷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峯，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託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裏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麼；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清峯的嫵媚和嚴肅？沒它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裏面？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麼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這確已說明了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種種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後者是徘徊於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於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於是「曲終人不見」之外，如「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之類，就往往爲人所稱道。因爲眼前不見，而遠處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也。

撫慰勞人的聖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爲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爲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祇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裏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衆生擾攘，而眉宇間却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這裏所謂『靜穆』(Serenity) 自然祇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裏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以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裏不多見。屈原阮藉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

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我想，立「靜穆」爲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於詩，也許和立蛋形爲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於人一樣。至於亞波羅之在山巔，那可因爲他是「神」的緣故，無論古今，凡神像，總是放在較高之處的。這像，我曾見過照相，睜着眼睛，神清氣爽，並不像「常如作甜蜜夢」。不過看見實物，是否「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在我可就很難斷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覺得，我以爲也許有些因爲他「古」的緣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於雅俗之間的人，此刻的話，很近於大煞風景，但有時却自以爲頗「雅」的：間或喜歡看看古董。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麼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牠的土花和銅絲擦得一乾二淨，這才擺在客廳裏，閃閃的發着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着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啓示。這啓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近於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

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乾乾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那並不「靜穆」，倒有些「烈熱」。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牠現在之見得「祇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會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稜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牠是一件新東西。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於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錢起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為「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他們四位，都因為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

白芷動芳聲。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要證成「醇樸」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於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硬顯得含糊，不過這含糊，却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說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峯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並不怎麼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於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於是應該再來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了，只有一部「太歷詩略」，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題長安客舍

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空餘主人柳，相見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

實在是因爲題目，又因爲省試，所以只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體而論，他長不到丈六。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爲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爲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只主張聽者心裏明白所聽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爲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並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爲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爲「靜穆」，是因爲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凌遲了。

八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裏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裏也有伏義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

的。「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麼要說那些話……現在採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作品，只刪存一個或者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品」，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却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係，隨作隨刪，刪到只剩一張白紙，到底什麼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着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爛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想連楊邨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麼都可以閉着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揚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輩，但使謙讓者潑刺起來，却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於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爲「愛惜」。集子裏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鬚鬚；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漫罵誣讒的文章，以爲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羣，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牠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歷史裏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却也有酷吏傳和佞倖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爲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和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只是這些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爲明鎗，但又說這是因爲被誣爲「假想敵」的報復。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牠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於是到得後來，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

的放矢」，獨個人在向着空中發瘋。我嘗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錄稜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面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為此後該有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却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事物，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羣人的「文學」，在現在可以知今，到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國的雜誌，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着「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瑯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牘類裏，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議，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此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儘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爲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爲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爲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爲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裏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爲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爲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爲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爲羣醜，不久卽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里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沈，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爲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爲元祐之黨碑。……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轂者皆爲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兇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鐘，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蕞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蕞爾魯國及汝借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新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羣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爲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羣，於是凡有黨社，必爲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

，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爲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爲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爲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鈎索文籍，用力甚勤，鉞魏忠賢兩次虜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只有幾個書獃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驅驅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

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理水

這時候是「湯湯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舜爺的百姓，倒並不都擠在露出水面的山頂上，有的網在樹頂，有的坐着木排，有些木排上還搭有小小的板棚，從岸上看起來，很富於詩趣。

遠地裏的消息，是從木排上傳過來的。大家終於知道鯀大人因為治了九整年的水，什麼效驗也沒有，上頭龍心震怒，把他充軍到羽山去了，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兒子文命少爺，乳名叫作阿禹。

災荒得久了，大學早已解散，連幼稚園也沒有地方開，所以百姓們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還聚集着許多學者，他們的食糧，是都從奇肱國用飛車運來的，因此不怕缺乏。

，因此也能夠研究學問。然而他們裏面，大抵是反對禹的，或者簡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個禹。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窸窣的發響，愈響愈厲害，飛車看得清楚了，車上插一張旗，畫着一個黃圓圈在發毫光。離地五尺，就掛下幾隻籃子來，別人可不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只聽得上下在講話：

「古貌林！」

「好杜有圖！」

「古魯幾哩。……」

「O，K！」

飛車向奇肱國疾飛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聲，學者們也靜悄悄，這是大家在喫飯。獨有山周圍的水波，撞着石頭，不住的澎湃的在發響。午覺醒來，精神百倍，於是學說也就壓倒了濤聲了。

「禹來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鯀的兒子的話」，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我曾經

搜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個結論：閩人的子孫都是閩人，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這就叫作『遺傳』。所以，鯨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

「O，K！」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說。

「不過您要想想咱們的太上皇，別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道。

「他先前雖然有些『頑』，現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遠不會改好……」

「O，K！」

「這這些都是費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子脹得通紅。「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並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鯨也沒有的，『鯨』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的嗎？」他說到這裏，把兩脚一蹬，顯得非常用勁。

「不過鯨却的確是有的，七年以前，我還親眼看見他到崑崙山腳下去賞梅花的。」

「那麼，他的名字弄錯了，他大概不叫『鯨』，他的名字應該叫『人』！至於禹，那可是一定是一條蟲，我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他的烏有，叫大家來公評……」

於是他勇猛的站了起來，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樹皮，用喫剩的麵包末屑和水研成漿，調了炭粉，在樹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寫上抹殺阿禹的考據，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葉，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給一貝殼鮮水苔。

橫豎到處都是水，獵就不能打，地也不能種，只要得活着，所有的是閒工夫，來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樹下挨擠了三天，到處都發出歎息的聲音，有的是服佩，有的是疲勞。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個鄉下人終於說話了，這時那學者正在喫炒麵。

「人裏面，是有叫作阿禹的」，鄉下人說。「況且。禹也不是蟲，這是我們鄉下人的簡筆字，老爺們都寫作『禹』，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猴子的嗎？……」學者跳起來了，連忙嚥下沒有嚼爛的一口麵，鼻子紅到發紫，吆喝道。

「有的呀，連叫阿狗阿貓的也有。」

「烏頭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辯論了」，拿拄杖的學者放下麵包，攔在中間，說。「鄉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譜來」，他又轉向鄉下人，大聲道，「我一定會發見你的上代都是愚

人……」

「我就從來沒有過家譜……」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們這些東西可惡！」

「不過這這也用不着家譜，我的學說是不會錯的。」烏頭先生更加憤憤的說。「先前，許多學者都寫信來贊成我的學說，那些信我都帶在這裏……」

「不不，那可應該查家譜……」

「但是我竟沒有家譜」，那「愚人」說。「現在又是這麼的人荒馬亂，交通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們來信贊成，當作證據，真也比螺螄殼裏做道場還難。證據就在眼前：您叫烏頭先生，莫非真的是一個鳥兒的頭，並不是人嗎？」

「哼！」烏頭先生氣忿忿到連耳輪都發紫了。「你竟這樣的侮辱我！說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裏去法律解決！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願大辟——就是殺頭呀，你懂了嗎？要不然，你是應該反坐的。你等着罷，不要動，等我喫完了炒麵。」

「先生」，鄉下人麻木而平靜的回答道，「您是學者，應該知道現在已是午後，別人也

要肚子餓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聰明人的一樣：也要餓。真是對不起得很，我要撈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後，我再來投案罷。」于是他跳上木排，拿起網兜，撈着水草，泛泛的遠開去了。看客也漸漸的走散，烏頭先生就紅着耳輪和鼻尖從新喫炒麵，拿拄杖的學者在搖頭。

然而「禹」究竟是一條蟲，還是一個人呢，却仍然是一個大疑問。

二

禹也真好像是一條蟲。

大半年過去了，奇肱國的飛車已經來過八回，讀過松樹身上的文字的木排居民，十個裏面有九個生了腳氣病，治水的新官却還沒有消息。直到第十回飛車來過之後，這才傳來了新聞，說禹是確有這麼一個人的，正是鯀的兒子，也確是新放了水利大臣，三年之前，已從冀州啓節，不久就要到這里了。

大家略有一點興奮，但又很淡漠，不大相信，因為這一類不甚可靠的傳聞，是誰都聽得

耳朵起繭了的。

然而這一回却又像消息很可靠，十多天之後，幾乎誰都說大臣的確要到了，因為有人出去撈浮草，親眼看見過官船；他還指着頭上一塊烏青的疙瘩，說是爲了迴避得太慢一點了，喫了一下官兵的飛石；這就是大臣確已到來的證據。這人從此就很有名，也很忙碌，大家都爭先恐後的來看他頭上的疙瘩，幾乎把木排踏沈；後來還經學者們召了他去，細心研究，決定了他的疙瘩是真疙瘩，於是使烏頭先生也不能再執成見，只好把考據學讓給別人，自己另去搜集民間的曲子了。

一大陣獨木大舟的到來，是在頭上打出疙瘩的大約二十多天之後，每隻船上，有二十名官兵打槳，三十名官兵持矛，前後都是旗幟；剛靠山頂，紳士們和學者們已在岸上列隊恭迎，過了大半天，這才從最大的船裏，有兩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員出現，約略二十個穿虎皮的武士簇擁着，和迎接的人們一同到最高巔的石屋裏去了。

大家在水陸兩面，探頭探腦的悉心打聽，才明白原來那兩位只是考察的專員，却並非禹自己。

大員坐在石屋的中央，喫過麵包，就開始考察。

「災情倒並不很重，糧食也還可敷衍」，一位學者們的代表，苗民言語學專家說。「麵包是每月會從半空中掉下來的；魚也不缺，雖然未免有些泥土氣，可是很肥，大人。至於那些下民，他們有的是榆葉和海苔，他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就是並不勞心，原只要喫這些就夠。我們也嘗過了，味道倒並不壞，特別得很……」

「况且」，別一位研究「神農本草」的學者搶着說，「榆葉裏面是含有維他命W的；海苔裏有碘質，可醫瘰癧病，兩樣都極合於衛生。」

「O，K！」又一個學者說。大員們瞪了他一眼。

「飲料呢」，那「神農本草」學者接下去道，「他們要多少有多少，一萬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點黃土，飲用之前，應該蒸溜一下的。敵人指導過許多次了，然而他們冥頑不靈，絕對的不肯照辦，於是弄出數不清的病人來……」

「就是洪水，也還不是他們弄出來的嗎？」一位五綰長鬚，身穿醬色長袍的紳士又搶着說。「水還沒來的時候，他們懶着不肯填，洪水來了的時候，他們又懶着不肯屣……」

「是之謂失其性靈」，坐在後一排，八字鬍子的伏義朝小品文學家笑道。「吾嘗登帕米爾之原，天風浩然，梅花開矣，白雲飛矣，金價漲矣，耗子眠矣，見一少年，口啣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霧……哈哈！沒有法子……」

「O，K！」

這樣的談了小半天。大員們都十分用心的聽着，臨末是叫他們合擬一個公呈，最好還有一種條陳，瀝述着善後的方法。

於是大員們下船去了。第二天，說是因爲路上勞頓，不辦公，也不見客；第三天是學者們公請在最高峯上賞偃蓋古松，下半年又同往山背後釣黃鱔，一直玩到黃昏。第四天，說是因爲考察勞頓了，不辦公，也不見客；第五天的午後，就傳見下民的代表。

下民的代表，是四天以前就在開始推舉的，然而誰也不肯去，說是一向沒有見過官。於是大多數就推定了頭有疙瘩的那一個，以爲他會有見過官的經驗。已經平復下去的疙瘩，這時忽然針刺似的痛起來了，他就哭着一口咬定：做代表，毋寧死！大家把他圍起來，連日連夜的責以大義，說他不顧公益，是利己的個人主義者，將爲華夏所不容；激烈的，還至於

捏起拳頭，伸在他的鼻子跟前，要他負這回的水災的責任。他渴睡得要命，心想與其逼死在木排上，還不如冒險去做公益的犧牲，便下了絕大的決心，到第四天，答應了。

大家就都稱讚他，但幾個勇士，却又有些妬忌。

就是這第五天的早晨，大家一早就把他拖起來，站在岸上聽呼喚。果然，大員們呼喚了他兩腿立刻發抖，然而又立刻下了絕大的決心，決心之後，就又打了兩個大呵欠，腫着眼睛，自己覺得好像腳不點地，浮在空中似的走到官船上去。

奇怪得很，持矛的官兵，虎皮的武士，都沒有打罵他，一直放進了中艙。艙裏鋪着熊皮，豹皮，還掛着幾副弩箭，擺着許多瓶罐，弄得他眼花繚亂。定神一看，才看見在上面，就是自己的對面，坐着兩位胖大的官員。什麼相貌，他不敢看清楚。

「你是百姓的代表嗎？」大員中的一個問道。

「他們叫我上來的。」他眼睛看着鋪在艙底上的豹皮的艾葉一般的花紋，回答說。

「你們怎麼樣？」

「……」他不懂意思，沒有答。

「你們過得還好麼？」

「託大人的鴻福，還好……」他又想了一想，低低的說道，「敷敷衍衍……混混……」

「喫的呢？」

「有，葉子呀，水苔呀……」

「都還喫得來嗎？」

「喫得來的。我們是什麼都弄慣了的，喫得來的。只有些小畜生還要嚷。人心在壞下去哩，媽的，我們就揍他。」

大人們笑起來了，有一個對別一個說道：「這傢伙倒老實。」

這傢伙一聽到稱讚，非常高興，膽子也大了，滔滔的講述道：

「我們總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頂好是做滑溜翡翠湯，榆葉就做一品當朝羹。剝樹皮不可剝光，要留下一道，那麼，明年春天樹枝梢還是長葉子，有收成。如果託大人的福，釣到了黃鱔……」

然而大人好像不大愛聽了，有一位也接連打了兩個大呵欠，打斷他的講演道：「你們還

是合具一個公呈來罷，最好是還帶一個貢獻善後方法的條陳。」

「我們可是誰他不會寫……」他惴惴的說。

「你們不識字嗎？這真叫作不求上進！沒有法子，把你們喫的東西揀一份來就是！」他又恐懼又高興的退了出來，摸一摸疙瘡疤，立刻把大人的吩咐傳給岸上，樹上和排上的居民，並且大聲叮囑道：「這是送到上頭去的呵！要做得乾淨，細緻，體面呀！……」

所有居民就同時忙碌起來，洗葉子，切樹皮，撈青苔，亂作一團。他自己是鋸木版，來做進呈的盒子。有兩片磨得特別光，連夜跑到山頂上請學者去寫字，一片是做盒子蓋的，求寫「壽山福海」一片是給自己的木排上做扁額，以誌榮幸的，求寫「老實堂。」但學者却只肯寫了「壽山福海」的一塊。

三

當兩位大員回到京都的時候，別的考察員也大抵陸續回來了，只有禹還在外。他們在家裏休息了幾天，水利局的同事們就在局裏大排筵宴，替他們接風，份子分福祿壽三種，最少

也得出五十枚大貝殼。這一天真是車水馬龍，不到高昏時候，主客就全都到齊了，院子裏却已經點起庭燎來，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門外虎賁的鼻子跟前，大家就一齊嚙口水。酒過三巡，大員們就講了一些水鄉沿塗的风景，蘆花似雪，泥水如金，黃鱸膏腴，青苔滑溜……等等。微醺之後，才取出大家採集了來的民食來，都裝着細巧的木匣子，蓋上寫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體，有的是倉頡鬼哭體，大家就先來賞鑑這些字，爭論得幾乎打架之後，才決定以寫着「國泰民安」的一塊爲第一，因爲不但文字質朴難識，有上古淳厚之風，而且立言也很得體，可以宣付史館的。

評定了中國特有的藝術之後，文化問題總算告一段落，於是來考察盒子的內容了：大家一致稱讚着餅樣的精巧。然而大約酒也喝得太多了，便議論紛紛：有的咬一口松皮餅，極口歎賞牠的清香，說自己明天就要掛冠歸隱，去享這樣的清福；咬了柏葉糕的，却道質粗味苦，傷了他的舌頭，要這樣與下民共患難，可見爲君難，爲臣亦不易。有幾個又撲上去，想搶他們咬過的糕餅來，說不久就要開展覽會募捐，這些都得去陳列，咬得太多是很不雅觀的。

局外面也起了一陣喧嚷。一羣乞丐似的大漢，面目黧黑，衣服破舊，竟衝壞了斷絕交通

的界境，闖到局裏來了。衛兵們大喝一聲，連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擋住他們的去路。

「什麼？——看明白！」當頭是一條瘦長的莽漢，粗手粗腳的，怔了一下，大聲說。

衛兵們在昏黑中定睛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舉戈，放他們進去了，只攔住了氣喘吁吁的從後面趕來的一個身穿深藍土布袍子，手抱孩子的婦女。

「怎麼？你們不認識我了嗎？」她用拳頭揩着額上的汗，詫異的問。

「禹太太，我們怎會不認識您家呢？」

「那麼，爲什麼不讓我進去的？」

「禹太太，這個年頭兒，不大好，從今年起，要端風俗而正人心，男女有別了。現在那一個衙門裏也不放娘兒們進去，不但這里，不但您。這是上頭的命令，怪不着我們的。」

禹太太默了一會，就把雙眉一揚，一面回轉身，一面嚷叫道：

「這殺千刀的！奔什麼喪！走過自家的門口，看也不進來看一下，就奔你的喪！做官做官，做官有什麼好處，仔細像你的老子，做到充軍，還掉在池子裏變大忘八！這沒良心的殺千刀！……」

這時候，局裏的大廳上也早發生了擾亂。大家一望見一羣莽漢們奔來，紛紛都想躲避，但看不見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頭皮，定睛去看。奔來的也臨近了，頭一個雖然面貌黑瘦，但從神情上，也就認識他正是禹；其餘的自然是他的隨員。

這一嚇，把大家的酒意都嚇退了，沙沙的一陣衣裳聲，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徑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約是大模大樣，或者生了鶴膝風罷，並不屈膝而坐，却伸開了兩腳，把大腳底對着大員們，又不穿襪子，滿腳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繭。隨員們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膽的屬員，膝行而前了一點，恭敬的問。

「你們坐近一點來！」禹不答他的詢問，只對大家說。「查的怎麼樣？」

大員們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覷，列坐在殘筵的下面，看見咬過的松皮餅和啃光的牛骨頭。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來收去。

「稟大人」，一位大員終於說。「倒還像個樣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產不少；飲料呢，那可豐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實，他們是過慣了的。稟大人，他們都是以善于喫苦，

馳名世界的人們。」

「卑職可是已經擬好了募捐的計畫」，又一位大員說。「準備開一個奇異食品展覽會，另請女隗小姐來做時裝表演。只賣票，並且聲明會裏不再募捐，那麼，來看的可以多一點。」

「這很好」。禹說着，向他彎一彎腰。

「不過第一要緊的是趕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學者們接上高原來。」第三位大員說，「一面派人去通知奇肱國，使他們知道我們的尊崇文化，接濟也只要每月送到這邊來就好。學者們有一個公呈在這里，說的倒也很有意思，他們以為文化是一國的命脈，學者是文化的靈魂，只要文化存在，華夏也就存在，別的一切，倒還在其次……」

「他們以為華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員道，「減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況且那些不過是愚民，那喜怒哀樂，也決沒有智者所推想的那麼精微的。知人論事，第一要憑主觀。例如莎士比亞……」

「放他媽的屁！」禹心裏想，但嘴上卻大聲的說道：「我經過查考，知道先前的方去：

「湮」，確是錯誤了。以後應該用『導！』不知道諸位的意見怎麼樣？」

靜得好像墳山；大員們的臉上也顯出死色，許多人還覺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請病假了。

「這是蚩尤的法子！」一個勇敢的青年官員悄悄的憤激着。

「卑職的愚見，竊以爲大人是似乎應該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鬚白髮的大員，這時覺得天下興亡，繫在他的嘴上了，便把心一橫，置死生于度外，堅決的抗議道：「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老大人陸天還不到三年。」

禹一聲也不響。

「況且老大人化過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來湮洪水，雖然觸了上帝的惱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淺了一點了。這似乎還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鬚髮的大員說，他是禹的母舅的乾兒子。

禹一聲也不響。

「我看大人還不如『幹父之蠱』」，一位胖大官員看得禹不作聲，以爲他就要折服了，

便帶些輕薄的大聲說，不過臉上還流出着一層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聲。大人大約未必知道人們在怎麼講說老大人罷……」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已有定評的好法子」，白鬚髮的老官恐怕胖子鬧出岔子來，就搶着說道。「別的種種，所謂『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壞在這一點上。」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說我的爸爸變了黃熊，也有人說他變了三足鼈，也有人說我在求名，圖利。說就是了。我要說的是我查了山澤的情形，徵了百姓的意見，已經看透實情，打定主意，無論如何，非『導』不可！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舉手向兩旁一指。白鬚髮的，花鬚髮的，小白臉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員們，跟着他的指頭看過去，只見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東西，不動，不言，不笑，像鐵鑄的一樣。

四

禹爺走後，時光也過得真快，不知不覺間，京師的景况日見在繁盛了。首先是闖人們有

些穿了繭綢袍，後來就看見大水果鋪裏買着橘子和柚子，大綢緞店裏掛着華絲葛；富翁的筵席上有了好醬油，清燉魚翅，涼拌海參；再後來他們竟有熊皮褥子狐皮褂，那太太也戴上赤金耳環銀手鐲了。

只要站在大門口，也總有什麼新鮮的物事看：今天來一車竹箭，明天來一批松板，有時擡過了做假山的怪石，有時提過了做魚生的鮮魚；有時是一大羣一尺二寸長的大烏龜，都縮了頭裝着竹籠，載在車子上，拉向皇城那面去。

「媽媽，你瞧呀，好大的烏龜！」孩子們一看見，就嚷起來，跑上去，圍住了車子。

「小鬼，快滾開！這是萬歲爺的寶貝，當心殺頭！」

然而關於禹爺的新聞，也和珍寶的入京一同多起來了。百姓的簷前，路旁的樹下，大家都在談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樣夜裏化爲黃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樣請了天兵天將，捉住興風作浪的妖怪無支祁，鎮在龜山的腳下。皇上舜爺的事情，可是誰也不再提起了，至少，也不過談談丹朱太子的沒出息。

禹要回京的消息，原已傳布得很久了，每天總有一羣人站在關口，看可有他的儀仗的到

來。並沒有。然而消息却愈傳愈緊，也好像愈真。一個半陰半晴的上午。他終於在百姓們的萬頭攢動之間，進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並沒有儀仗，不過一大批乞丐似的隨員。臨末是一個粗手粗脚的大漢，黑臉黃鬚，腿彎微曲，雙手捧着一片烏黑的尖頂的大石頭——舜爺所賜的「玄圭」，連聲說道「惜光，借光，讓一讓，讓一讓」，從人叢中擠進皇宮裏去了。

百姓們就在宮門外歡呼，議論，聲音正好像浙水的濤聲一樣。

舜爺坐在龍位上，原已有了年紀，不免覺得疲勞，這時又似乎有些驚駭。禹一到，就連忙客氣的站起來，行過禮，臯陶先生應酬了幾句，舜才說道：

「你也講幾句好話我聽呀。」

「哼，我有什麼說呢？」禹簡截的回答道。「我就是想，每天莘莘！」

「什麼叫作莘莘？」臯陶問。

「洪水滔天」，禹說，「浩浩懷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裏。我走旱路坐車，走水路坐船，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轎。到一座山，砍一通樹，和益倆給大家有飯喫，有肉喫。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倆給大家有難得的東西喫。東西不夠，就調有餘，補不足。搬家。

大家這才靜下來了，各地方成了個樣子。」

「對啦對啦，這些話可真好！」臯陶稱讚道。

「唉！」禹說。「做皇帝要小心，安靜。對天有良心，天纔會仍舊給你好處！」

舜爺歎一口氣，就託他管理國家大事，有意見當面講，不要背後說壞話。看見禹都答應了，又歎一口氣，道：「莫像丹朱的不聽話，只喜歡游蕩，旱地上要撐船，在家裏又搗亂，弄得過不了日子，這我可真看的不順眼！」

「我討過老婆，四天就走」，禹回答說。「生了阿啓，也不當他兒子看。所以能夠治了水，分作五圈，簡直有五千里，計十二州，直到海邊，立了五個頭領，都很好。只是有苗可不行，你得留心點！」

「我的天下，真是全仗的你的功勞弄好的！」舜爺也稱讚道。

於是臯陶也和舜爺一同肅然起敬，低了頭；退朝之後，他就趕緊下一道特別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學禹的行爲，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

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爺自從回京以後，態度也改變一點了：喫喝不考究

，但做起祭祀和法事來，是闊綽的；衣服很隨便，但上朝和拜客時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舊不很受影響，不多久，商人們就又說禹爺的行爲真該學，禹爺的新法令也很不錯；終於太平到連百獸都會跳舞，鳳凰也飛來湊熱鬧了。

采薇

一

這半年來，不知怎的連養老堂裏也不大平靜了，一部分的老頭子，也都交頭接耳，跑進跑出的很起勁。只有伯夷最不留心閒事，秋涼到了，他又老的很怕冷，就整天的坐在階沿上曬太陽，縱使聽到匆忙的脚步聲，也決不擡起頭來看。

「大哥！」

一聽聲音自然就知道是叔齊。伯夷是向來最講禮讓的，便在擡頭之前，先站起身，把手一擺，意思是請兄弟在階沿上坐下。

「大哥，時局好像不大好！」叔齊一面並排坐下去，一面氣喘吁吁的說，聲音有些發抖。
「怎麼了呀？」伯夷這才轉過臉去看，只見叔齊的原是蒼白的臉色，好像更加蒼白了。

「您聽到過從商王那里，逃來兩個瞎子的事了罷。」

「唔，前幾天，散宜生好像提起過。我沒有留心。」

「我今天去拜訪過了。一個是太師疵，一個是少師強，還帶來許多樂器。聽說前幾時還開過一個展覽會，參觀者都『嘖嘖稱美』，——不過好像這邊就要動兵了。」

「爲了樂器動兵，是不合先王之道的。」伯夷慢吞吞的說。

「也不單爲了樂器。您不早聽到過商王無道，砍早上渡河不怕水冷的人的脚骨，看看他的骨髓，挖出比干王爺的心來，看牠可有七竅嗎？先前還是傳聞，瞎子一到，可就證實了。況且還切切實實的證明了商王的變亂舊章。變亂舊章，原是應該征伐的。不過我想，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

「近來的烙餅，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來確也像要出事情」，伯夷想了一想說。「但我看你還是少出門，少說話，仍舊每天練你的太極拳的好！」

「是……」叔齊是很悌的，應了半聲。

「你想想看」，伯夷知道他的心裏其實並不服氣，便接着說。「我們是客人，因爲西伯

肯養老，獸在這里的。烙餅小下去了，固然不該說什麼，就是事情鬧起來了，也不該說什麼的。」

「那麼，我們可就成了爲養老而養老了。」

「最好是少說話。我沒有力氣來聽這些事。」

伯夷咳了起來，叔齊也不再開口。咳嗽一止，萬籟寂然，秋末的夕陽，照着兩部白鬍子，都在閃閃的發亮。

二

然而這不平靜，却總是滋長起來，烙餅不但小下去，粉也粗起來了。養老堂的人們更加交頭接耳，外面只聽得車馬行走聲，叔齊更加喜歡出門，雖然回來也不說什麼話，但那不安的神色，却惹得伯夷也很難閒適了：他似乎覺得這碗平穩飯快要喫不穩。

十一月下旬，叔齊照例一早起了牀，要練太極拳，但他走到院子裏，聽了一聽，却開開堂門，跑出去了。約摸有烙十張餅的時候，這才氣急敗壞的跑回來，鼻子凍得通紅，嘴裏一

陣一陣的噴着白蒸氣。

「大哥！你起來！出兵了！」他恭敬的垂手站在伯夷的牀前，大聲說，聲音有些比平常粗。

伯夷怕冷，很不願意這麼早就起身！但他是非常友愛的，看見兄弟着急，只好把牙齒一咬，坐了起來，披上皮袍，在被窩裏慢吞吞的穿褲子。

「我剛要練拳，」叔齊等着，一面說。「却聽得外面有人馬走動，連忙跑到大路上去看時——果然，來了。首先是一乘白綵的大轎，總該有八十一人擡着罷，裏面一座木主，寫的是『大周文王之靈位；』後面跟的都是兵。我想：這一定是要去伐紂了，現在的周王是孝子，他要做大事，一定是把文王擡在前面的。看了一會，我就跑回來，不料我們養老堂的牆外就貼着告示……」

伯夷的衣服穿好了，弟兄倆走出屋子，就覺得一陣冷氣，趕緊縮緊了身子。伯夷向來不大走動，一出大門，很看得有些新鮮。不幾步，叔齊就伸手向牆上一指，可真的貼着一張大告示；

「照得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盪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示。」

兩人看完之後，都不作聲，逕向大路走去。只見路邊都擠滿了民衆，站得水泄不通。兩人在後面說一聲「借光」，民衆回頭一看，見兩位白鬚老者，便照文王敬老的上諭，趕忙閃開，讓他們走到前面。這時打頭的木主早已望不見了，走過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約有烙三百五十二張大餅的工夫，這才見別有許多兵丁，肩着九旒雲罕旗，彷彿五色雲一樣。接着又是甲士，後面一大隊騎着高頭大馬的文武官員，簇擁着一位王爺，紫糖色臉，絡腮鬍子，左捏黃斧頭，右拿白牛尾，威風凜凜：這正是「恭行天罰」的周王發。

大路兩傍邊的民衆，個個肅然起敬，沒有人動一下，沒有人響一聲。在百靜中，不提防叔齊却拖着伯夷直撲上去，鑽過幾個馬頭，拉住了周王的馬嚼子，直着預子嚷起來道：

「老子死了不葬，倒來動兵，說得上『孝』嗎？臣子想要殺主子，說得上『仁』嗎？……」

開初，是路旁的民衆，駕前的武將，都嚇得呆了；連周王手裏的白牛尾巴也歪了過去。但叔齊剛說了四句話，却就聽得一片嘩嘩聲響，有好幾把大刀從他們的頭上砍下來。

「且住！」

誰都知道這是姜太公的聲音，豈敢不聽，便連忙停了刀，看着這也是白鬚白髮，然而胖得圓圓的臉。

「義士呢。放他們去罷！」

武將們立刻把刀收回，插在腰帶上。一面是走上四個甲士來，恭敬的向伯夷和叔齊立正，舉手，之後就兩個挾一個，開正步向路旁走過去。民衆們也趕緊讓開道，放他們走到自己的背後去。

到得背後，甲士們便又恭敬的立正，放了手，用力在他們倆的脊梁上一推。兩人只叫得一聲「阿呀」，踉踉跟跟的顛了周尺一丈路遠近，這才撲通的倒在地面上。叔齊還好，用手支着，只印了一臉泥；伯夷究竟比較的有了年紀，腦袋又恰巧磕在石頭上，便暈過去了。

三

大軍過去之後，什麼也不再望得見，大家便換了方向，把躺着的伯夷和坐着的叔齊圍起來。有幾個是認識他們的，當場告訴人們，說這原是遼西的孤竹君的兩位世子，因為讓位，這才一同逃到這里，進了先王所設的養老堂。這報告引得衆人連聲讚歎，幾個人便蹲下身子，歪着頭去看叔齊的臉，幾個人回家去燒薑湯，幾個人去通知養老堂，叫他們快抬門板來接了。

大約過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張大餅的工夫，現狀並無變化，看客也漸漸的走散；又好久，才有兩個老頭子抬着一扇門板，一拐一拐的走來，板上面還鋪着一層稻草；這還是文王定下來的敬老的老規矩。板在地上一放，啞嘯一聲，震得伯夷突然張開了眼睛；他蘇甦了。叔齊驚喜的發一聲喊，幫那兩個人一同輕輕的把伯夷扛上門板，抬向養老堂裏去；自己是在旁邊跟定，扶住了掛着門板的麻繩。

走了六七十步路，聽得遠遠地有人在叫喊：

「您哪！等一下！薑湯來哩！」望去是一位年青的太太，手裏端着一個瓦罐子，向這邊跑來了，大約怕薑湯潑出罷，她跑得不很快。

大家只得停住，等候她的到來。叔齊謝了她的好意。她看見伯夷已經自己醒來了，似乎很有些失望，但想了一想，就勸他仍舊喝下去，可以暖暖胃。然而伯夷怕辣，一定不肯喝。「這麼辦好呢？還是八年陳的老薑熬的呀。別人家還拿不出這樣的東西來呢。我們的家裏又沒有愛喫辣的人……」她顯然有點不高興。

叔齊只得接了瓦罐，做好做歹的硬勸伯夷喝了一口半，餘下的還很多，便說自己也正有胃氣痛，統統喝掉了。眼圈通紅的，恭敬的誇讚了薑湯的力量，謝了那太太的好意之後，這才解決了這一場大糾紛。

他們回到養老堂裏，倒也並沒有什麼餘病，到第三天，伯夷就能夠起牀了，雖然前額上腫着一大塊——然而胃口壞。

官民們都不肯給他們超然，時時送來些攪擾他們的消息，或者是官報，或者是新聞。十二月底，就聽說大軍已經渡了盟津，諸侯無一不到。不久也送了武王的「太誓」的鈔本來。

這是特別鈔給養老堂看的，怕他們眼睛花，每個字都寫得有核桃一般大。不過伯夷還是懶得看，只聽叔齊朗誦了一遍，別的倒也並沒有什麼，但是「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這幾句，斷章取義，却好像很傷了自己的心。

傳說也不少：有的說，周師到了牧野，和紂王的兵大戰，殺得他們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連木棍也浮起來，彷彿水上的草梗一樣；有的却道紂王的兵雖然有七十萬，其實並沒有戰，一望見姜太公帶着大軍前來，便回轉身，反替武王開路了。

這兩種傳說，固然略有些不同，但打了勝仗，却似乎確實的。此後又時時聽到運來了鹿臺的寶貝，鉅橋的白米，就更加證明了得勝的確實。傷兵也陸陸續續的回來了，又好像還是打過大仗似的。凡是能夠勉強走動的傷兵，大抵在茶館，酒店，理髮鋪，以及人家的簷前或門口閒坐，講述戰爭的故事，無論那里，總有一羣人眉飛色舞的在聽他。春天到了，露天下也不再覺得怎麼涼，往往到夜裏還講得很起勁。

伯夷和叔齊都消化不良，每頓總是喫不完應得的烙餅；睡覺還照先前一樣，天一暗就上牀，然而總是睡不着。伯夷只在翻來覆去，叔齊聽了，又煩躁，又心酸，這時候，他常是重

行起來，穿好衣服，到院子裏去走走，或者練一套太極拳。

有一夜，是有星無月的夜。大家都睡的靜靜的了，門口却還有人在談天。叔齊是向來不偷聽人家談話的，這一回可不知怎的，竟停了脚步，同時也側着耳朵。

「媽的紂王，一敗，就奔上鹿臺去了」，說話的大約是回來的傷兵。「媽的，他堆好寶貝，自己坐在中央，就點起火來。」

「阿唷，這可多麼可惜呀！」這分明是管門人的聲音。

「不慌！只燒死了自己，寶貝可沒有燒哩。咱們大王就帶着諸侯，進了商國。他們的百姓都在郊外迎接，大王叫大人們招呼他們道：『納福呀！』他們就都磕頭。一直進去，但見門上都貼着兩個大字道：『順民。』大王的車子一徑走向鹿臺，找到紂王自尋短見的處所，射了三箭……」

「爲什麼呀？怕他沒有死嗎？」別一人問道。

「誰知道呢。可是射了三箭，又拔出輕劍來，一砍，這才拿了黃斧頭，嚓！砍下他的腦袋來，掛在大白旗上。」

叔齊喫了一驚。

「之後就去找紂王的兩個小老婆。哼，早已統統吊死了。大王就又射了三箭，拔出劍來，一砍，這才拿了黑斧頭，割下她們的腦袋，掛在小白旗上。這麼一來……」

「那兩個姨太太真的漂亮嗎？」管門人打斷了他的話。

「知不清。旗杆子高，看的人又多，我那時金創還很疼，沒有擠近去看。」

「他們說那一個叫作妲己的是狐狸精，只有兩隻腳變不成人樣，使用布條子裹起來：真的？」

「誰知道呢。我也沒有看見她的腳。可是那邊的娘兒們却真有許多把腳弄得好像豬蹄子的。」

叔齊是正經人，一聽到他們從皇帝的頭，談到女人的腳上去了，便雙眉一皺，連忙掩住耳朵，返身跑進房裏去，伯夷也還沒有睡着，輕輕的問道：

「你又去練拳了麼？」

叔齊不回答，慢慢的走過去，坐在伯夷的牀沿上，彎下腰，告訴了他剛才聽來的一些話

。這之後，兩人都沈默了許多時，終於是叔齊很困難的歎一口氣，悄悄的說道：

「不料竟全改了文王的規矩……你瞧罷，不但不孝，也不仁……這樣看來，這裏的飯是喫不得了。」

「那麼，怎麼好呢？」伯夷問。

「我看還是走……」

於是兩人商量了幾句，就決定明天一早離開這養老堂，不再喫周家的大餅，東西是什麼也不帶。兄弟倆一同走到華山去，喫些野果和樹葉來送自己的殘年。況且「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或者竟會有蒼朮和茯苓之類也說不定。

打定主意之後，心地倒十分輕鬆了。叔齊重復解衣躺下，不多久，就聽到伯夷講夢話；自己也覺得很有興致，而且彷彿聞到茯苓的清香，接着也就在這茯苓的清香中，沈沈睡去了。

四

第二天，兄弟倆都比平常醒得早，梳洗完畢，毫不帶什麼東西，其實也並無東西可帶，只有一件老羊皮長袍捨不得，仍舊穿在身上，拿了拄杖，和留下的烙餅，推稱散步，一徑走出養老堂的大門；心裏想，從此要長別了，便似乎還不免有些留戀似的，回過頭來看了幾眼。

街道上行人還不多；所遇見的是睡眼惺忪的女人，在井邊打水。將近郊外，太陽已經高升，走路的也多起來了，雖然大抵昂着頭，得意洋洋的，但一看見他們，却還是照例的讓路。樹木也多起來了，不知名的落葉樹上，已經吐着新芽，一望好像灰綠的輕煙，其間夾着松柏，在朦朧中仍然顯得很蒼翠。

滿眼是闊大，自由，好看，伯夷和叔齊覺得彷彿年青起來，脚步輕鬆，心裏也很舒暢了。

到第二天的午後，迎面遇見了幾條岔路，他們決不定走那一條路近，便檢了一個對面走來的老頭子，很和氣的去問他。

「阿呀，可惜」，那老頭子說。「您要是早一點，跟先前過去的那隊馬跑就好了。現在

可只得先走這條路。前面岔路還多，再問罷。」

叔齊就記得了正午時分，他們的確遇見過幾個廢兵，趕者一大批老馬，瘦馬，跛腳馬，癩皮馬，從背後衝上來，幾乎把他們踏死，這時就趁便問那老人，這些馬是趕去做什麼的。

「您還不知道嗎？」那人答。「我們大王已經『恭行天罰』，用不着再來興師動衆，所以把馬放到華山脚下去的。這就是『歸馬於華山之陽』呀，您懂了沒有？我們還在『放牛於桃林之野』哩！嚇，這回可真是大家要喫太平飯了。」

然而這竟是兜頭一桶冷水，使兩個人同時打了一個寒噤，但仍然不動聲色，謝過老人，向着他所指示的路前行。無奈這「歸馬於華山之陽」，竟踏壞了他們的夢境，使兩個人的心裏，從此都有些七上八下起來。

心裏忐忑，嘴裏不說，仍是走，到得傍晚，臨近了一坐並不很高的黃土岡，上面有一些樹林，幾間土屋，他們便在塗中議定，到這里去借宿。

離土岡脚還有十幾步，林子裏便竄出五個彪形大漢來，頭包白布，身穿破衣，爲首的拿一把大刀，另外四個都是木棍。一到岡下，便一字排開，攔住去路，一同恭敬的點頭，大聲

吆喝道：

「老先生，您好哇！」

他們倆都嚇得倒退了幾步，伯夷竟發起抖來。還是叔齊能幹，索性走上前，問他們是什麼人，有什麼事。

「小人就是華山大王小窮奇」，那捉刀的說，「帶了兄弟們在這里，要請您老賞一點買路錢！」

「我們那里有錢呢，大王。」叔齊很客氣的說。「我們是從養老堂裏出來的。」

「阿呀！」小窮奇喫了一驚，立刻肅然起敬，「那麼，您兩位一定是『天下之大老也』了。小人們也遵先王遺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請您老留下一點紀念品……」他看見叔齊沒有回答，便將大刀一揮，提高了聲音道：「如果您老還要謙讓，那可小人們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貴體了！」

伯夷叔齊立刻擎起了兩隻手；一個拿木棍的就來解開他們的皮袍，綿襖，小衫，細細搜查了一遍。

「兩個窮光蛋，真的什麼也沒有！」他滿臉顯出失望的顏色，轉過頭去，對小窮奇說。小窮奇看出了伯夷在發抖，使上前去，恭敬的拍拍他肩膀，說道：

「老先生，請您不要怕。海派會『剝豬糞』，我們是文明人，不幹這玩意兒的。什麼紀念品也沒有，只好算我們自己晦氣。現在您只要滾您的蛋就是了！」

伯夷沒有話好回答，連衣服也來不及穿好，和叔齊邁開大步，眼看着地，向前便跑。這時五個人都已經站在旁邊，讓出路來了。看見他們在面前走過，便恭敬的垂下雙手，同聲問道：

「您走了？您不喝茶了麼？」

「不喝了，不喝了……」伯夷和叔齊且走且說，一面不住的點着頭。

五

「歸馬於華山之陽」和華山大王小窮奇，都使兩位義士對華山害怕，於是從新商量，轉身向北，討着飯，曉行夜宿，終於到了首陽山。

這確是一座好山。既不高，又不深，沒有大樹林，不愁虎狼，也不必防強盜：是理想的幽棲之所。兩人到山脚下一看，只見新葉嫩碧，土地金黃，野草裏開着些紅紅白白的小花，真是連看看也賞心悅目。他們就滿心高興，用拄杖點着山徑，一步一步的挨上去，找到上面突出一片石頭，好像巖洞的處所，坐了下來，一面擦着汗，一面喘着氣。

這時候，太陽已經西沈，倦鳥歸林，啾啾唧唧的叫着，沒有上山時候那麼清靜了，但他們倒覺得也還新鮮，有趣。在鋪好羊皮袍，準備就睡之前，叔齊取出兩個大飯團，和伯夷喫了一飽。這是沿路討來的殘飯，因為兩人曾經議定，「不食周粟」，只好進了首陽山之後開始實行，所以當晚把牠喫完，從明天起就要堅守主義，絕不通融了。

他們一早就被烏老鴉鬧醒，後來重又睡去，醒來却已是上午時分。伯夷說腰痛腿酸，簡直站不起。叔齊只得獨自去走走，可有可喫的東西。他走了一些時，竟發見這山的不高不深，沒有虎狼盜賊，固然是其所長，然而因此也有了缺點：下面就是首陽村，所以不但常有砍柴的老人或女人，並且有進來玩耍的孩子，可喫的野果子之類。一顆也找不出，大約早被他們摘去了。

他自然就想到茯苓。但上來雖然有松樹，却不是古松，都好像根上未必有茯苓；即使有，自己也不帶鋤頭，沒有法子想。接着又想到蒼朮，然而他只見過蒼朮的根，毫不知道那葉子的形狀，又不能把滿山的草都拔起來看一看，即使蒼朮生在眼前，也不能認識。心裏一暴躁，滿臉發熱，就亂抓了一通頭皮。

但是他立刻平靜了，似乎有了主意，接着就走到松樹旁邊，摘了一衣兜的松針，又往溪邊尋了兩塊石頭，砸下松針外面的青皮，洗過，又細細的砸得好像麵餅，另尋一片很薄的石片，拿着回到石洞去了。

「三弟，有什麼撈兒沒有？我是肚子餓的咕嚕咕嚕響了好半天了。」伯夷一望見他，就問。

「大哥，什麼也沒有。試試這玩意兒罷。」

他就近拾了兩塊石頭，支起石片來，放上松針麵，聚些枯枝，在下面生了火。實在是許多工夫，才聽得溼的松針麵有些吱吱作響，可也發出一點清香，引得他們倆嚙口水。叔齊高興得微笑起來了，這是姜太公做八十五歲生日的時候，他去拜壽，在壽筵上聽來的方法。

發香之後，就發泡，眼見牠漸漸的乾下去，正是一塊糕。叔齊用皮袍袖子裹着手，把石片笑嘻嘻的端到伯夷的面前。伯夷一面吹，一面拗，終於拗下一角來，連忙塞進嘴裏去。

他愈嚼，就愈皺眉，直着頰子嚙了幾嚙，倒哇的一聲吐出來了，訴苦似的看着叔齊道：

「苦……粗……」

這時候，叔齊真好像落在深潭裏，什麼希望也沒有了。抖抖的也拗了一角，咀嚼起來，可真也毫沒有可喫的樣子：苦……粗……

叔齊一下子失了銳氣，坐倒了，垂了頭。然而還在想，掙扎的想，彷彿是的爬出一個深潭去。爬着爬着，只向前。終於似乎自己變了孩子，還是孤竹君的世子，坐在保姆的膝上了。這保姆是鄉下人，在和他講故事：黃帝打蚩尤，大禹捉無支祁，還有鄉下人荒年喫薇菜。他又記得了自己問過薇菜的樣子，而且山上正見過這東西。他忽然覺得有了氣力，立刻站起身，跨進草叢，一路尋過去。

果然，這東西倒不算少，走不到一里路，就摘了半衣兜。

他還是在溪水裏洗了一洗，這才拿回來；還是用那烙過松針麵的石片，來烤薇菜。葉子

變成暗綠，熟了。但這回再不敢先去敬他的大哥了，撮起一株來，放在自己的嘴裏，閉着眼睛，只是嚼。

「怎麼樣？」伯夷焦急的問。

「鮮的！」

兩人就笑嘻嘻的來嘗烤薇菜；伯夷多喫了兩撮，因為他是大哥。

他們從此天天採薇菜。先前是叔齊一個人去採，伯夷煮；後來伯夷覺得身體健壯了一些，也出去採了。做法也多起來：薇湯，薇羹，薇醬，清燉薇，原湯爛薇芽，生曬嫩薇葉。

然而近地的薇菜，却漸漸的採完，雖然留着根，一時也很難生長，每天非走遠路不可了。搬了幾回家，後來還是一樣的結果。而且新住處也逐漸的難找了起來，因為既要薇菜多，又要溪水近，這樣的便當之處，在首陽山上實在也不可多得的。叔齊怕伯夷年紀太大了，一不小心會中風，便竭力勸他安坐在家裏，仍舊單是担任煮，讓自己獨自去採薇。

伯夷遜讓了一番之後，倒也應允了，從此就較為安閒自在，然而首陽山上是有人迹的，

他沒事做，脾氣又有些改變，從沈默成了多講，便不免和孩子去搭訕，和樵夫去扳談。也許是因爲一時高興，或者有人叫他老乞丐的緣故罷，他竟說出了他們倆原是遼西的孤竹君的兒子，他老大，那一個是老三。父親在日原是說要傳位給老三的，一到死後，老三却一定向他讓。他遵父命，省得麻煩，逃走了。不料老三也逃走了。兩人在路上遇見，便一同來找西伯——文王，進了養老堂。又不料現在的周王竟「以臣弑君」起來，所以只好不食周粟，逃上首陽山，喫野菜活命……等到叔齊知道，怪他多嘴的時候，已經傳播開去，沒法挽救了。但也不敢怎麼埋怨他；只在心裏想：父親不肯把位傳給他，可也不能不說很有些眼力。

叔齊的預料也並不錯這結果壞得很，不但村裏時常講到他們的事，也常有特地上山來看他們的人。有的當他們名人，有的當他們怪物，有的當他們古董。甚至於跟着看怎樣採，圍着看怎樣喫，指手畫腳，問長問短，令人頭昏。而且對付還須謙虛，倘使略不小心，皺一皺眉，就難免有人說是「發脾氣。」

不過輿論還是好的方面多。後來連小姐太太，也有幾個人來看了，回家去都搖頭，說是「不好看」，上了一個大當。

終於還引動了首陽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他原是妲己的舅公的乾女婿，做着祭酒，因為知道天命有歸，便帶着五十車行李和八百個奴婢，來投明主了。可惜已在會師盟津的前幾天，兵馬事忙，來不及好好的安插，便留下他四十車貨物和七百五十個奴婢，另外給予兩頃首陽山下的肥田。叫他在村裏研究八卦學。他也喜歡弄文學，村中都是文盲，不懂得文學概論，悶氣已久，便叫家丁打轎，找那兩個老頭子，談談文學去了；尤其是詩歌，因為他也是詩人，已經做好一本詩集子。

然而談過之後，他一上轎就搖頭，回了家，竟至於很有些氣憤。他以為那兩個傢伙是談不來詩歌的。第一，是窮；謀生之不暇，怎麼做得出好詩？第二，是「有所為」，失了詩的「敦厚」；第三，是有議論，失了詩的「溫柔」。尤其可議的是他們的品格，通體都是矛盾。於是他大義凜然的斬釘截鐵的說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難道他們在喫的薇，不是我們聖上的嗎！」

這時候，伯夷和叔齊也在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這並非爲了忙於應酬，因為參觀者倒在逐漸的減少。所苦的是薇菜也已經逐漸的減少，每天要找一捧，總得費許多力，走許多路。

然而禍不單行。掉在井裏面的時候，上面偏又來了一塊大石頭。

有一天，他們倆正在吃烤薇菜，不容易找，所以這午餐已在下午了。忽然走來了一個二十來歲的女人，先前是沒有見過的，看他模樣，好像是闊人家裏的婢女。

「您吃飯嗎？」她問。

叔齊仰起臉來，連忙陪笑，點點頭。

「這是什麼玩意兒呀？」她又問。

「薇。」伯夷說。

「怎麼吃着這樣的玩意兒的呀？」

「因為我們是不食周粟……」

伯夷剛剛說出口，叔齊趕緊使一個眼色，但那女人好像聰明得很，已經懂得了。她冷笑了一下，於是大義凜然的斬釘截鐵的說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們在吃的薇，難道不是我們聖上的嗎！」

伯夷和叔齊聽得清清楚楚，到了末一句，就好像一個大霹靂，震得他們發昏；待到清醒

過來，那鴉頭已經不見了。薇，自然是不吃，也吃不下去了，而且連看看也害羞，連要去搬開牠，也抬不起手來，覺得彷彿有好幾百斤重。

六

樵夫偶然發見了伯夷和叔齊都縮做一團，死在山背後的石洞裏，是大約這之後的二十天。並沒有爛，雖然因為瘦，但也可見死的並不久；老羊皮袍却沒有墊着，不知道弄到那里去了。這消息一傳到村子裏，又哄動了一大批來看的人，來來往往，一直鬧到夜。結果是有幾個多事的人，就地用黃土把他們埋起來，還商量立一塊石碑，刻上幾個字，給後來好做古蹟。

然而合村裏沒有人能寫字，只好去求小丙君。

然而小丙君不肯寫。

「他們不配我來寫」，他道。「都是昏蛋。跑到養老堂裏來，到也罷了，可又不肯趨然；跑到首陽山裏來，到也罷了，可是還要做詩；做詩倒也罷了，可是還要發感慨，不肯安分

守己，爲「藝術而藝術」。你瞧，這樣的詩，可是有永久性的：

『上那西山呀採牠的薇菜，

強盜來代強盜呀不知道這的不對。

神農虞夏一下子過去了，我又那里去呢？

唉唉死罷，命裏注定的晦氣！」

「你瞧，這是什麼話？溫柔敦厚的才是詩。他們的東西，却不但「怨」，簡直「罵」了。沒有花，只有刺，尙且不可，何況只有罵。即使放開文學不談，他們撇下祖業，也不是什麼孝子，到這里又譏訕朝政，更不像一個良民……我不寫！……」

文盲們不大懂得他的議論，但看見聲勢洶洶，知道一定是反對的意思，也只好作罷了。伯夷和叔齊的喪事，就這樣的算是告了一段落。

然而夏夜納涼的時候，有時還談起他們的事情來。有人說是老死的，有人說是病死的，有人說是給搶羊皮袍子的強盜殺死的。後來又有人說其實恐怕是故意餓死的，因爲他從小丙君府上的鴉頭阿金姐那裏聽來：這之前的十多天，他曾經上山去奚落他們了幾句，傻瓜總是

脾氣大，大約就生氣了，絕了食撒賴，可是撒賴只落得一個自己死。

於是許多人就非常佩服阿金姐，說她很聰明，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

阿金姐却並不以為伯夷叔齊的死掉，是和她有關係的。自然，她上山去開了幾句玩笑，是事實，不過這僅僅是玩笑。那兩個傻瓜發脾氣，因此不喫薇菜了，也是事實，不過並沒有死倒招來了很大的運氣。

「老天爺的心腸是頂好的」，她說。「他看見他們在撒賴，快要餓死了，就吩咐母鹿，用牠的奶去喂他們。您瞧，這不是頂好的福氣嗎？用不着種地，用不着砍柴，只要坐着，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你嘴裏來。可是賤骨頭不識抬舉，那老三，他叫什麼呀，得步進步。喝鹿奶還不夠了。他喝着鹿奶，心裏想，『這鹿有這麼胖，殺牠來喫，味道一定是不壞的。』一面就慢慢的伸開臂膊，要去拿石片。可不知道鹿是通靈的東西，牠已經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煙逃走了。老天爺也討厭他們的貪嘴，叫母鹿從此不要去。您瞧，他們還不只好餓死嗎？那裏是爲了我的話，倒是爲了自己的貪心，貪嘴啊！……」

聽到這故事的人們，臨末都深深的歎一口氣，不知怎的，連自己的肩膀也覺得輕鬆不少

了。即使有時還會想起伯夷叔齊來，但恍恍惚忽，好像看見他們蹲在石壁下，正在張開白鬍子的大口，拚命的喫鹿肉。

起死

（一大片荒地。處處有些土岡，最高的不過六七尺。沒有樹木。遍地都是雜亂的蓬草；草間有一條人馬踏成的路徑。離路不遠，有一個水溜。遠處望見房屋。）

莊子——（黑瘦面皮，花白的絡腮鬍子，道冠，布袍，拿着馬鞭，上。）出門沒有水喝，一下子就覺得口渴。口渴可不是玩意兒呀，真不如化為蝴蝶。可是這裏也沒有花兒呀，……哦！海子在這裏了，運氣，運氣！（他跑到水溜旁邊，撥開浮萍，用手掬起水來，喝了十幾口。）唔，好了。慢慢的上路。（走着，向四處看），阿呀！一個髑髏這是怎的？（用馬鞭在蓬草間撥了一撥，敲着，說：）

您是貪生怕死，倒行逆施，成了這樣的呢？（囊囊）。還是失掉地盤，吃着板刀，成了這樣的呢？（囊囊）。還是鬧得一榻胡塗，對不起父母妻子，成了這樣的呢？（囊囊）。您不知道自殺是弱者的行爲嗎？（囊囊囊！）還是您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成了這樣的呢？

（橐橐）。還是年紀老了，活該死掉，成了這樣的呢？（橐橐。）還是……

唉，這倒是我胡塗，好像在做戲了。那裏會回答。好在離楚國已經不遠，用不着忙，還是請司命大神復他的形，生他的肉，和他談談閒天，再給他重回家鄉，骨肉團聚罷。

（放下馬鞭，朝着東方，拱兩手向天，提高了喉嚨，大叫起來）：

至心朝禮，司命大天尊！……

（一陣陰風，許多蓬頭的，禿頭的，瘦的，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鬼魂出現。）

鬼魂——莊周，你這胡塗蟲！花白了鬍子，還是想不通。死了沒有四季，也沒有主人公。天地就是春秋，做皇帝也沒有這麼輕鬆。還是莫管閒事罷，快到楚國去幹你自家的運動。

……

莊子——你們才是胡塗鬼，死了也還是想不通。要知道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呀，奴才也就是主人公。我是達性命之源的，可不受你們小鬼的運動。

鬼魂——那麼，就給你當場出醜……

莊子——楚王的聖旨在我頭上，更不怕你們小鬼的起哄！（又拱兩手向天，提高了喉嚨，大叫起來：）

至心朝禮，司命大天尊！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秦褚衛，姜沈韓楊。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勅！勅！勅！

（一陣清風，司命大神道冠布袍，黑瘦面皮，花白的絡腮鬍子，手執馬鞭，在東方的朦朧中出現。鬼魂全都隱去。）

司命——莊周，你找我，又要鬧什麼玩意兒了？喝夠了水，不安分起來了嗎？

莊子——臣是見楚王去的，路經此地，看見一個空髑髏，却還存着頭樣子。該有父母妻子的罷，死在這裏了，真是嗚呼哀哉，可憐得很。所以懇請大神復他的形，還他的肉，給他活轉來，好回家鄉去。

司命——哈哈！這也不是真心話，你是肚子還沒飽就找閒事做。認真不像認真，玩耍又不像

玩耍。還是走你的路罷，不要和我來打岔。要知道「死生有命，」我也礙難隨便安排。

莊子——大神錯矣。其實那裏有什麼死生。我莊周曾經做夢變了蝴蝶，是一隻飄飄蕩蕩的蝴蝶，醒來成了莊周，是一個忙忙碌碌的莊周。究竟是莊周做夢變了蝴蝶呢，還是蝴蝶做夢變了莊周呢，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弄明白。這樣看來，又安知道這骷髏不是現在正活着，所謂活了轉來之後，倒是死掉了呢？請大神隨隨便便，通融一點罷。做人要圓滑，做神也不必迂腐的。

司命——（微笑），你也還是能說不能行，是人而非神……那麼，也好，給你試試罷。（司命用馬鞭向蓬中一指。同時消失了。所指的地方，發生一道火光，跳起一個漢子來。）

漢子——（大約三十歲左右，體格高大，紫色臉，像是鄉下人，全身赤條條的一絲不掛。用拳頭揉了一通眼睛之後，定一定神，看見了莊子），噲？

莊子——噲？（微笑着走近去，看定他），你是怎麼的？

漢子——唉唉，睡着了。你是怎麼的？（向兩邊看，叫了起來），阿呀，我的包裹和傘子呢？（向自己的身上看），阿呀呀，我的衣服呢？（蹲了下去）。

莊子——你靜一靜，不要着慌罷。你是剛剛活過來的。你的東西，我看是早已爛掉，或者給人拾去了。

漢子——你說什麼？

莊子——我且問你：你姓甚名誰，那裏人？

漢子——我是楊家莊的楊大呀。學名叫必恭。

莊子——那麼，你到這裏是來幹什麼的呢？

漢子——探親去的呀。不提防在這裏睡着了。（着急起來），我的衣服呢？我的包裹和傘子呢？

莊子——你靜一靜，不要着慌罷……我且問你：你是什麼時候人？

漢子——（詫異），什麼？……什麼叫作「什麼時候的人？」……我的衣服呢？……

莊子——嘖嘖，你這人真是胡塗得要死的角兒……專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個澈底的利己主義者。你這「人」尚且沒有弄明白，那裏談得到你的衣服呢？所以我首先要問你：你是什麼時候的人？唉唉，你不懂。那麼，（想了一想），我且問你：你先前活着的時候，村子

裏出了什麼故事？

漢子——故事嗎？有的。昨天，阿二嫂就和七太婆吵嘴。

莊子——還欠大！

漢子——還欠大？……那麼，楊小三旌表了孝子……

莊子——旌表了孝子，確也是一件大事情……不過還是很難查考……（想了一想），再沒有什麼更大的事情，使大家因此鬧了起來的了嗎？

漢子——鬧了起來？……（想着），哦，有有！那還是三四個月前頭，因為孩子們的魂靈，要攝去塾鹿臺腳了，真嚇得大家雞飛狗走，趕忙做起符袋來，給孩子們帶上……

莊子——（出驚），鹿臺？什麼時候的鹿臺？

漢子——就是三四個月前頭動工的鹿臺。

莊子——那麼，你是紂王的時候死的？這真了不得，你已經死了五百多年了。

漢子——（有點發怒）。先生，我和你還是初會，不要開玩笑罷。我不過在這兒睡了一忽，什麼死了五百多年。我是有正經事，探親去的。快還我的衣服，包裹和傘子。我沒有陪你

玩笑的工夫。

莊子——慢慢的，慢慢的，且讓我來研究一下。你是怎麼睡着的呀？

漢子——怎麼睡着的嗎？（想着），我早上走到這地方，好像頭頂上轟的一聲；眼前一黑，就睡着了。

莊子——疼嗎？

漢子——好像沒有疼。

莊子——哦……（想了一想），哦……我明白了。一定是你在商朝的紂王的時候，獨個兒走到這地方，却遇着了斷路強盜，從背後給你一悶棍，把你打死，什麼都搶走了。現在我們是周朝，已經隔了五百多年，還那裏去尋衣服。你懂了沒有？

漢子——（瞪了眼睛，看着莊子），我一點也不懂。先生，你還是不要胡鬧，還我衣服，包裹和傘子罷。我是有正經事，探親去的，沒有陪你玩笑的工夫！

莊子——你這人真是不明道理……

漢子——誰不明道理？我不見了東西，當場捉住了你，不問你要，問誰要？（站起來。）

莊子——（着急），你再聽我講：你原是一個髑髏，是我看得可憐，請司命大神給你活轉來的。你想想看你死了這許多年，那裏還有衣服呢！我現在並不要你的謝禮，你且坐下，和我講講紂王那時候……

漢子——胡說！這話，就是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的。我可是三十三歲！（走開來）你……
莊子——我可真有這本領。你該知道漆園的莊周的罷。

漢子——我不知道。就是你真有這本領，又值什麼鳥？你把我弄得精赤條條的，活轉來又有什麼用？叫我怎麼去探親？包裹也沒有了……（有些要哭，跑開來拉住了莊子的袖子，我不相信你的胡說。這里只有你，我當然問你要！我扭你見保甲去！

莊子——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衣服舊了，很脆，拉不得。你且聽我幾句話：你先不要專想衣服罷，衣服是可有可無的，也許是有衣服對。也許是沒有衣服對。鳥有羽，獸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條條。此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說沒有衣服對，然而你又怎麼能說有衣服對呢？……

漢子——（發怒），放你娘的屁！不還我的東西。我先揍死你！（一手捏了拳頭，舉起來，

一手去揪莊子。

莊子——（窘急，招架着），你敢動粗！放手！要不然，我就請司命大神來還你一個死！

漢子——（冷笑着退開），好，你還我一個死罷。要不然，我就要你還我的衣服，傘子和包裹，裏面是五十二個圓錢，斤半白糖，二斤南棗……

莊子——（嚴正地），你不反悔？

漢子——小舅子才反悔！

莊子——（決絕地），那就是了。既然這麼胡塗，還是送你還原罷。（轉臉朝着東方，拱兩手向天，提高了喉嚨，大叫起來：）

至心朝禮，司命大天尊！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盞昴，辰宿列張。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姜沈韓楊。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勅！勅！

（毫無影響，好一會。）

天地玄黃！

太上老君！勒！勒！勒！……勒！

（毫無影響，好一會。）

（莊子向周圍四顧，慢慢的垂下手來。）

漢子——死了沒有呀？

莊子——（頹唐地），不知怎的，這回可不靈……

漢子——（撲上前），那麼，不要再胡說了。賠我的衣服！

莊子——（退後），你敢動手？這不懂哲理的野蠻！

漢子——（揪住他），你這賊骨頭！你這強盜軍師！我先剝你的道袍，拿你的馬，賠我……

（莊子一面支撐着，一面趕緊從道袍的袖子裏摸出警笛來，狂吹了三聲。漢子愕然，放慢了動作。不多久，從遠處跑來一個巡士。）

巡士——（且跑且喊），帶住他！不要放！（他跑近來，是一個魯國大漢，身材高大，制服帽，手執警棍，面赤無鬚。）帶住他！這鬍子！……

漢子——（又揪緊了莊子），帶住他！這舅子……

（巡士跑到，抓住莊子的衣領，一手舉起警棍來。漢子放手，微彎了身子，兩手掩着

小肚。）

莊子——（扞住警棍，歪着頭），這算什麼？

巡士——這算什麼？哼！你自己還不明白？

莊子——（憤怒），怎麼叫了你來，你倒來抓我？

巡士——什麼？

莊子——我吹了警笛……

巡士——你搶了人家的衣服，還自己吹警笛，這昏蛋！

莊子——我是過路的，見他死在這裡，救了他，他倒纏住我，說我拿了他的東西了。你看看

我的樣子，可是搶人東西的？

巡士——（收回警棍），「知人知面不知心」，誰知道。到局里去罷。

莊子——那可不成。我得趕路，見楚王去。

巡士——（喫驚，鬆手，細看了莊子的臉），那麼，您是漆……

莊子——（高興起來），不錯！我正是漆園吏莊周。您怎麼知道的？

巡士——我們的局長這幾天就常常提起您老，說您老要上楚國發財去了，也許從這里經過的。敝局長也是一位隱士，帶便兼辦一點差使，很愛讀您老的文章，讀「齊物論」，什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真寫得有勁，真是上流的文章，真好！您老還是到敝局裏去歇歇罷。

（漢子喫驚，退進蓬草叢中，蹲下去。）

莊子——今天已經不早，我要趕路，不能耽擱了。還是回來的時候，再去拜訪貴局長罷。

（莊子且說且走，爬在馬上，正想加鞭，那漢子突然跳出草叢，跑上去拉住了馬嚼子。巡士也追上去，拉住漢子的臂膊。）

莊子——你還纏什麼？

漢子——你走了，我什麼也沒有，叫我怎麼辦？（看着巡士），您瞧，巡士先生……

巡士——（搔着耳朵背後），這模樣，可真難辦……但是，先生……我看起來（看着莊子）

，還是您老富裕一點，賞他一件衣服，給他遮遮羞……

莊子——那自然可以的，衣服本來並非我有。不過我這回要去見楚王，不穿袍子，不行，脫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

巡士——對啦，這實在少不得。（向漢子），放手！

漢子——我要去探親……

巡士——胡說！再麻煩，看我帶你到局裏去！（舉起警棍），滾開！

（漢子退走，巡士追着，一直到亂蓬裏。）

莊子——再見再見。

巡士——再見再見。你老走好哪！

（莊子在馬上打了一鞭，走動了。巡士反背着手，看他漸跑漸遠，沒入塵頭中，這才慢慢的回轉身，向原來的路上踱去。）

（漢子突然從草叢中跳出來，拉住巡士的衣角。）

巡士——幹嗎？

漢子——我怎麼辦呢？

巡士——這我怎麼知道。

漢子——我要去探親……

巡士——你探去就是了。

漢子——我沒有衣服呀。

巡士——沒有衣服就不能探親嗎？

漢子——你放走了他，現在你又想溜走了，我只好找你想法子。不問你，問誰呢？你瞧，這

叫我怎麼活下去！

巡士——可是我告訴你：自殺是弱者的行為呀！

漢子——那麼，你給我想法子！

巡士——（擺脫着衣角），我沒有法子想！

漢子——（縋住巡士的袖子），那麼，你帶我到局裏去！

巡士——（擺脫着袖子），這怎麼成。赤條條的，街上怎麼走。放手！

漢子——那麼，你借我一條褲子！

巡士——我只有這一條褲子，借給了你，自己不成樣子了。（竭力的擺脫着），不要胡鬧！
放手！

漢子——（揪住巡士的頸子）我一定要跟你去！

巡士——（窘急），不成！

漢子——那麼，我不放你走！

巡士——你要怎麼樣呢？

漢子——我要你帶我到局裏去！

巡士——這真是……帶你去做什麼用呢？不要搗亂了。放手！要不然……（竭力的掙扎。）

漢子——（揪得更緊），要不然，我不能探親，也不能做人了。二斤南棗，斤半白糖……你
放走了他，我和你拚命……

巡士——（掙扎着），不要搗亂了！放手！要不然……要不然……（說着，一面摸出警笛，
狂吹起來。）

出關

老子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孔丘又來了！」他的學生庚桑楚，不耐煩似的走進來，輕輕的說。

「請……」

「先生，您好嗎？」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一面說。

「我總是這樣子」，老子答道。「您怎麼樣？所有這裏的藏書，都看過了罷？」

「都看過了。不過……」孔子很有些焦躁模樣，這是他從來所沒有的。「我研究『詩』

，『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很長久了，夠熟透了。去拜見了七十二位主子，誰也不採用。人可真是難得說明白呵。還是『道』的難以說明白呢？」

「你還算運氣的呢」，老子說，「沒有遇着能幹的主子。六經這玩藝兒，只是先王的陳迹呀。那里是弄出迹來的東西呢？你的話，可是和迹一樣的。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難道就

是鞋子嗎？」停了一會，又接着說道：「白鴉們只要瞧着，眼珠子動也不動，然而自然有孕；蟲呢，雄的在上風叫，雌的在下風應，自然有孕；類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換的；時，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麼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麼都不行。」

孔子好像受了當頭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呆木頭。

大約過了八分鐘，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氣，就起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着老子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站起來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孔子就上車了，他才留聲機似說道：

「您走了？您不喝點兒茶去嗎？……」

孔子答應着「是是」，上了車，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靠在橫板上；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渾，嘴裏喊一聲「都」，車子就走動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幾步，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去。

「先生今天好像很高興」，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跑在旁邊，垂着手，說。「話說的
很不少……」

「你說的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有些頹唐似的回答道。「我的話真也說的太多了。
」他又彷彿突然記起一件事情來，「哦，孔丘送我的一隻雁鵝，不是曬了臘鵝了嗎？你蒸
蒸吃去罷。我橫豎沒有牙齒，咬不動。」

庚桑楚出去了。老子就又靜下來，合了眼。圖書館裏很寂靜。只聽得竹竿子碰着屋簷響
，這是庚桑楚在取掛在簷下的臘鵝。

一過就是三個月。老子仍舊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孔丘來了哩！」他的學生庚桑楚，詫異似的走進來，輕輕的說。「他不是長久
沒來了嗎！這的來，不知道是怎的？……」

「請……」老子照例只說了這一個字。

「先生，您好嗎？」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一面說。

「我總是這樣子」，老子答道。「長久不見了，一定是躲在寓裏用功能？」

「那里那里」，孔子謙虛的說。「沒有出門，在想著。想通了一點：鴉鵲親嘴；魚兒塗口水；細腰蜂兒化別個；懷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久不投在變化裏了，這怎麼能夠變化別人呢！……」

「對對！」老子道。「您想通了！」

大家都從此沒有話，好像兩段呆木頭。

大約過了八分鐘，孔子這才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氣，就起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着老子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站起來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孔子就要上車了，他才留聲機似的說道：

「您走了？您不喝點兒茶去嗎？……」

孔子答應着「是是」，上了車，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靠在橫板上；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揮，嘴裏喊一聲「都」，車子就走動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步，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

去。

「先生今天好像不大高興」，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邊，垂着手，說。「話說的很少……」

「你說的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有些頹唐的回答道。「可是你不知道：我看我應該走了。」

「這爲什麼呢？」庚桑楚大吃一驚，好像遇着了晴天的霹靂。

「孔丘已經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夠明白他的底細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

「那麼，不正是同道了嗎？還走什麼呢？」

「不」，老子擺一擺手，「我們還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雙鞋子罷，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但您究竟是他的先生呵！」

「你在我這裏學了這許多年，還是這麼老實」，老子笑了起來，「這真是性不能改，命

不能換了。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以後就不再來，也不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頭子，背地裏還要玩花樣了呀。」

「我真想不到。但先生的看人是不會錯的……」

「不，開頭也常常看錯。」

「那麼」，庚桑楚想了一想，「我們就和他幹一下……」

老子又笑了起來，向庚桑楚張開嘴：

「您看：我牙齒還有嗎？」他問。

「沒有了。」庚桑楚回答說。

「舌頭還在嗎？」

「在的。」

「懂了沒有？」

「先生的意思是說：硬的早掉，軟的却在嗎？」

「你說的對。我看你也還不如收拾收拾，回家看看你的老婆去罷。但先給我的那匹青牛

刷一下，鞍轡曬一下。我明天一早就騎的。」

老子到了函谷關，沒有直走通到關口的大道，却把青牛一勒，轉入岔路，在城根下慢慢的遶着。他想爬城。城牆倒並不高，只要站在牛背上，將身一聳，是勉強爬得上的；但是青牛留在城裏，却沒法搬出城外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機，無奈這時魯般和墨翟都沒有出世，老子自己想不到會有這玩意。總而言之：他用盡哲學的腦筋，只是一個沒有法。

然而他更料不到當他彎進岔路的時候，已經給探子望見，立刻去報告了關官。所以遶不到七八丈路，一羣人馬就從後面追來了。那個探子躍馬當先，其次是關官，就是關尹喜，還帶着四個巡警和兩個簽子手。

「站住！」幾個人大叫着。

老子連忙勒住青牛，自己是一動也不動，好像一段呆木頭。

「阿呀！」關官一衝上前，看見了老子的臉，就驚叫了一聲，即刻滾鞍下馬，打着拱，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聃館長。這真是萬想不到的。」

老子也趕緊爬下牛背來，細着眼睛，看了那人一看，含含糊糊的說：「我記性壞……」
「自然，自然，先生是忘記了的。我是關尹喜，先前因為上圖書館去查『稅收精義』，曾經拜訪過先生……」

這時簽子手便翻了一通青牛上的鞍韉，又用簽子刺一個洞，伸進指頭去掏了一下，一聲不響，撇着嘴走開了。

「先生在城圈邊溜溜？」關尹喜問。

「不，我想出去，換換新鮮空氣……」

「那很好！那好極了！現在誰都講衛生，衛生是頂要緊的。不過機會難得，我們要請先生到關上去住幾天，聽聽先生的教訓……」

老子還沒有回答，四個巡警就一擁上前，把他扛在牛背上，簽子手用簽子在牛屁股上刺了一下，牛把尾巴一卷，就放開脚步，一同向關口跑去了。

到得關上，立刻開了大廳來招待他。這大廳就是城樓的中一間，臨窗一望，只見外面全是黃土的平原，愈遠愈低；天色蒼蒼，真是好空氣。這雄關就高踞峻坂之上，門外左右全是

土坡，中間一條車道，好像在峭壁之間。實在是只要一丸泥就可以封住的。

大家喝過開水，再喫餠餠。讓老子休息一會之後，關尹喜就提議要他講學了。老子早知道這是免不掉的，就滿口答應。於是轟轟了一陣，屋裏逐漸坐滿了聽講的人們。同來的八人之外，還有四個巡警，兩個簽子手，五個探子，一個書記，賬房和廚房。有幾個還帶着筆，刀，木札，預備抄講義。

老子像一段呆木頭似的坐在中央，沈默了一會，這才咳嗽幾聲，白鬚子裏面的嘴唇在動起來了。大家即刻屏住呼吸，側着耳朵聽。只聽得他慢慢的說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大家彼此面面相覷，沒有抄。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老子接着說，「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大家顯出苦臉來了，有些人還似乎手足失措。一個簽子手打了一個大呵欠，書記先生竟打起瞌睡來，唧噥一聲，刀，筆，木札，都從手裏落在席子上面了。

老子彷彿並沒有覺得，但彷彿又有些覺得似的，因為他從此講得詳細了一點。然而他沒有牙齒，發音不清，打着陝西腔，夾上湖南音，「哩」「呢」不分，又愛說什麼「嘯」：大家還是聽不懂。可是時間加長了，來聽他講學的人，倒格外的受苦。

爲面子起見，人們只好熬着，但後來總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着自己的事，待到講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住了口了，還是誰也不動彈。老子等了一會，就句上加一道：

「嘯，完了！」

大家這才如大夢初醒，雖然因爲坐得太久，兩腿都麻木了，一時站不起身，但心裏又驚又喜，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樣。

於是老子也被送到廂房裏，請他去休息。他喝過幾口白開水，就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人們却還在外面紛紛議論。過不多久，就有四個代表進來見老子，大意是說他的話講得太快了，加上國語不大純粹，所以誰也不能筆記。沒有記錄，可惜非常，所以要請他補發些講義。

「來篤話哈西，俺實直頭聽弗懂！」賬房說。

「還是耐自家寫子出來末哉。寫子出來末，總算弗白嚼蛆一場哉碗。阿是？」書記先生道。

老子也不十分聽得懂，但看見別的兩個把筆，刀，木札，都擺在自己的面前了，就料是一定要他編講義。他知道這是免不掉的，於是滿口答應；不過今天太晚了，要明天才開手。

代表們認這結果爲滿意，退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天氣有些陰沈沈，老子覺得心裏不舒適，不過仍須編講義，因爲他急於要出關，而出關，却須把講義交卷。他看一眼前的一大堆木札，似乎覺得更加不舒適了。

然而他還是不動聲色，靜靜的坐下去，寫起來。回憶着昨天的話，想一想，寫一句。那時眼鏡還沒有發明，他的老花眼睛細得好像一條線，很費力；除去喝白開水和吃餚餚的時間，寫了整整一天半，也不過五千個大字。

「爲了出關，我看這也敷衍得過去了。」他想。

於是取了繩子，穿起木札來，計兩串，扶着拄杖，到關尹喜的公事房裏去交稿，並且聲

明他立刻要走的意思。

關尹喜非常高興，非常感謝，又非常惋惜，堅留他多住一些時，但看見留不住，便換了一副悲哀的臉相，答應了，命令巡警給青牛加鞍。一面自己親手從架子上挑出一包鹽，一包胡麻，十五個餠餠來，裝在一個充公的白布口袋裏送給老子做路上的糧食。並且聲明：這是因爲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優待，假如他年紀青，餠餠就只能有十個了。

老子再三稱謝，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樓，到得關口，還要牽着青牛走路；關尹喜竭力勸他上牛，遜讓一番之後，終於也騎上去了。作過別，撥轉牛頭，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開了脚步。大家在關口目送着，去了兩三丈遠，還辨得出白髮，黃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塵頭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變成灰色，再一會，已只有黃塵滾滾，什麼也不見了。

大家回到關上，好像卸下了一副擔子，伸一伸腰，又好像得了什麼貨色似的，嘔一嘔嘴

，好些人跟着關尹喜走進公事房裏去。

「這就是稿子？」賬房先生提起一串木札來，翻着，說。「字倒寫得還乾淨。我看到市上去賣起來，一定會有人要的。」

書記先生也湊上去。看着第一片，唸道：

「『道可道，非常道』……哼，還是這些老套。真教人聽得頭痛，討厭……」

「醫頭痛最好是打打盹。」賬房放下了木札，說。

「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實說，我是猜他要講自己的戀愛故事，這才去聽的。要是早知道他不過這麼胡說八道，我就壓根兒不去坐這麼大半天受罪……」

「這可只能怪您自己看錯了人」，關尹喜笑道。「他那里會有戀愛故事呢？他壓根兒就沒有過戀愛。」

「你怎麼知道？」書記詫異的問。

「這也只能怪您自己打了磕睡，沒有聽到他說『無爲而無不爲。』這傢伙真是『心高於天，命薄如紙』，想『無不爲』，就只好『無爲。』一有所愛，就不能無不愛，那里還能戀

愛，敢戀愛？您看看您自己就是：現在只要看見一個大姑娘，不論好醜，就眼睛甜膩膩的都像是你自己的老婆。將來娶了太太，恐怕就要像我們的賬房先生一樣，規矩一些了。」

窗外起了一陣風，大家都覺得有些冷。

「這老頭子究竟是到那里去，去幹什麼的？」書記先生趁勢岔開了關尹喜的話。

「自說是上流沙去的」，關尹喜冷冷的說。「看他走得到。外面不但沒有鹽，麵，連水也難得。肚子餓起來，我看是後來還要回到我們這里來的，」

「那麼，我們再叫他著書。」賬房先生高興了起來。「不過餉錢也太費。那時候，我們只要說宗旨已經改爲提拔新作家，兩串稿子，給他五個餉錢也足夠了。」

「那可不見得行。要發牢騷，鬧脾氣的。」

「餓過了肚子，還要鬧脾氣？」

「我倒怕這種東西，沒有人要看。」書記搖着手，說。「連五個餉錢的本錢也撈不回。譬如罷，倘使他的話是對的，那麼，我們的頭兒就得放下關官不做，這才是無不做，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

「那倒不要緊」，賬房先生說，「總是人看的。交卸了的關官和還沒有做關官的隱士，不是多得很多嗎？……」

窗外起了一陣風，括上黃塵來，遮得半天暗。這時關尹喜向門外一看，只見還站着許多巡警和探子，在默聽他們的閒談。

「默站在這裏幹什麼？」他叱喝道。「黃昏了，不正是私販子爬城偷稅的時候了嗎？巡邏去！」

門外的人們，一溜煙跑下去了。屋裏的人們，也不再說什麼話，賬房和書記都走出去了。關尹喜才用袍袖子把案上的灰塵拂了一拂，提起兩串木札來，放在堆着充公的鹽，胡麻，布，大豆，餉餉等類的架子上。

「出關」的「關」

我的一篇歷史的速寫出關在海燕上一發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評，但大抵自謙爲「讀後感」。於是有人說：「這是因爲作者的名聲的緣故。」話是不錯的。現在許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沒有這麼的受批評家注意，偶或爲讀者所發現，銷上一二千部，便什麼「名利雙收」呀，「不該回來」呀，「噁哩咕嚕」呀，羣起而打之，惟恐他還有活氣，一定要弄到此後一聲不響，這才算天下太平，文壇萬歲，然而別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臉了，他戟指大叫道：「我們中國有半個託爾斯泰沒有？有半個歌德沒有？」慚愧得很，實在沒有。不過其實也不必這麼激昂，因爲從地殼凝結，漸有生物以至現在，在俄國和德國，託爾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個。

我並沒有遭着這種打擊和恫嚇，是萬分幸福的，不過這回却想破了向來對於批評都守緘默的老例，來說幾句話。這也並無他意，只以爲批評者有從作品來批判作者的權利，作者也

有從批評來批判批評者的權利，咱們也不妨談一談而已。

看所有的批評，其中有兩種，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縮得更小，或者簡直封閉了。

一種，是以爲出關在攻擊某一個人。這些話，在朋友閒談，隨意說笑的時候，自然是無所不可的，但若形諸筆墨，昭示讀者，自以爲得了這作品的魂靈，却未免像後街阿狗的媽媽。她是只知道，也只愛聽別人的陰私的。不幸我那出關並不合於這一流人的胃口，於是一種小報上批評道：「這好像是在諷刺傅東華，然而又不是。」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見並不「是在諷刺傅東華」了，這不是該從別處着眼了麼？然而他因此又覺得毫無意味，一定要實在「是在諷刺傅東華」，這才嘗出意味來。

這種看法的人們，是並不很少的，還記得作阿Q正傳時，就會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說是在諷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却在別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實在正在給人家搗米。但小說裏面。並無實在的某甲或某乙的麼？並不是的。倘使沒有，就不成爲小說。縱使寫的是妖怪，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豬八戒高老莊招親，在人類中也未必沒有誰和他們精神上相像。有誰相像，就是無意中取誰來做了模特兒，不過因爲是無意中，所以也可以說是

誰竟和書中的誰相像。我們的古人，是早覺得做小說要用模特兒的，記得有一部筆記，說施耐菴——我們也姑且認爲真有這作者罷——請畫家畫了一百零八條梁山泊上的好漢，貼在牆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寫成了水滸。但這作者大約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術，而不知道畫家的能力，以爲他倒能憑空創造，用不着模特兒來作標本了。

作家的取人爲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這比較的易於描寫，但若在書中是一個可惡或可笑的角色，在現在的中國恐怕大抵要認爲作者在報個人的私譽——叫作「個人主義」，有破壞「聯合戰線」之罪，從此很不容易做人。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從和作者相關的人們裏去找，是不能發見切合的了，但因爲「雜取種種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數更能招致廣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後一法的，當初以爲可以不觸犯某一個人，後來才知道倒觸犯了一個以上，真是「悔之無及」，既然「無及」，也就不悔了。況且這方法也和中國人的習慣相合，例如畫家的畫人物，也是靜觀默察，爛熟於心，然後凝神結想，一揮而就，向來不用一個單獨的模特兒的。

不過我在這裏，並不說傅東華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兒，他一進小說，是有代表一種人物的資格的；我對於這資格，也毫無輕視之意，因為世間進不了小說的人們倒多得很。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只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紅樓夢裏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却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裏：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却較為永久的話罷。

還有一種，是以爲出關乃是作者的自況，自況總得占點上風，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說得最淒慘的是邱韻鐸先生——

「……至於讀了之後，留在腦海裏的影子，就只是一個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覺着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跟着我們的作者。要是這樣，那麼，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魯迅先生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的本意是不在這裏的。……」（每週文學的海燕讀後記）

這一來真是非同小可，許多人都「墜入孤獨和悲哀去」，前面一個老子，青牛屁股後面一個作者，還有「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還有許多讀者們連邱韻鐸先生內，竟一窠似的湧「出關」去了。但是，倘使如此，老子就又不「只是一個全身浸淫着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想他是會不再出關，回上海請我們喫飯，出題目徵集文章，做道德五百萬言的了。

所以我現在想站在關口，從老子的青牛屁股後面，挽留住「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以及許多讀者們連邱韻鐸先生在內。首先是請不要「墜入孤獨和悲哀去」，因為「本意是不在這裏」，邱先生是早知道的，但是沒說出在那裏，也許看不出在那裏。倘是前者，真是「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了」；倘因後者，那麼，却是我的文字壞，不夠分明的傳出「木意」的緣故。現在略說一點，算是敬掃一回兩月以前「留在腦海裏的影子」罷——

老子的西出函谷，爲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見或創造，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略說中，但我也並不信爲一定的事實。至於孔老相等，孔勝老敗，却是我的意見：老，是尙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尙柔，但孔以柔進取，

而老却以柔退走。這關鍵，即在孔子爲「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鬆的實行者，老則是「無爲而無不爲」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要無所不爲，就只好一無所爲，因爲一有所爲，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無不爲」了。我同意於關尹子的嘲笑：他是連老婆也娶不成的。於是加以漫畫化，送他出了關，毫無愛惜，不料竟惹起邱先生的這樣的淒慘，我想，這大約一定因爲我的漫畫化還不足夠的緣故了，然而如果更將他的鼻子塗白，是不只「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而已的，所以也只好這樣子。

再引一段邱韻鐸先生的獨白——

「……我更相信，他們是一定會繼續地運用他們的心力和筆力，傾注到更有利於社會變革方面，使凡是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來，加強起來，同時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轉爲有利的力量，以聯結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

一爲而「感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僅次於「無爲而無不爲」一等，我「們」是沒有這種玄妙的本領的，然而我「們」和邱先生不同之處却就在這裏，我「們」並不「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而邱先生却會「真切地感覺着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的關鍵也在這裏。他

起了有利於老子的心思，於是不禁寫了「巨大無比」的抽象的封條，將我的無利於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閉了。但我疑心：邱韻鐸先生以及像邱韻鐸先生一樣的作家們的本意，也許倒只在這裏的。

「……………這也是生活」

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許太微細。倒得大病初愈，就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面前有一把圓椅，坐着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覺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

我有一個親戚的孩子，高中畢了業，却只好到機廠裏去做學徒，心情已經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幾乎一年到頭，並無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懶，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對他的哥哥道：「我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他從此就站不起來，送回家裏，躺着，不想飲食，不想動彈，不想言語，請了耶穌教堂

的醫生來看，說是全體什麼病也沒有，然而全體都疲乏了。也沒有什麼法子治。自然，接連而來的就是靜靜的死。我也曾經有過兩天這樣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確什麼慾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所謂「無慾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纔能覺得疲勞，纔需要休息。

像心縱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聲打一個呵欠，又將全體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切用力之點，這真是一種大享樂。在我是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過。

記得前年，也在病後，做了一篇「病後雜談」，共五節，投給「文學」，但後四節無法發表，印出來只剩了頭一節了。雖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個「一」字，此後突然而止，並無「二」「三」，仔細一想是就會覺得古怪的，但這不能要求于每一位讀者，甚而至于不能希望于批評家。于是有人據這一節，下我斷語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現在也許暫免這種災

難了，但我還不如先在這里聲明一下：「我的話到這里還沒有完。」

有了轉機之後四五天的夜裏，我醒來了，喊醒了廣平。

「給我喝一點水。並且去開開電燈，給我看來看看的看一下。」

「爲什麼？……」她的聲音有些驚慌，大約是以爲我在講昏話。

「因爲我要過活。你懂得麼？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來看看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來，給我喝了幾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輕輕的躺下了，不去開電燈。

我知道她沒有懂得我的話。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

常看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崙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却不說他們怎樣不耍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耍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子，一看也不看。

于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爲象的樣子像柱子。中國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製婦女用的「烏鷄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藥裏，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錯的。

刪蕘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爲了不給我開電燈，我對於廣平很不滿，見人卽加以攻擊；到得自己能走動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臥病期中，全是精華的刊物已經出得不少了，有些東西，後面

雖然仍舊是「美容妙法」，「古木發光」或者「尼姑之祕密」，但第一面却總有一點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爲九天護國娘娘了。

尤可驚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縹渺錄」，把清朝的宮廷講得津津有味「申報」上的「春秋」，也已經時面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點滴」裏，教人當喫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遭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的。但倘使我一面這樣想，一面喫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卽使用勁咽下，也難免不能消化，在肚子裏咕咕咚咚的響牠好半天。這也未必是因爲我病後神經衰弱的緣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講過國恥講義，却立刻又會高高興興的把這西瓜喫下，成爲血肉的營養的人，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對他無論講什麼講義，都是毫無功效的。

我沒有當過義勇軍，說不確切。但自己問：戰士如喫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喫，一面想的儀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覺得口湯，要喫，味道好，却並不想到此外任何好的大道理。喫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鬥起來就和喉乾舌敝時候不同，所以喫西瓜和抗敵的

確有關係，但和應該怎樣想的上海設定的戰略，却是不相干。這樣整天哭喪著臉去喫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麼敵。

然而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喫下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死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A. 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爲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爲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題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救濟，以及死。而籠罩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爲什麼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爲我是一天一

「天老了」……」

我那時看到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〇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却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糊糊的忘掉則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後的狀態，更助成了對於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後，雖然已不是人，却還不失為鬼，總還不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為死後就去輪迴的，根源出於佛教。佛教所說的輪迴，當然手續繁重，並不這麼簡單，但窮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面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怎麼體面，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為赤條條的嬰兒的上算。我們曾見誰家生了小孩，胎裏

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麼？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相信輪迴，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們是並不這樣想的，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着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却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面化爲居士，準備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張讀經復古，兼做聖賢。他們像活着時候的超出人理一樣，自以爲死後也超出了輪迴的。至於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迴，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只豫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下子孫，每年可喫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只要很閒適的躺在楠木或陰沈木的棺材裏，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體而言，除極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於立即投胎，小康者利於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爲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適當的名詞來），就

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極其嚴厲，公平，但對於他獨獨頗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爲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面也爲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得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却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着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

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爲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爲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鍊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爲我倘曾貴爲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却誰也不提起。但是

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葬，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着，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

世只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却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幾個重要問題

一 學生救亡運動

從學生自發的救亡運動，在全國各處掀起澎湃的浪潮這一個現實中，的確可以看出，隨着帝國主義者加緊的進攻，漢奸政權加速的出賣民族，出賣國土，民族危機的深重，中華民族中大多數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已經醒覺的奮起，揮舞着萬衆的鐵拳，來摧毀敵人所給予我們這半殖民地的枷鎖了！學生特別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中感覺最敏銳的前哨戰士，因此他們所自發的救亡運動，不難影響到全國，甚至影響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點的全世界。再從這次各處學生運動所表顯的各種事實來看，他們已經能夠很清楚的認識橫梗在民族解放鬥爭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敵人，他們也知道深入下層，體驗他們所需要體驗的生活，組織農民，工人，加緊推動這些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在行動方面，譬如組織的嚴密，遵

集團的紀律，優越戰術的運動，也能夠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動手鋪設起被漢奸拆掉的鐵軌，自動駕駛火車前進，這一切，都證明這次學生運動，比較以前進步得多，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缺憾和錯誤，自然還是有的。希望他們在今後血的鬥爭過程中，艱苦的克服下去。同時要保障過去的勝利，也祇有再進一步的鬥爭下去；在鬥爭的過程中，才可以充實自己的力量，學習一切有效的戰術。

二 關於聯合戰線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綫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聯合戰綫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却望他們能夠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現在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在戰鬥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點忽略，因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泉源啊！

三 目前所需要的文學

我主張以文學來幫助革命，不主張徒唱空調高論，拿「革命」這兩個輝煌的名詞，來抬高自己的文學作品。現在我們中國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機，鼓勵爭鬥的文學作品，像「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等作品，我總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國到處可聞到大眾不平的吼聲，社會上任何角落裏，可以看到大眾爲爭取民族解放而匯流的鬪爭鮮血，這一切都是大好題材。可是前進的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作品的產量還是那麼貧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國青年對文學修養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漢字太艱深，一般大眾雖親歷許多鬪爭的體驗，但結果還是寫不出來。

四 新文字運動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因爲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

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替代這種障礙大衆進步的漢字。譬如說，一個小孩子要寫一個生薑的「薑」字，或一個「鸞」字，到方格子裏面去，能夠不偏不歪，不寫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化一年功夫，你想漢字麻煩不麻煩？目前，新文字運動的推行，在我國已很有成績。雖然我們的政治當局，已經也在嚴厲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們恐怕中國人民會聰明起來，會獲得這個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這終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運動應當和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配合起來同時進行，而進行新文字，也該是每一個前進文化人應當肩負起來的任務。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鬥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展着；到現在更具體底地，更實際鬥爭底地發展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這種文學，現在已經存在着，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之上，再受着實際戰鬥生活的培養，開起爛縵的花來罷。關此，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牠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牠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似乎糊塗到連這一

點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戰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夢」者，我想，也是極糊塗的昏虫。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

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藝」……等等，我以爲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並且是有益的需要。自然，太多了也使人頭昏，渾亂。

不過，提口號，發空論，都十分容易辦。但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現，就有問題了。批評與創作都是實際工作。以過去的經驗，我們的批評常流於標準太狹窄，看法太膚淺；我們的創作也常現出近於出題目做八股的弱點。所以我想現在應當特別注意這點：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只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牠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的意識的一切文學。因爲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州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

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閹宦，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也無需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鬥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爲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答託洛斯基派的信

一 來信

魯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不採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 *Reds* 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衆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 *Reds* 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爲，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衆的劊子手「聯合戰綫」。藏匿了自己的旗幟，

模糊了民衆的知識，使民衆認爲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衆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爲，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 *Mobs* 的流血史跡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爲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的道路。我們認爲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只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幹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爲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要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爲此，我們現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人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爲光榮。現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如蒙賜覆，請留存×處，三日之內當來取。順頌

康健

陳××

六月三日

二 回信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爲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爲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託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

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麼？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為那時怕連送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都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因為你們們高超理論爲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爲你們捏一把汗，在大衆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麼？這決不是因爲從前你們中會有人跟着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爲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衆所歡迎，你們的所爲有背叛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爲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麼什麼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

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爲同志，是很以爲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爲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裏去取，這信就公開作
答了。卽頌

大安。

魯迅

六月九日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癒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 教誨，思之常覺怡然！

我現因生活困難，身體衰弱，不得不離開上海，擬往鄉間編譯一點實現錢的書後，再來滬上。趁此機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爲之詭，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爲私有，眩惑羣衆，若偶儻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

先生作着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樣子上尙左得可愛；所以贊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爲主義的，但其成爲主體，並不由於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歷史，而是由於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確和鬥爭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爲主體，是當然的。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一病中答客問⁴，既說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爲統一戰線的總口號，這是不對的。

再說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右傾墮落，如先生所疑慮耳；況集合在先前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爲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麼？我從報章雜誌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無異於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爲，則更卑劣。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只靠捧名流爲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固不異於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與此輩爲伍，而不屑與

多數人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做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却把我寫字糊塗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我爲什麼故意要把「邱韻鐸」三字，寫成像「鄭振鐸」的樣子呢？難道鄭振鐸是先生所喜歡的人麼？）爲此小故，遽拒一個人於千里之外，我實以爲不對。

我今天就要離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以上所說，並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種事情。

·敬頌
拙譯斯大林傳快要出版，出版後當寄奉一冊，此書甚望先生細看一下，對原意和譯文，均望批評

·焯安·

·懋庸 上（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給我的一封信，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裏發表了，因爲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發表出來，並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準備我將牠發表的作品。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巴金，黃源，胡風諸先生不要學徐懋庸的樣。因為這信中有攻擊他們的話，也就報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詭計。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裏講些官冕堂皇的話，暗夜裏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麼？這封信是有計劃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的新的挑戰，想這些人們去應戰，那時他們就加你們以「破壞聯合戰線」的罪名，「漢奸」的罪名。然而我們不，我們決不要把筆鋒去專對幾個個人，「先安內而後攘外」，不是我們的辦法。

但我在這裏，有些話要說一說。首先是我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其實，我已經在好幾個地方說過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誣陷我「破壞統一戰線」，硬要教訓我說我「對於現在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麼「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麼？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

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

其次，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也曾經提出過我對於組織這種統一的團體的意見過，那些意見，自然是被一些所謂「指導家」格殺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飛來似地加我以「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這首先就使我暫不加入「文藝家協會」了，因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幹的什麼勾當；我那時實在有點懷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藉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暫避無益于人的危險，暫不聽他們指揮罷。自然，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的真相，我決不願來斷定他們是什麼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當，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對於「文藝家協會」的態度，我認為牠是抗日的作家團體，其中雖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

但不能以為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將一切派別的文藝家都聯為一氣。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不看別的，單看那章程，對於加入者的資格就限制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年年費，也就表示着「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論上，如文學界創刊號上所發表的關於「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講的話，並以那些話為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別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願的製定了加入的限制與條件。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號去統一作家，也先預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為後日批評別人之用。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

。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爲主題」的作用，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綫；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爲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這種文學存在着，但牠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牠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將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確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裏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至於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却並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的關係。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於這口號的態度上。他們既說這是「標新立異」，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我真料

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不是「漢奸」的口號，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爲什麼這是「標新立異」？你們從那裏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並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也並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註過冊。但現在文壇上彷彿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爭大衆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裏是並沒有把牠們看成兩家的。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號之關係。

我先得說，前者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着，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討。但問題不在這口號由誰提出，

只在牠有沒有錯誤。如果牠是爲了推動一向困于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牠是爲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爲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這是正當的，正確的。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隨便說句「標新立異」就完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號，是胡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號，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標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爲統一戰線的總口號」，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錯誤，那麼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並不相干的。這裏的「大衆」，即照

一向的「羣衆」，「民衆」，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衆」這意思的呢？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爲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牠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牠可以解釋爲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爲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爲存在對於抗日運動有利益。我以爲這兩個口號的並存，不必像辛人先生的「時期性」與「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贊成人們以各種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上。如果一定要以爲「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麼就將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爲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儘管喊口號，爭正統，固然也可作爲「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爲生，但儘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後，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着惡劣的傾向。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閒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譯過幾章死魂靈，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此外，也並未到過鹽肉莊或賭場，並未出席過

什麼會議。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着，以及助長什麼惡劣傾向。難道因為我生病麼？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係。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於文學工作上的關係，雖然還不能稱爲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爲「內奸」，爲「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却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爲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

近的則如現實文學發表了O. V.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O. V.是胡風，筆錄也和本意的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為「內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於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麼？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為「內奸」，然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麼？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同時，我也看人：即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並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爲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衆化，但他明明是有爲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

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至於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誌和別的幾種譯書爲證。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並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於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黃源也簽了名的。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求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爲什麼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爲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爲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却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却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諂」，就都是。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內奸」，終於不是，是因爲他們發昏；並非胡風詐作「內奸」，其實不是，致使他們成爲說謊，「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並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致記者變了造謠。胡風並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爲他的私敵，却實在是「左得可怕」的。黃源未嘗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

過專辦着一種月刊，頗爲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麼便宜「諂」，怎麼對於我的「效忠致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產嗎？黃源「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諭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於他和我的往還，却不見有「諂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着什麼，來斷定和諂佞於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並未實見的徐懋庸，對於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於極點了。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麼，可真要嚇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諂」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勦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裏面都是「二十一條」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爲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噉噉嚙嚙，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這衣鉢流傳不絕。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却都爲着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却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鬥法寶。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却「鄭振鐸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於「內奸」的行爲的。然而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噉噉嚙嚙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係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不過也已經糊塗得可觀。（否則，便是驕橫了。）例如他信裏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諂，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並不急於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爲什麼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

的困難？」對於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鍊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是的，我將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死魂靈序

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在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史上，是佔着極特殊的地位的。這是有藝術價值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其中呈現着出於偉大的藝術家和寫實主義者的畫筆的，俄國社會的生活的鉅大而真實的圖像。在這小說裏，俄國的詩人這才竭力將對於舊習慣的個人的同情和反感，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觀察，編入他的小說和故事裏面去，而又只抱定一個希望：說出他所生活着的時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實來。

由這意義說，「死魂靈」之在俄國文學史上，是成了開闢一個新時代的紀念碑的。

在十九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即所謂「浪漫諦克」和「感情洋溢」的時期——中，不住的牽制着俄國詩人的，只有一個事物，就是他個人，什麼都遠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

，心情，幻想的自由活動的重要。他只知道敘述一切環境，怎樣反映於他自己，即詩人；所以他和這環境的關係，總不過純是主觀的。但到十九世紀的第四個十年中，藝術家對於自己的環境的這主觀的態度，却是迅速的起了變化，而且立即向這方向前進了。從此以來，藝術家的努力，首先是在竭力誠實地，完全地，來抓住人生，並且加以再現；人生本身的紛繁和牴牾，對於他詩人，現在是他的興趣的最重要對象了。他開始深入，詳加析分，於是純碎地，誠實地，複寫其全體或者一部份。藝術家以為最大的功勞，是在使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後，力求其隱藏。他惟竭力客觀地，並且不懷成見地來抓住他所處置的材料，悉數收為己有。

藝術家的轉向客觀的描寫，有果戈理遺才非常顯明的見於俄國文學中。在「巡按使」和「死魂靈」上，我們擁有兩幅尼古拉一世時代的極寫實的圖畫。果戈理是在西歐也負俄國文學的盛譽的所謂「自然主義」派的開基人。一切俄國的藝術家，是全都追蹤果戈理的前軌的，他們以環境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對象，將牠們作為全體或者一部份，客觀的地，但也藝術的地再現出來。這是一切偉大的俄國藝術家的工作方法：從邵介涅夫 陀思妥夫斯基和阿思德羅夫斯基以至岡察羅夫，託爾斯泰和薩爾蒂珂夫—錫且特林。如果他們之中，有誰在

他的著作裏發表着自己的世界觀，並且總愛留連於和他最相近的形態；如果他在真實的圖像中，織進他個人的觀察，肯在讀者前面，說出一種信仰告白來，那麼，他的著作先就是活真實的偉大而詳細的肖像，是一個時代的歷史的記念碑；並非發表着他個人的見解和感情，却在抓住那滾過他眼前的人生的觀念和輪廓。

果戈理的創作，在俄國文學的發達上，該有怎樣的強大的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偏於教訓的哀情小說，無關人生的傳奇小說，以及散文所寫的許多抒情詩似的述懷，都逐步的退走，將地方讓給環境故事——給寫實的，逼真的世情小說和牠那遠大的前程；給提醒讀者，使對於人生和周圍的真實，取一種批評態度的散文故事了。

二

然而一開始，就毅然使藝術和人生相接的作家——尼古拉·華希理維支·果戈理（一八〇九—一八五二）——，在天性上，却絕非沈靜的，冰冷的觀察者，或者具有批評的智力，和那幻想，知道着控制他猛烈的欲求的人。

果戈理是帶着一個真的浪漫的魂靈，到了這世界上來的，但他的使命，却在將詩學供獻於寫實的，沈著而冷靜的自然描寫，來作純粹的規模。在這矛盾中，就決定的伏着他一生的全部的悲劇。

果戈理是純然屬於這一類人的，他以爲現世不過是未來的理想上的一個前兆，而且有堅強的信仰，沈酣於他的神靈所授的使命。

這一類人的精神的特質，是不斷的舉他到別一世界去——到一個圓滿的世界，他在這裏放着他所珍重的一切：對於正義的定規的他的概念，對於永久之愛的他的信仰，以及替換流轉的真實。這理想的世界，引導着他的一生，當黑暗的日子和時間，這就在他前面照耀。隨時隨地，他都在這裏發見他的獎賞，或者責罰和裁判，這些責罰，不斷的指揮着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攝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遺忘；但當人正在爲了形成塵世的存在，艱難的工作時，牠却更往往是支持住他的柱石。

一個人懷着這樣的確信，他就總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後，或者奔跑在這之前。在確定和現實的面前，他能夠不投降，不屈服。實際的生活，由他看來幾乎常是無價值的，而且大抵加

以蔑視。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見解，由實在逼進夢幻裏，還往往神馳於他所臆造的過去；然而平時却生活于美麗的將來的豫先賞味中：對於現實的一種冷靜的批評的態度，和他是不相合的，因為他總以成見來看現實，又把這硬歸入他信爲和現實相反的人生要義裏去了。他不善於使自己的努力的貯力相調和，也不能辛苦地，內面的地，將他的所有才能，用於自己的生活的勞作；極困難的問題，在他是覺得很容易解決的，但立刻又來了一個小失敗，于是他就如別人一樣，失掉了平衡，使他不快活。他眷戀着自己所安排的關於人生的理想和概念，所以要和這形成我們的生活的難逃而必然的繼承部份的塵世的散文相適應，是十分困難的。

對於這樣的人，我們稱之爲「浪漫者」，這用的是一個暗晦的老名詞，所指的特徵，是感情的過量，勝于智力，狂熱勝于瞬間的興味。

人和作家的果戈理的全部悲劇，即成立在這裏面，他那精神上的浪漫的心情，因爲矛盾，只得將他自己的創作拆穿了。他是一個浪漫者，具有這典型的一切性格上的特徵，他愛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豫期的世界中活動，這就是說，他或者美化人生，加以裝飾，使這變成童話，或者照着他的宗教和道德的概念，來想像這人生。他在開口於他的夢境和實狀之間

的破裂之下，有過可怕的經驗，他覺察到，但做不到對於存立和確定，用一種健全的批評，來柔和那苦惱和渴慕的心情。他也如一切浪漫者一樣，偏愛他自己所創造的人生理想，而且說起要點來——他所自任爲天職的，是催促這理想的近來，和準備在世界上得到最後的勝利。他不但是一個夢幻的浪漫者，却也是一個戰鬥的浪漫者。

然而在一切他的浪漫的資質上，果戈理却具有一種驚人的天稟，這就造成了他一生中的所有幸福和美點，但同時也造出所有的不幸來：他有特別的才能，來發見實際生活的一切可憐，猥瑣，膚淺，污穢和平庸，而且到處看出牠的存在。生活的散文的方面，是浪漫者大抵故意漠不關心，加以輕視，或者想要加以輕視的，但這些一切，却都擁到果戈理的調色版上，儼然達到藝術的具體化了。天性是這樣的浪漫者，而描寫起來，又全爲非浪漫的或反浪漫的一個這樣的藝術家如果戈理的人，產生的非常之少。所以藝術家一到心情和創作的才能都這樣的分裂時，即自然要受重大的苦惱，也不能從堅牢的分裂離開，這分裂，是只由這兩種精神中的一種得到勝利，這才能夠結束的：或怎那用毫無粉飾的散文來描寫人生的才幹，在藝術家裏撲滅了他的精神的浪漫的堅持，或者反之，浪漫的情調由藝術來悶死和破壞了誠實

地再現人生的力量。

實際上是出現了後一事：果戈理的對於寫實的人生描寫偉大的才能消失了，他總是日見其化爲一個宗教的道德思想的純粹而率直的宣講者。但當已將消滅之前，這寫實的能手却還燦然一亮，在「死魂靈」裏，最末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輝。

三

這部長篇小說是果戈理的天才的晚成的果實。是他的幻想的浪漫的傾向和他的鋒利而誠實的人生觀察的強而力的天稟之間，起了長久的爭鬥之後，這才能夠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說「狄亢加鄉村的夜晚」（一八三一至三二年）裏，這分裂的最初的痕迹就已經顯然可見了。在這小說裏，果戈理是作爲一個小俄羅斯生活和下像民衆的描寫者而出現的，似同時也是幻想的詩人，將古代的傳說從新創造，使牠復活。這最早的作品很分明的可見兩種風格的混合，但其間自然還以夢幻的一面爲多。就是自然敘述和所寫人物中的許多性格描寫，他保持着這風格——縱使果戈理固然也並不排斥用純粹的簡樸和一致的精神以

及真正的寫實法，來表現別的人物和情形。從這兩種風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的代謝，就清楚的顯示着詩人的創作還沒有取得確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着印象，知道藝術家的魂靈，那時已經演過內面的戰鬪了：夢幻者的理想主義，不能踏倒那看穿了實際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却竭力在把握并顯示別一種更崇高，更理想的意義的寫實者的強有力的天資。

關於藝術的創作的這崇高而理想的意義，果戈理是在開始他作家事業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的。那時特別煩擾着他的，是浪漫者非常愛好的主題，就是凡有夢幻者，理想者和藝術家一遇到運命極不寬容地使討厭的，嚴酷的現實和他衝突的時候，就一定提了出來的那苦惱。果戈理在他的短篇小說「肖像」裏，就很深刻的運用了夢幻和生活之間的分裂的問題。

這篇小說的梗概極像霍夫曼[●]的一篇故事。那故事敘述着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精神的傳奇，他爲了含愁，便趁時風，背叛了真正的，純粹的，崇高的藝術，但待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經宣告滅亡的時候，就發狂而死了。這不幸的藝術家的惡天才反基督教者的幻想的肖像

● E. th. A. Hoffmann (1776-1822) · 德國的浪漫派作家。——譯者。

，用一種極寫實的，或者簡直是自然主義的藝術寫就，在這圖畫裏顯現着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的魂靈。

藝術應該為理想努力，却非連一切裸露和可憎也都在內的真實的再現——這是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們講說這道德，是託之藝術家怎樣受了肖像的危險影響，貪利趨時，終於招了悲劇的死的，而這肖像，乃是一幅太寫實主義者的藝術的作品。

果戈理也如德國的浪漫者一樣，在藝術中抓着一種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藝術觀却不能把總是起於夢幻的世界和我們的生活之間的面前的矛盾遮蔽起來。他就在眼前，看見這開口於兩個世界之間的深淵，而這目覩，對於他却有些駭怕和震悚。這裡只有一個方法了，忘却牠：震撼和損害，在精神上無足輕重。這是兩篇故事「涅夫斯基大街」和「狂人日記」的主題。

然而在果戈理的創作裏，漸漸的起了決定的轉變了。他對自己的才能讓了步，他服從牠，走向現實和真實的描寫去；他不再將牠們美化，理想化了；牠們怎樣，他就照式照樣的映下去，首先是一向很惹了他眼睛的消極的方面。現在是他和這庸俗的，陳腐的，醜陋的真實

，在藝術的原野上相衝撞了，於是當面就起了嚴重的問題，這是他在「肖像」裏也已經提出過了的：「如果藝術來描寫醜態和邪惡，而且寫得很自然，很生動，幾乎有就是這醜態和這邪惡的一片，粘在藝術品上的樣子，那麼，藝術也還在盡牠高尚的使命嗎？」

不過果戈理並不能長久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藝術，就一步一步的和生活接近起來了。這接近，從他那一八三四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為「密爾格拉特」的短篇小說集中，尤其可以分明的覺得。

這些小說中之一的「舊式的地主」，是一首簡樸的牧歌，是一個兩樣入于凋零的人生的故事：是一篇心理學的隨筆，那幽深和詩趣，是沒有一首浪漫的牧歌所能企及的。善感的和浪漫的作家，都喜歡這一類令人感激的主觀的東西，就如兩個愛人，遠離文明的誘惑，同居于天然的平和之中的故事。「舊式的地主」是一個極好的嘗試，用這材料，把浪漫的要素來寫實的地，人工的地修補了。寂寞荒涼之處，有一座小俄羅斯的村莊——這里有倦于世事而無所希望的男主角，和幽鬱的，或是易受刺戟的女主角——一對老夫婦；但雖然簡樸和明白，却到處貫注那深的真實和詩情。這在果戈理的創作上，表示着寫實主義對於浪漫派的一個

決定的勝利。

在歷史的故事「塔拉斯·布爾巴」中，給我們的面前展開了完全兩樣的詩的境界。這裏也看出從早先的理想化的風格，向着寫實主義的分明的轉變來，但自然以在一部歷史小說上所能做到的爲限。果戈理的大著作「塔拉斯·布爾巴」裏所描寫的景物，那價值是不可動搖的。這故事的內容，所包含和那複雜，恐怕不下于「死魂靈」；從中也可以發見各種典型和插話的一樣的豐富，做法的一樣的有力和一樣的急速的步驟。心理的活動，「塔拉斯·布爾巴」裏也恐怕比果戈理的任何別的作品還要深，因爲主角的感情，在這里比「死魂靈」所用的人物更認真，更複雜。「塔拉斯·布爾巴」——是一篇歷史的敘事詩，也有一點理想化。這裏面生活着古代傳說的精神，但所用的人物的心境，却總是真實的，並且脫離了浪漫的過度喫緊，薩波羅格的哥薩克民族的古代，和他們的服裝，他們的家庭生活，他們和猶太人以及波蘭人之間所發生的戰爭——這些一切，都用了一種神奇的真實，描寫在「塔拉斯·布爾巴」中；還在裏面極老練的插入了敘述描寫的要素；這些又並不累及著作，倒使他更加活潑，更加絢爛起來。「塔拉斯·布爾巴」由那描寫的史詩式的勻稱，製作的尙武的精神，以及

首先在性格的完成和插話的精湛這方面來看，牠的模樣是小俄羅斯的伊里亞斯。——而且寫實主義還容許考古學也跟着傳說在歷史故事裏作爲藝術的要素，牠衝進這敘事詩裏了。

但寫實的描寫藝術，果戈理卻從他那有名的笑劇「巡按使」（一八三六年），這才達到很真正的本色的完成。

果戈理是屬於創造「俄國的」戲劇，把俄國的生活實情，不粉飾，不遮掩地搬到戲臺上來的數目有限的詩人羣裏的。俄國的國民戲劇的歷史，由望維旬的笑劇開頭。在這劇本裏，用了十足的誠實，描寫着加迭林娜一世時代的貴族地主，然而這裏還覺得有一種並不可愛的要素：浮躁的講道理。也是貴族，不過這回是都市的官僚，那情景在格里波也陀夫的「苦惱由於聰明」裏上演了，這是天才的諷刺，卻決不是天才的笑劇。而且那真實也表現得失卻了本相：只是一種法國式文學傳統的收容。

在「巡按使」裏，是俄國的官場到底搬到戲臺上來了。關於這笑劇的對象，其實是看客早從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的作家所做的，其中攻擊着腐敗邪惡和向收賄講着道德的冗談

的真正中庸的一批劇本上，看得很爲熟悉的了。「巡按使」卻只要這一點就比這批劇本更出一頭地，就是所描寫的典型都是真實的活人，看客隨時——倘若並非全體，那就是部分的代表者——都能夠在他四近的鄰人們中遇見。果戈理之後有阿思德羅夫斯基，他的劇本把商界搬上了戲臺，而且使俄國生活的圖畫，達到幾種很有意義的樣式。這就是三個「黑暗世界」——貴族、官場和商業的世界，從此以後，就在戲臺上用這真實的黑暗方面警醒了太傾于理想的俄人。最末，這類劇本中又增加了新圖像，臻於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圖像：在託爾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劇本中。

果戈理在他的笑劇裏，在緊釘着社會生活的社會的弊病和邪惡的全體上，揮舞着嘲笑的笑鞭子：他把政務的胡塗，庸俗和空虛搬上了戲臺，並且懲治官僚界，就是把他們委給一個大言壯語者，空洞的饒舌者的嘲笑和愚弄，還由他來需索他們。但幸而他終於使他們站在合法的審判者之前，還派來一個憲兵，這才使他們恍然大悟。這笑劇在第一幕不過是嚴謹的客觀和事實的，臨末就自然很分明的闡出了道德。警察局長來得非常胡塗，本身就儘夠嗤笑和輕蔑，對於他自己的性格描寫，更無需強有力的言語。憲兵的出現，是恰如在「假好人」的

末一幕裏一樣，當作法律的代表，來鎮靜看客的；他通知他們，政府的眼睛是永遠開着的，縱使大家以為牠閉着。然而詩人的拔羣的藝術的才氣，是懂得整頓道德和環境的真實以及典型的活潑的不一致的。在這以前，看客總在劇本的種種緊湊的時候，從戲臺上得到教訓的言論，但「巡按使」裏卻完全缺少言論。這笑劇是一種全新的，異樣的創作，牠絕不採取戲劇藝術的熟悉的形式，因為牠並非一本容易感動的笑劇，也不是一本趣劇，又不是道德的戲文。

這作品給牠的創造者運來大苦痛和許多的失望，因為這引起了對於他的極猛烈，極矯激的不平。他用旅行，來療救他精神的憂愁和對於同類市民的憤懣。這是果戈理常用於自己的幽鬱和精神的疲倦的方法，那效驗，確也比一切藥餌更切實，更不差。這傾慕漫游和變換居住，是發於他那浪漫的才情的。關於這一點，他和一個爲企慕，憂愁，鬱積所驅策，竭力要離開故鄉，向新的，遠的祖國的海涯去的熱狂者，很有許多類似。果戈理也有這樣的一個遼遠的祖國，雖然他原以神聖的愛，愛着俄國，而在外國的人們裏，也並不覺得安閒。他還有

① “Le tartuffe”，法國笑劇作家莫利哀（J. B. P. Molière, 1622—1673）的作品。——譯者。

一個鉅大的眷愛：意大利。

果戈理也常帝推究他那漫游和旅行的熱情，搜索原因，以解釋自己的游牧生活；他歸原於自己的必須多換氣候的疾病，以及倘要研究人們和生活，寫進他的作品裏面去，就還有間隔之處的藝術家的純粹的精神的需求。如果他很久之後，重回俄國來，就覺得好像有些後悔，而且很增漲了對於故鄉之愛；然而這感覺，一遇着招他遠行的難以言傳的熱望，也就頹然中止了。他的魂靈上帶着一種病，這病在世紀之初曾經君臨西歐，將人們拉開故鄉，渴仰着遙遠的天涯海角——這病，裴倫和夏杜勃良^①都會經歷過，並且給修貝德^②由此在他那謠曲「游子」裏，在這三十年代一切俄國青年男女所心愛的謠曲裏，發見了非常神異的音樂的表現的。

① Gordon Byron (1788—1824)，英國詩人。Auguste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國作家，世稱近代浪漫主義的開創者。——譯者。

② Franz Schubert (1797—1828)，德國有名的音樂家，最大功績是在完成謠曲 Lied，世有「謠曲王」之稱。——譯者。

然而，果戈理從五年間（自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的國外旅行所攜來的。卻並非一本悲觀的日記，也不是一篇感情的史詩。他帶來了「死魂靈」的第一部：一部小說或者一篇詩，其中慶祝年青的俄國寫實主義的大勝利。這是果戈理在詩界上所獲得的決定的勝利。

四

當他流寓外國，尤其是在意大利的時候，果戈理很勤勉，工作也流暢的進行。這是他的創造力最爲旺盛的時期。浪漫的傾向還在那美麗的短篇小說「羅馬」裏闖出了最末的一回，就逐漸的退開，在冷漠的，平靜的，談諧的人生觀上佔了坐。這文人的盛行發展的才能，不斷的竭力使人生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成爲親密的融和——總是不斷的獲得優勝，不但在能夠表現了還在舊浪漫形式上設定的一切早先計畫的存儲上，也還在改造和革新像果戈理舊作那樣的一類作品上。

用着這樣的一種寫實的精神，果戈理就在這時候改作了他的故事「肖像」和「塔拉斯·布爾巴」。然而最有力，最自由地顯出談諧家和人生描寫家的力量，慶祝他在這時代對於激

動感情的浪漫的傾向和心情，大獲全勝的，則是那短篇小說「外套。」這作品在俄國文學史上，是佔着極其特殊的地位的。這是當時這一種類中的最先，而且恐怕是最完全的一例，後來非常流行，並且獲得巨大的社會的意義。這是「被侮辱與損害的」^①的故事的一頁，陀思妥夫斯基因為自己的特別的愛重，曾由果戈理直接採取的。當這時候，伴着社會理想的滋長和迅速的發展，西方已經由文學的行動開始了對於孱弱者和損傷者的關心。但在俄國，卻漠然的放過了將社會看作人們的集團，從果戈理才有最初的企圖，全不受西歐的傾向的影響，而做出「外套」這一篇作品，人指為俄國之所謂「彈劾小說」^②的起點和根源，是正確的。大家應該看好，在果戈理的故事裏，反抗和彈劾顯得很微弱，倒代以一種柔和的同情之感。詩人使我們和他那老實的主角，遍歷了他的生活路徑的一切重要的兵站；我們到他的屋頂房裏去訪問他，他就在那里一文一文的放在小匣子裏，終年數着一小堆銅元，爲了好去換銀幣，他在那里挨餓，受凍，節省蠟燭，脫下他的衣服，免得牠破得快，他在那里穿了睡衣寂寞的坐着，精神上抱着外套的永遠的理想；我們又跟他到局裏去，那那裏人們不很留心他，好像飛過的蒼蠅，在那里人們侮弄他，把紙片撒在他的頭頂上，在那里他年年伏着他的寫字桌

，很小心地在紙上寫着字，或者把文件放在旁邊，要謄寫一遍來自尋樂趣。果戈理給這故事幻想的收場，是有一點任性的，但幸而到處發見一種和他先前的幻想故事完全不同的性格。這幻想的東西含有一種嘲弄，詼諧和玩笑的極強混合，至于幾乎完全退向末一種要素，把他的浪漫的性格損壞了。作者不過要用這怪事去結束他的小說的兩幅小小的世情圖畫上而已。果戈理的藝術，如果從他的舊樣左轉了向，並且使他的鋒利的觀察才能和詼諧，自由馳騁起來，就有這麼的強有力。

然而誰認識這天才的力量，那就應該取起悲壯滑稽的詩篇「死魂靈。」在這里，每一頁上都放着燦赫的證據。

五

做「死魂靈」的工作，在作者是一個大歡喜，也是一個大苦痛。當他的詩整頁的好像自

① 阿思妥夫斯基的長篇小說，中國有李舜野譯本，在《世界文學名著》中。——譯者。

② *Arkangelitiratur*，也會譯作「贖贖小說。」——譯者。

己從筆端湧出的時候，他感到一種高尚的享樂牠內心的滿足，但一年之久，累月的等候着熱望的靈感的時候，卻也爲他向來未曾經歷過的。這工作果戈理整做了十六年：從一八三五年，他作這作品的第一頁的草稿起，到一八五二年，死從他手裏把筆掣去了的時候止。在這十六年中；他用六年：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一年——這之間，他自然還寫另外的詩——，來完成那第一部。其餘的十年，就完全化在續寫他的作品的嘗試上了。

據作者的理想，「死魂靈」該是一篇「詩」，用所有光明的和黑暗的兩方面，顯出在俄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一切五花八門來。果戈理要在這裏使舊的史詩復活在新的形式上；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小說來比荷馬的歌唱——一篇韻語，也就是一篇詩。這作品的全盤計畫，在作者的心裏自然是並未完全設定的，後來就取了很奇特的方向。這冷靜的，非趣味的敘事詩的故事，逐漸的變爲宣講道德的真理和但願俄國完全照改的希望，逐漸的回到向全人類宣傳一種新教訓，以振作精神和提高他們的生活的理想裏去了。

這詩的全局，果戈理只藏在自己的心裏，不過間或用很平常的樣子，告訴他最親近的朋友，說他的計畫是怎樣的大和深。果戈理的關於自己作品的這太刺戟人的傲語，在他的朋友

和相識者中惹起了極猛烈的反對，他們嫌惡，不高興這種話。他們的見解，以為藝術家的計畫倘使看的遠大，也許會增長他更甚的驕慢，倒不是因為使他傲慢的，並非他的偉大的藝術界，却在他自信擁有道德的真理，因此立刻置重于這崇高的使命，以義務自任，向他的鄰人宣講起真理來。

果戈理的關於他的作品計畫，雖然守着秘密，但也可以根據了偶然的發言和暗示，根據了他和親近的人們的談話，加以信札和第二部的斷片，用十分的充足，來彌補作家的秘密的；這也就是藝術家和道德家的秘密。

「上帝創造了我」，果戈理曾經說，「他對我並沒有隱瞞我的使命。我的出世，全不是爲了要在文學史上劃出一個時期來。我的職務還要簡單而切近；就是要各人都思索，而不是我獨自首先來思索。我的範圍是魂靈，是人生的強大的，堅實的東西。所以我的事務和創作，也應該強大和堅實。」「死魂靈」的全體構造，該是一個這樣的「強大的，堅實的」工作，當風暴撲向他們的魂靈上來時，人就可以靠牠來支持，牠是他們的救濟之道的問答示教。

● 這詩的對於人，應該是引他們到道德的甦生的領導者，恰如對於作者，當他起了精神的照

明，作一個虔誠的禱告，懺悔過他本身的罪業之後一樣。

但在詩人的精神上，怎麼會形成一個這樣的見解的呢？

果戈理的天性，原是易於感動的，他喜歡指教和宣講。這勸善的調子，早就見于他先前的書簡中，而且作證的不但有動搖孩子的懷疑，也還有他的精神的抒情詩樣的飛舞。在他的感情和思想裏的這抒情詩，也曾表現于他的小說上，所以我們在這第一篇故事裏，就和天真爛漫的玩笑和談諧一起，也看見很是幽鬱的短章；看見對於人生的許多悲哀方面的苦痛。然而到得果戈理的談諧嚴肅起來的時候，詩人也跟着逐步爲這思想所拘束，以爲他的責任，是在創造一種偉大的東西，于是道德的傾向，也逐步的加強，拉了他去了。自從「巡按使」第一次上演以後，他才確信他在羣衆上，真有一種道德的效驗的力量，就決計要把這力量來給大事業效勞，並且不爲小舉動去浪費他已成的勢力。當年青時，還沒有覺到這勢力的時候，他就已經夢想着成功一種大事，做鄰人的恩人和教師，祖國的英雄和戰士的。因爲要貫徹這崇高的使命，他把全部希望都託之自己的才能，又開始去找貴重的任務，就是和他的信仰

● Katechismus, 耶穌教中對於新入者用問答施以教化的方法。譯者。

相合，一實現便要給人真正的益處的，偉大而顯著的材料了。

于是買「死魂靈」的奇談就飛快的失掉牠滑稽的性質，轉向果戈理還沒有找到分明的界限和適宜的框子的一個對象上去了。從此以後，果戈理便向這主題集中了他的抒情詩的全力，要在這裏表現出他自己的道德的確信來；他開手來把這材料開拓，掘深，提牠到那一「偉大的對象」的高度，使他可以說：從早先的青年時代以來所夢想的高貴的作品，可要完成了。一個簡單的奇談，改造成一種宏大的理想，只能緩緩地，漸漸地進行，而作者在他的工作之初，說不出它當完成時，將顯怎樣的模樣，那是明明白白的。

這倫理的傾向之外，還有詩人的愛國的志向，也給詩篇以很有力的影響。果戈理的愛國主義，原是與年俱進了的，當詩人準備實施他的計畫時，這對於祖國之愛，已經和上述的宗教的色采，結合成一種堅強的保守的世界觀了。而且這愛國主義也如他的將真理之路指示同類市民的努力一樣，並不停止進行，倒是詩人愈是開拓和掘深他的作品的時候，這也跟着愈加強大。果戈理在他的小說上，一定要談起俄國，尤其在第一部裏，曾經說過許多微辭。他在還未想到續作他的詩篇時，給我們看了他的故鄉的「一方面」，而且還是牠的最不像樣子

的主角和他所遇見的一切脚色，都是簡直空虛得可憐的人。那儘寫得——十分冷酷和無情的來對付自己的祖國，這就是說，關於牠那好的方面，也就是關於可以要求我們的愛敬的所有俄國人，却並不提起。果戈理的滋長不止的祖國之愛，使他覺得負有義務，該在他的詩篇裏，對於自己的同類市民也說一句鼓勵，同情和親愛的話了。他的故事的範圍越展開，也越加迫切的感到這義務。于是果戈理就從談諧和諷刺，走到文飾俄國和讚美俄國的道德去。他要在他的詩篇裏給他們留一個適當的位置，而且也已經在小說的第一部裏實行。他知道，讀者是有着權利，來要求他也描寫些俄國生活的最好的方面的；因此他迎着這希望，又依照了自己的愛國的感情，開始來給他的作品找尋積極的典型，而他的精神，又上升到他先前的作品那時似的飛揚的感奮了。

這是詩篇的全盤計畫中的愛國的理想的部分。倘使果戈理在流寓中逐年增大的宗教的心情，在詩人的創作上沒有更其有力的影響，這是很不容易辦到的。他在外國，得了應做的特別使命的確信。對於上帝，和上帝對於他以及他的工作都有特別的同情的一個堅固的信仰，鼓勵着他。他的文字的創作，從他看來就高到成爲聖道的一種，那就自然，他也只得把自己

的一生從此看作一個嚴肅的，沈重的義務了，這義務，是倘要盡上帝放在他手中的職務，人就只好努力和自強的。果戈理先從禁食和禱告來準備他的作家的任務；他「決然的改造自己」，他絕不寬容勦滅他所認為不淨和有罪的一切，並且依照了他的道德的甦生，來裁判他所有的思想；他相信惟有用純潔的心和明淨的感情，這才能盡他的崇高的天職，而這些心緒的印象，自然也出現於他的詩篇中。於是這就成了向着同類和同胞，給自己贖罪之一法的道德的說教了。

在果戈理，作家的職務是這樣的和他本心的特質融和為一的。在果戈理，他的詩是給他淨罪的犧牲。他所敘述的罪，要求贖取和懲罰——他的主角的罪，也如他本身的一樣。他的作品就變為一個犯罪和迷誤的魂靈的淨化和明悟的歷史，帶上一種深的神祕的氣味來——和果戈理總以尊敬的驚異來讀的但丁的偉大的敘事詩，^①有着相的意義了。

果戈理是自己想做一個從黑暗進向光明，由地獄升到天上的但丁第二的，有一種思想，很深的掌握而且振撼着詩人的魂靈，是仗着感悟和懺悔，將他的主角拔出擊障，縱使不入

①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 意大利的大詩人「敘事詩」即指他所作的「神曲」 · ——譯者 ·

聖賢之域，也使他成爲高貴的和道德的人。這思想，是要在詩的第二和第三部上表現出來的，然而果戈理沒有做好佈置和草案，失敗了，到底是把先前所寫下來的一切，都拋在火裏面。所以以完成的詩的圓滿的形式，留給我們的，就只有詩篇的第一部：俄國人的墮落的歷史，他的邪惡，他的空虛，他的無聊和庸俗的故事。

六

如果我們從「死魂靈」上，除去了作者用以指示他的詩篇的祕密意義和其次的部份的處所，就是詩人自己來開口的一切抒情詩的講解，那麼，這小說就幾乎成爲「巡按使」的直截的，至少是更加豐富，方面更多的續編。兩部作品描出着一幅俄國生活的並不錯雜的，真得驚人的圖像。所用的人物，「巡按使」上是官僚，在「死魂靈」裏還來進地主和農奴去。但那圖畫，在這里是顯得無窮之廣和深。「巡按使」的主角的心理的活動，還少差別，也不大複雜——比起「死魂靈」的滿是強有力的對照，跳動着很豐富，有微差的人生來，完全不一樣。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幅性格的典型的畫卷，每個典型都顯着敘述分明的相貌，從詩篇的

第一頁到末一頁，寫得毫無錯誤。這些活着似的，有血有肉的站在我們之前的人物中間，生活，動作着主角：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並沒有細帶將他和圍繞他的社會相連繫，倒是他從外面飄了進來，恰如赫來斯泰科夫的在「巡按使」裏一樣。這主角，是作者用了特別的眷愛和小心描寫出來的。他是樞紐，周圍聚集着詩篇的一切的人物，我們的頭領在這農奴，地主和官僚的珍品展覽會裏，從中取出一個，就發生這樣無窮的可笑和滑稽，合了起來，便惹起一種這樣悲哀之至的印象。

然而果戈理的處置他的主角，是還很寬大的。乞乞科夫是一個道德的性質實有可疑，往事無非黑暗，現實確也無聊的人麼，這並不是問題。以人和市民而論，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惡棍和騙子，以典型的代表者的人格而論，則是一個展得很大的切開道德，在牠的最深處就是不道德，然而自己活着，也使別個活着的。對於這很可愛而彬彬有禮的強盜，詩人並不以這冷淡和偏頗的性格描寫為滿足；他給我們講他少年時代的全部歷史，他給我們解釋，怎麼會在乞乞科夫裏發生這強盜的本能，而且使我們再想下去，他的主角的惡棍和騙子行爲的全部責任，真應該判給乞乞科夫一個人，還是他的罪惡的大部份，倒該落在他所生長的環境

的總賬上的呢。是的，作者終於還更進而向讀者直接提出了問題：「那麼，乞乞科夫確是一個這樣的無賴嗎？」他立刻接下去道：「爲什麼就是無賴？對於別人，我們又何必這麼嚴厲呢？——他不過人們之所謂好掌櫃和得利的天才。」

罪惡第一是在獲得的熱情：牠就是使世界顯得不大乾淨的事情的原因。乞乞科夫是他的熱情的犧牲，「然而非人力所能挑選。」

只要辦得到，給乞乞科夫就已經很寬大了，形于那些實在沒有這麼壞的朋友和相識者，當然更其輕減。在實際上，詩人是用大慈大悲來對付一切的；首先，是對於貴族，他比處置官僚還要寬容得遠。他們自然也是空虛，無聊，猥瑣的人，但並不激起我們特別的憤怒和很大的反感。我們確是嗤笑他們，我們憐憫他們，但我們到底也還可以在他們之間生活，用不着妥協和怎麼大的犧牲。對於總是從最好的方面來看人的誠實而懇切的馬尼羅夫，還提什麼抗議呢？是的，就是一個梭巴開維支，也幾乎當得：這笨重和粗暴的劊子手，不過他那動物的本能有時使我們驚駭，此外倒也毫不損害他的鄰人。連潑留錫金和科羅潘契加，也賺得我

● 這里引的是第十一章，但原文和本譯即微有不同，所以現在也不改和本文一律。——譯者。

們的同情，過於我們的判罪。作者自己，是陳列了他們的靈魂的渺小和空虛，他們的生活的無聊的，但也連忙來使讀者太早的判罪之前，先從這兩樣中選取牠一樣。他向我們說明了潑留錫金在他那生活的幸福的，已經很在先前的時期，我們就知道當面站着一個不幸者，是他自己不能抵抗的熱情的犧牲。作者懷着深的苦痛，講述着一個人能夠墮落進去的無聊，渺小和討厭；他指示出人像的變相來，並且給我們智慧的忠告，如果我們從嬌柔的童年跨進了嚴正固定的成人年紀，就得給自己備好一大批靈感和理想，作為存儲，不在中途隨便浪費。果戈理用活屍來恐嚇我們，然而他總說這並不使人膽怯，倒博得我們同情之淚。雖是羅士特來夫，這浮躁，無恥，欺騙和冷嘲的集成，果戈理也寫得他還有一點好意，連壞心思也都沒有遮掩，他對我們幾乎完全解除了武裝，使我們對他也無需真的發怒了。

果戈理是這樣的懇切和寬容地來描寫和他的主角同伴的人物的，這些人物，都屬於自由人一類，本身並不是官僚。但反之，對於這一流人物，他就嚴厲得遠了，如果他們任着國家的什麼一種職務，換一句話，就是如果他們是一個官。

恰如在「巡按使」裏一樣，「死魂靈」也毫不含有政治的諷喻的痕迹。譏刺也沒有一句

觸着很高的上位，不過一個一個的向着官場中的小脚色。

全部的詩，是一個美意的模範，所以也不會使讀者覺得牠所批判是對於統治和行政，但除了「戈貝金大尉的故事」，這是檢查官簡直不肯放過的，由作者這一面大加改換和承認，這才通過了檢查。這故事是果戈理敢對君權置議的惟一的表演。別的一切處所，他總不過選取由這權力而來的機關為目標，還要細看了主角的品級和地位，再來區別他的攻擊的輕重。官愈大，作者的批判也愈溫和，他的主意，自然並不在專來奉承統治者，倒只為了一種意料，以為高的智識，就也會令人恪守高的道德的。

這樣的是「死魂靈」裏的所有的大官，就是除了總督和知事，也都是可敬可愛的人們，至多也不過有一兩點古怪和特別之處。這優美的官場的樣子，給道德家僅有很少的一點暗淡，真的，從果戈理的表现，他可以置身他們之中，簡直好像在家裏一樣。

然而圖畫突然強有力的變換了，如果我們從這位分較大的外省官員的圈子，走下低級的區域，和乞乞科夫一同跨進那容着小官的辦公室裏去。這時我們就到了公文的王國，有齷齪的，有乾淨的，而這不法的邪惡的內面，還有一片很寬廣的活動的餘地。我們參加假證人的

置辦，真到場的很少，大抵是挑選些沒教育的法官；我們看見乞乞科夫的騙局怎樣得到法律的許可，單是爲了情面就毫不收他法定的款子，倒用了莫名其妙的方法寫在別個請願人的眼目上……總而言之，我們已在一個不管畫給他們上司的殉情主義的路線，却投降了冷靜而純粹的功利主義的真的惡棍和騙子的社會中間了。

如果我們再走下去，出了都市，投到鄉間，那麼，我們就要在這地方遇到足色的廢料和無賴，例如憲兵大佐特羅巴希金，是一個心腸柔軟的漢子，歷訪各村，像逞威的時疫似的無處不到，因此他到底也被農人們送往別一世界去了。這報告我們鄉村警察的英雄行爲的一段，在全部詩篇裏，確要算是很大膽的。

「死魂靈」的第一部，因此實在是一篇人們的可憐的無聊的敘事詩。這裏着猛獸的本能的鑽謀騎士的可憐——都市社會全體，男男女女的可憐的猥瑣——這細小和無聊的利益關係，這沒有目的的醉生夢死，這精神的愚鈍，這嘮叨和這譏諷的王國的可憐。然而最顯出特性來的，也還有農人界，作者不過極短的適宜的一提，在「死魂靈」中，出色的描寫了他們的不好看和可憐方面。農人是無所謂不德和有德，無所謂好和壞的，就只是可憐，愚鈍，麻木

• 果戈理不願意像和他同時的許多善感而浪漫的作家的舉動一樣，把他們的智力和心思來理想化和提高；然而他也不願意把他們寫得壞，像諷刺作家的辦法，要將讀者的注意拉到我們的可憐的，孱弱的同胞的罪孽和邪惡方面去，藉此博得他們的玩味和賞識。

詩人對於他的這些同胞，有着衷心的同情，是毫無疑問的。只要一瞥乞乞科夫對於他買了進來的農奴的運命所下的推測，就夠明白在詩人的幻想中的這些可憐人的未知之數。這些人們，都被很生動的描寫着死掉之後，他們的主人就給了非常讚美的證明。然而乞乞科夫在路上遇見一個農夫時，却除了聽些米略衣叔和米念衣叔的談話而外，一無所有。在全部詩篇中，也沒有一處可以發見俄國農夫的天生的機鋒和狡猾，但這魂靈的才氣，是使我們喜歡，而且凡是祖國之友，也應該常常，並且故意的講給我們的。

七

這是這偉大的祖國之詩的幸而尚存的部分的內容的真相。據我們看起來，這作品，在牠的作者收得深的道德的意義的；那主意是在先使我們遇見一羣空虛，邪惡和可憐的人，于

是再給我們一幅他們的振作起來的美麗的圖畫；在作者的眼中，這詩篇是獻給他的祖國的誓約，首先蕩滌過一切可憎和污穢，然後指出神聖之愛來。這作品的倫理的意義，是果戈理據了他的宗教的觀照，他的愛國主義，和他柔軟的，同情的心，抄錄下來的。在這里，果戈理屹然是對於邪惡，孱弱，庸俗，怠慢和游惰，一句話，就是凡有一切個人的和社會的弊病的彈劾者，是最進步的俄國男子中的一個，而這爲着祖國的崇高的服務，也沒有人要來奪取，或者剋扣他。

然而熟讀了他的作品，人就很容易知道他的力量和才能，並不單在於彈劾和譴責。這諷刺家其實是一個柔軟的，溫和的，傾向同情的人，並且知道對於在他的作品裏縛到答柱上去的人，給以公平的寬恕。他還替最邪惡者找尋饒恕和分辯的話，他絕不喜歡稱人爲邪惡者，就選出一個名稱，叫作孱弱者，想藉此使讀者對於被彈劾和被擯斥的人，心情常常寬大。他令人認識自己的罪孽。那方法，並不是揭發他們的壞處和罪惡，倒往往是在他們那裏，惹起他們對於因本身或別人的罪過，陷于不幸的鄰人的同情。

但「死魂靈」在俄國的文學和生活上造出偉大的意義來的，却並非這道德的理想和觀照

。作品還沒有完成，俄國的讀者從詩人的冷靜的誓約中，毫無所得。讀者留在手裏的，還不遇是一卷對於他所生活着社會的彈劾狀，自然是一卷成于真實詩歌的巨匠，偉大的寫實作家之手的彈劾狀。

「死魂靈」在俄國文學中，是偉大的寫實小說的開首的模範，而常常戲弄人們的運命，是要這浪漫者和詩人所寫的寫實小說的偉大的標本，那作者的行徑以浪漫的夢幻始，而以宗教的宣講終。

然而造化將神奇的才幹，給這宣講者放在搖籃裏了，他稟着別人所無的純淨的，本色的，因理想化而不羈的描寫真實的能力——在這才幹達到極頂，又即迅速而不停的消滅下去的短時期中，詩人却用極深的真實，創造了這鉅大的圖，在這上面，俄國人這才第一次看見他自己，他本身的生活的狼狽的僥實的映像。

內斯妥爾·珂德略來夫斯基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847B

錄
文
錄

三五四

四角